第七號情報員的故事

金鎗人

艾文・佛萊明原著
林瀅譯



第七號情報員的故事

金鎗人

艾文・佛萊明原著
林瀅譯



皇冠叢書第九八種

金鎗人

林瀅譯

本社出版
第七號情報員小說
金鎗人
最後的任務
松林客棧
復仇火箭



第七號
情報員的故事
金鎗人
艾文・佛萊明原著
林瀅譯
出　版：皇冠出版社
（臺北市第三三〇〇信箱）
（電話：五三五二二）
發行人：平鑫濤
（臺北市第三三〇〇信箱）
印刷：國泰印書館
（臺北市漢口街二段五三巷一號）
登記證：內警臺業字第六七九號
定價：新臺幣拾元

金鎗人

THE MAN WITH THE GOLDEN GUN

艾文・佛萊明著

林　瀅譯

第一章

情報機關最重視的就是保密，所以，在英國國防部情報處裏，除了與本身工作有關的以外，縱使是極高級官員，也不能事事與聞的。當然M與參謀長兩人算是例外。M是機構主腦；而參謀長則是負責保管『最高機密』的稱爲『戰爭紀事』的人，這是記載整個工作經過的詳細紀錄，以備萬一M跟參謀長兩人都突然死亡的時候，除了處內各科組以及各地工作站所持有的資料以外，繼任者可以由這本紀錄裏窺得工作全豹。

舉個例子來說：麗德是情報處的幹員，但他對於處內的情形就十分隔膜。他不知道這個情報處怎樣對待社會上的一般人等。比如說有醉漢、瘋人，或是誠意跟情報處打交道的人來拜訪的話，情報處是怎樣的應付；萬一有匪諜滲透，甚至有敵人冒混進來想實施暗殺手段的話，情報處又怎樣去防止等等。

但是，現在在這寒冷而晴朗的十一月倫敦天氣裏，麗德正要親自去體察這部小心謹慎的機器怎樣轉動它的齒輪了。

最先，是國防部電話總機室裏，有一位接線小姐，扣住開關，向鄰座的女接線員說話：『奇怪！外面有個人自稱麗德，他甚至知道那〇〇七秘密編號。他說他要找M本人說話。』

那鄰座接線小姐年紀比較大一點，她聳一聳肩。因爲在一年前，自從當報紙登載麗德在派往日本從事一項重要工作因而死亡的消息以來，國防部電話總機就不會再聽到有這樣的呼叫。雖然這其間，曾經有

一個神經女人，每當月圓的時候，就打電話來，說她由天王星上收到麗德的消息，似乎麗德在進入天堂的途中，在天王星抛錨了。

那隣座接線小姐說：『給接到連絡官那邊去吧！』

連絡組是情報處這部大機器裏的第一只齒輪，也是第一道篩網，接線生把開關撥向外線：『請你等一等，先生！我要替你找個官長，看他是不是可以幫你的忙。』

麗德是在一間旅舘的床邊打這電話的，他聽到接線生這麽說，就回答一聲：『謝謝妳！』然後靜靜地等着。他早就預期到，在他的身份被重新證實以前，總得花一段時間的。那位蘇俄的『蒲尼士上校』就曾這樣警告過他。當麗德在蘇俄列寧格勒的豪華醫院，接受過治療以後的幾個月裏，蒲尼士上校一直是照顧他的人。

現在電話裏有聲音了，對方說：『我是海軍上校華克，你有什麽事嗎？』

麗德徐緩而明晰地說：『我是麗德勳爵，我的秘密編號是〇〇七。你能替我向M，或是他的女秘書，連絡一下麽？我想跟他約個會面時間。』

華克上校把電話機邊的兩個電鈕按了下去。一個電鈕是接通錄音機，以便把談話錄下來，供他這個單位裏的參考之用。另一個電鈕是接通蘇格蘭場（註：英國的刑事警察總部）特警組行動隊值日官室的一隻警鈴，使蘇格蘭場能够聽到這一邊的對話，探查出對方是在什麽地方打電話，而立刻派人去追踪。這位曾經由攪軍事情報出身，擔任過大戰時期審訊戰俘工作的，極端聰明而機警的華克上校；這時必需儘量跟麗德『磨菇』來拖延時間，讓有關方面來得及準備，所以他說：『你要找的這兩個是什麽人呢？我們這兒好像沒有這兩個人呀！你沒有打錯電話號碼嗎？』

麗德忍耐地再說了一下他打的是情報部所在地『攝政園』的號碼，這是情報處對外的總線不會錯的。自然，關於這些情形，麗德原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可是，此時的麗德已經不是前此的麗德，他把這些東西一股腦兒都記不起來了。還是那個一切盡知的俄國蒲尼士上校告訴他這樣做，而且還特地叫他把這號碼記在他的護照內頁印得密如螞蟻的文字中間。這時麗德所持的護照並不是他本人的，而是蘇俄替他偽造的一本英國護照，上面寫的名字是魏斯麥，職務是公司董事長。

華克上校以十分同情的聲調，對麗德說：『是的，我們是國防部情報處，這一點你是沒有弄錯的。不過，你要找的這兩個人，我恐怕弄不清楚到底是在那一個單位。比如說你講的這個M，到底是個什麽人呢？我們處裏似乎沒有誰名叫「厄蒙」的。』

麗德有點生氣了：『你要我把秘密全給說了出來麽？你明明知道，這個電話是一條公開的線路，誰都可以竊聽的。』

華克對於麗德這幾句話裏的充滿着自信的聲音，是相當的感動的。這時華克又按下另一隻按鈕，使麗德在耳機裏聽到另有一陣電話鈴聲，然後華克對麗德說：『我另外有個電話得去接，請你那邊暫時拿着話筒別掛斷，可以嗎？』於是華克把開關撥向他所屬的安全組官長室：『對不起，長官！我這裏接到一個外線，他自稱是麗德，要跟M講話。我知道麗德已經死了，這件事自然是十分荒謬無稽，所以我已經通知了蘇格蘭場的特警組，並做了其他的必要措施。我想你是不是也聽一下這電話？……好，謝謝你，長官！』

跟華克相距兩間的房間裏，坐着一個時常傷腦筋的人，這人就是負責情報處安全的安全官。他說一聲：『他媽的！』然後按下一隻開關，他桌子上的一隻麥克風開動了，他靜靜坐着，極想抽煙也不敢動，因為桌上麥克風一打開，他這房間裏的一切聲響就會傳進華克跟外線的通話線路裏去。這時，華克正以充沛的聲音說話：『眞對不起，叫你久等了！呃——剛才我們談的是，哦，關於你要找的一位叫做厄蒙的人，是麽？我想，我們的談話是無須保密的，所以，我想，你是不是可以把這個厄蒙說得更詳細一點？』

麗德眉頭皺了起來。他不知道自己在皺眉；就是知道，也不能解釋自己何以會這樣。自己更莫明其妙地會抑低了聲調說：『這個M是海軍將官，麥塞維爵士。他是你們國防部情報處的主管長官。他的辦公室經常是在第八層樓的第十二號房間裏。他老用的女秘書是個漂亮的金髮小姐，名叫潘妮。還有一位參謀長，你要我說出他的名字嗎？……不必說？好的。呃，我想想看，今天是禮拜三，要我告訴你，你們大厦厨房裏今天做的該是什麽菜嗎？今天的菜單該是牛排腰子布丁。』

安全官拿起那架直接接通華克上校的電話。華克對麗德說：『眞糟糕！又有別的電話來打擾了。對不起，請你再拿着電話等一會兒，我馬上就來。』接着把通外線的開關關掉，同時拿起直接安全官那邊的那架綠色電話機：『喂，長官！』

『我不喜歡聽那牛排腰子布丁什麽的。把這傢伙給送到「冷面判官」那邊去罷。呵，不，我收回成命，把他改送給「笑面判官」。關於〇〇七的死亡是有些蹊蹺的，我們沒有發現屍體，沒有發現堅强的證據。在日本那個小島上的人們，在我看來，似乎隱存了什麽秘密。我總覺得他們並沒有跟我們吐露乾

淨。所以，這件事不妨研究研究。有什麽消息，請隨時通知我。』

華克上校再把開關撥向外線：『對不起，對不起，今天眞是個够忙的日子。呃，哦，是的，關於你的問題，我想我這兒恐怕對你沒有多大幫助；我所屬的這個單位也不會有什麽好辦法。所以，我認為你該去找一找那湯生少校，他可能會替你找出你所要的人。你手上有鉛筆嗎？……好，他是住在倫敦的肯辛頓，第四十四號，記下來了嗎？電話是倫敦肯辛頓區第五五五五號。請你給我十分鐘時間，我先給他個電話，看他是不是能幫你的忙，可以嗎？』

麗德平淡地說一聲：『眞謝謝你。』就把電話掛斷了。準準等到了十分鐘，再拿起電話機，叫接肯辛頓五五五五號。

麗德是住在那間名叫皇宮的大旅社裏。住上這樣豪華的旅舘，也是那位蘇俄蒲尼士上校的囑咐。依照蘇俄安全局（KGB）秘密檔案上的記載，麗德是個高級生活享受者，所以，當麗德到達倫敦之際，應該依照蘇俄安全局(KGB)所想像的高級生活而作安排。現在麗德正由皇宮大旅社裏的一座電梯降下來，走向這座旅社通向亞靈頓大道的大門。當他經過門內的書報攤時，有個人用扣鈕式的微型照相機替他拍了一張側面照。當他走下那通街道的淺石階，要侍應生替他叫一部計程車的時候，停在不遠處的一輛『紅玫瑰』洗衣店的送衣車裏，有個人連忙按下那帶有望遠鏡頭的堪農弗勒照相機。當麗德的計程車開動的時候，這部洗衣店送衣車立刻尾隨上去，車裏的人同時拿起無線電話，向蘇格蘭場的特警作個簡短的報告。

肯辛頓四十四號，是一幢以陋色紅磚蓋成的維多利亞式的老古董。它所以會被情報處看中而派作某

種用場，是因爲這裏一度曾是帝國噪音減阻連盟的總會所，現在它的門口仍然掛着這個早已作古的機構的銅招牌。情報處通過公共關係署之手，把這座減阻噪音的空殼屋子買了下來。屋裏有老式的寬濶地下室，經過改建之後，就成爲秘密地牢。同時還有一座太平門，通往後面冷靜的大馬房。

那輛紅玫瑰洗衣店的送衣車，一直瞧到麗德走進這座大厦的前門，前門又被關上爲止；然後才以沉着的速度，駛向離蘇格蘭場不遠的車房裏去。在這一段時間裏，那架堪農弗勒相機裏的底片，正在機裏靜靜地自動顯影中。

麗德跟門房說：『湯生少校約我進見。』

『是的，他正在等着您呢，勳爵！可以把雨衣交給我嗎？』那孔武有力的門房，接過雨衣，給掛到門內的一排衣鈎上面去。一等到麗德被引進房內跟湯生少校開始密談，這件雨衣，立刻就會被送進樓下的實驗室裏去，藉檢驗雨衣纖維的辦法，很快地就可以查出它的出處，衣袋裏的塵埃跟遺屑，也將被取出來，作爲更從容的分析。

『請跟我來！』門房有禮貌地說。

這裏是一條狹窄的走廊，新油漆的嵌壁上有一隻高窗，窗裏隱存着螢光鏡，它的X光放射眼是隱存在地下醜陋的花地氈下面，有人走過的時候，就會自動開啓X光，而螢光鏡上所承照的結果就會傳送到上面的實驗室裏去。走廊快到終端的時候，兩邊各有一扇門，面對面立着。一邊門上有『A』字的記號，另一邊則有『B』字記號。帶路的門房敲一敲『B』室，然後鞠躬閃退一旁，讓麗德走進去。

『B』室裏面是一間光亮而使人愉快的房間，地下舖着鴿灰色的威爾頓絨氈，奶色的牆壁上畫着好

幾幅戰畫，都是配着相當名貴的畫框。十八世紀的壁爐裏，燒着明亮的火。壁爐上面掛着幾個戰功銀盾，還有兩隻皮製相框，一隻相框裏是一張美麗的婦人照片，另一張是三個可愛的孩子照片。壁爐前面中央是一隻茶几，上面放一隻花盆。茶几兩旁，靠近壁爐各放一張舒適的沙發椅。房子裏沒有辦公桌，也沒有文卷櫥，更沒有一點辦公室的意味，一個跟這房間有着同樣明朗愉快意味的人，由那椅子上站起來，把手裏的泰晤士報往身旁地氈上一丢，帶着一臉微笑，向麗德迎上來，一邊伸出堅强而乾燥的右手。

這位就是『笑面判官』。

『請進，請進！看座！來支煙，怎樣？這可不是你平常頂喜歡的那種牌子，我似乎記得。但這是老「海軍」牌，味道還不錯。』

湯生少校特別顯一顯那煙盒子上的招牌，那三個金環跟那『摩蘭公司特製』等字樣是麗德以往頂欣賞的東西。湯生注意到了麗德現在似乎沒有什麽反應。麗德只是取了一支煙，讓湯生給點着。然後兩人面對面坐下來，湯生少校兩腿一架，取了個很舒服的姿勢，但麗德却直魏魏地坐着。湯生少校說：『嗯，關於你的事，我該怎麽辦才能對你有幫助呢？』

在這個房子房門的對過，也就是那間『A』室，却是個陰冷的工作房式的處所。裏面沒有什麽家具陳設，只有一隻發着絲絲聲音的煤汽爐，一張難看的枱子，枱子兩邊，面對面各放着一隻木椅。頂上有一盞赤裸裸的日光燈。這就是冷面判官的辦公室。麗德如果是被送到這裏來的話，受招待的情形將有天壤之別。這位冷面判官通常的名字是羅冰森，現在這位羅冰森曾經當過警察局長，因爲對某件案子處理得過於殘忍，因而摘去烏紗，到這如魚得水的所在當起他的『冷面判官』來。如果麗德是走進這裏，他

所遭受的將是完全恐嚇性的待遇——嚴厲的呵斥，迫人的盤詰，囚禁的威脅，還有一些天知道的手法。如果他確是冒牌假貨，或是裝瘋作癲，更甚而露有敵意的話，他就要被送進地牢裏去受些合法性的苦楚。

這種步驟都是重要的網篩，要從稻子裏篩出莠稗；從善意敲扣情報處大門的民衆裏篩出心存邪惡的壞人惡棍來。在這座建築物裏，還有一些人是專門負責處理郵件的。凡是含有犯罪意圖，無論是用鉛筆或是五花八門的墨水寫的，或是附有照片而仍無法獲致答案的都送到這裏來解決，情形嚴重的，就連同筆跡專家的解釋，給送到情報處的連絡組去採取進一步的行動。假如來的是郵包，那就立刻送到爆炸物處理大隊去分解。總之，這種工作是很費錢的，但却是保持秘密與安全的必要措施。

以往經常只在對外行動方面工作的麗德，自然對於情報處自身的五腑六臟沒有知道的必要與可能。就像麗德不會瞭解他自己的腎臟究竟怎樣工作；或是他以往所住的倫敦徹爾西區住宅裏，那些水電設備實際怎樣送水送電一樣。可是，蘇俄那位蒲尼士上校，却知道這一類的例行工作。所有强國的秘密機構，莫不對他的敵方表面容貌有過研究。所以，蒲尼士上校曾經向麗德詳細地說明了他在被判定是『乾淨』之前，必然會遭遇的一些試鍊，然後他才有希望進入英國情報處大門，去見他的舊上司。

所以，現在麗德對於湯生少校所問怎樣才能給他助力的問題，先不立即回答。他看了看湯生，又看了看爐火。他把蒲尼士對湯生的面貌所做的描述加以一番印證，給蒲尼士打了個九十分的高分數。這位湯生少校，寬大而友善的面孔，灰褐色而遠遠分離的眼睛，襯托着眼角的無數笑紋，鼻子下面的軍人式鬍子，向後梳的黃沙色稀髮，用黑帶繫在胸前的單片眼鏡，雙排鈕扣的純潔藍色西服，白硬領結着領帶

——一切都跟預先所說的相符合。不過，有一點蒲尼士上校不會提到的，是湯生的友善眼睛，却寒冷而鎮定得有如槍管，而且湯生的嘴唇很薄，顯然是極擅於詞說。

麗德這才忍耐地回答說：『那是很簡單的，因爲我正是原來的我，我正在做我必然需要做的事，所以我必需向M報告。』

『當然，當然。不過，你必需知道一點，』（湯生做了個深具同情的微笑）『你已經失却連絡差不多一年了。你會被官方公開表示爲：「已經失踪，可信已經被難。」你的訃告甚至泰晤士報上都登過。所以，現在最需要的，是你能不能提出你的身份證明問題。我當然得承認，你的樣子跟麗德的相片是非常的相像的，不過，你得知道，我必定要有十分的確實判斷，才能把你送到上級去。』

『我的女秘書是馬姑奶小姐，她會認識我的。總部裏也還有十幾個人都曉得我這個人的。』

『馬姑奶小姐已經派到國外去了，這是公開報導過的。你能把總部的樣子作個簡單的描述麼？只要講出來重要的地理狀態。』

麗德照着說了。

『好，那麼，你知道過去的一位傅澄心小姐是怎樣的人麼？』

『過去？』

『是的，她現在已經過世了。』

『哦？——嗯，我是認爲她不會維持得很久的。她是背地裏替蘇俄安全局（KGB）工作的人。第一〇〇組控制着她。好了，我講了够多了，再講得多一點你們也不會感謝我的。』

湯生少校曾經把傅澄心這件事列為最重要的試驗題，因為這件案子曾經是情報局裏的最高機密。然而現在麗德至少已經提出了答案。麗德是個眞麗德，已是無可置辯的事了。所以湯生說：『那麽，我們可以算是彼此很相知的了。現在所剩下的問題，只是：你這次是由什麽地方到倫敦來的，以及這些日子裏你都在什麽地方。我想這兩個問題不會耽擱你很多時間的。』

『很抱歉！這些問題我不能告訴你，我只能向M本人報告。』

『哦，』湯生少校臉上表現出善體人意的表情：『那麽，讓我去打兩個電話試試看，我就會知道能不能對你有所幫助，好吧？』說着就站了起來：『今天的泰晤士報看過了嗎？』他把地下報紙撿起交給麗德。這份報紙是經過特別處理的，所以上面可以印上很標準的指印。麗德接了過去，嘴裏說：『請別耽擱得太久。』

湯生走出房子，順便把房門帶上，然後推開對面的A室門走了進去。他知道A室裏只有那位『羅冰森先生』在裏面的。『打擾了你了，福列，眞對不起！我可以借用一下你的電話間麽？』

坐在桌子那邊的矮胖傢伙，由啣着煙斗的嘴縫裏發出了『嗯嗯』兩聲，仍然管自己俯首在那標準報上看賽馬新聞。

湯生拿起那架綠色電話機，撥到實驗室：『我是湯生少校。有什麽發現嗎？』小心地聽了一會兒，然後說：『謝謝你！』電話又被撥向情報處總部裏的那位安全官。湯生告訴他說：『我想他一定是〇〇七無疑，長官！只是人比相片瘦一些。他走了以後我就會把他的指紋給你送來的。他身上穿的跟平常的一樣：暗色單排扣西服，白襯衫，黑色狹領帶。不過，全都是簇新的。他的雨衣是昨天在「巴蓓莉」買

的。對於傅澄心的故事，答案正確，不過對於他自己的事不肯再多說一些，除非面見M本人。我是不喜歡這一種人的，不管他實際上究竟是誰。他已經忘了他頂嗜好的香煙牌子。他的眼神奇異地呆滯，有點像是老向着遙遠處在沉思。我們的X光照射，知道他衣服右邊外袋裏存着一支槍，可是這支槍却有點邪氣，似乎是什麽新發明的東西——沒有槍柄。我說，這個人是有點不正常的樣子。我本人並不建議M應該接見他；不過，我不知道除了讓他會見M以外，還有什麽方法可以使他說話。』湯生少校停頓了一下，然後說：『好的，長官！我就在電話旁邊等着。我這電話是借用羅冰森先生電話間裏的。』

房子裏沒有聲音了，這兩位判官——一個笑面，一個冷面，彼此平時並不怎樣合得來，所以見了面沒有話說。湯生少校眼睛瞧着那煤汽爐，心裏在想隔壁那個奇怪的來客。終於那電話機發出嘔悶的蜂鳴器叫聲。『是的，長官！……好極了。是不是可以請你的秘書由車庫裏給派部車子來？……好，謝謝你，長官！』

麗德在B室裏仍是那麽直挺挺地坐着，手裏泰晤士報根本不曾打開。湯生少校愉快地對他說：『好了，事情解決了。通知過來的消息說，M聽見你仍然無恙，感到極大的安慰。他在半小時之內，手邊就可以空些。十分鐘之內會有一部車子到這兒來接你去。呃，那位參謀長也說，他希望你會見M之後有時間跟他一道去吃午飯。』

麗德第一次臉上有了笑容，但那仍是很稀薄的，而且他的眼睛並不會因此變得愉快些。『參謀長待我可算是眞好。』麗德說：『不過，我只怕沒有時間了，希望你能轉告他。』

第二章

參謀長站在M桌前，堅決地說：『我眞不喜歡〇〇七這種做法，長官！他分明在兜圈子，我看得出來，別人也看得出來，我不喜歡這種調調兒。這個人是他本人一點是不會錯的，那指紋經過安全官判斷確定是他的，那拍照的結果也完全無訛，那錄音的聲音也對。只是還有很多的疑點沒澄清。比如說，我們在他所住的皇宮大旅社房間裏，發現他的護照是僞造的。自然，他也許希望能安安靜靜地回到英國來，不受什麼驚擾；可是那護照的僞造技術却太高明了，這是典型的，俄帝特務機關KGB的作品。至於他的最後一個過境地是西德，時間是前天，我奇怪他爲什麼不向B站或W站報告。

這兩個工作站的站長都是他的朋友，尤其是在柏林的〇一六號。還有，他既然回到了倫敦，爲什麼他不回到他的寓所去住呢？甚至回去瞧瞧也沒有呢？他的寓所裏還有個女傭在着，那個蘇格蘭女人名叫阿梅。阿梅老在發誓說麗德沒死，所以她用自己儲蓄的錢把那屋子一直保持着原狀。住皇宮大旅社，似乎在顯示着高貴，但却不合理。還有他那一身新服裝。他何必麻煩去攪一套新行頭呢？就穿上他平常的老衣服，通過多佛海峽回到英倫，會有什麼關係呢？穿那一身舊衣不更正常些嗎？而且，他這次的生還，照說該先打個電話到我家裏來，他知道我家裏的電話號碼的。他可以找我想辦法給他安排。我們可以先喝點酒，然後他把經過說出來，再到這兒向你提出報告。可是，他却不這樣做。攪得我們要搬出全套檢查手段，而讓安全單位擔心得像什麼似的。』

參謀長停住了。他知道他的見解沒有得到M的完全贊同。當他一開始表示這些意見的時候，M就已經把旋椅轉開，偶爾吮了吮他那熄了火的煙斗，凝望着窗外齒口嵯峨的倫敦天空。但參謀長仍是頑固地下了個結論：『你是不是可以把這件事交給我呢？長官。我可以立刻請那位名醫門樂利勳爵，把〇〇七放進「公園」去做觀察跟治療。採用各種溫和方式，像招待要人那樣。你不必在這兒接見他，我可以說你去參加內閣會議啦什麼的。安全單位說〇〇七比以前瘦得很多，我們得把他養肥起來，盡量給他療養。他會變成這麼古怪，可能就是因爲身體不佳的緣故。如果他動起武來，我們可以給他吃些鎭靜劑，他是我的好朋友，我知道他，他不會對我們作什麼不友善的行爲的。他顯然需要恢復到原有的工作崗位上去。如果我們能把他安定下來，這就是使他恢復正常的好辦法。』

M慢慢地把椅子轉回來，抬眼望着這位參謀長的一張疲乏而憂愁的面孔，這張面孔也顯示出了，做了十年的情報處第二號人物是怎樣的傷腦與辛勞，而且還得再繼續下去不能休止。M微笑了：『謝謝你，參謀長！不過，我擔心事情沒有這麼簡單容易。上次我派〇〇七出去，執行他的「最後任務」，目的也爲了要使他脫離他自己的苦惱處境。你該記得那時間他的心情是怎麼樣的，是嗎？嗯，我們沒想到，那次看來似是一個十分和平的任務，而結果却演出了〇〇七跟魔鬼黨首領史泰洛的一場死戰。也沒想到，因此却使〇〇七有一年之久由地球上失去了踪影。現在，我們馬上就可以明瞭這一年裏他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了。〇〇七說要見着我才肯說話，那是做得一點也不錯的。是我派他出去執行那次日本任務，他回來自然只能向我本人報告。我知道〇〇七是個硬傢伙，他要說定不向任何人吐露，他就決不向任何人吐露的。自然，我是迫切希望聽聽他的遭遇，你也可以設法在背後聽聽，同時請你預備兩個得力人手，

以防萬一〇〇七有什麼粗暴舉動時，可以進來逮住他。至於他身上存的奇怪手鎗，我是會加以留神的。』M不由自主地抬頭瞧瞧天花板，然後才說：『上面那個機關不會有故障嗎？』

『它會正常工作的，我曾經試過沒有什麼故障，長官！不過……』

M一擺手：『對不起，參謀長，我已經決定了，這是命令，請你不必再多說了。』這時，桌上對講電話忽然發出閃光，M就說：『大約是他來了，請你直接去叫他進來，好吧？』

『好！』參謀長走出去，把門帶上。

麗德正站在女秘書枱前，向那女秘書潘妮微笑着。潘妮似乎有點心神不定。當麗德看見參謀長走出來的時候，臉上不親近的微笑仍然掛着，而眼睛則發直，嘴裏叫一聲：『喂，老唐！』，却沒有伸出手去握。參謀長唐諾，以一種熱烈的，但聽起來似是虛僞的聲音說：『嗨！麗德，好久沒看到你了！』說這話的同時，唐諾眼角瞧見潘妮小姐迅速而故意誇張地搖一搖頭。於是唐諾轉過去直瞧着潘妮說：『M要立刻接見〇〇七。』

潘妮在失望中不得不撒了個謊：『你不知道M在五分鐘之內就得去內閣府召集參謀長會議嗎？』

『是的，但他說請妳設法給免了這個會議。』參謀長說着轉向麗德：『進去吧，麗德！要是你不能跟我一道午餐那該多遺憾呀！等你跟M談完以後，咱們仍然找個地方聊聊好不好？』

麗德說：『好吧。』然後一縮肩膀，似乎準備打架的樣子，推開那扇上面有一盞發亮的紅燈的門，走了進去。

潘妮把臉孔伏在雙手裏。『呵！唐諾！』她失望得幾乎要哭出聲來：『他一定有什麼不對勁，我真

擔心！』

唐諾說：『潘妮鎭靜些！我得去幹我的事了。』說着趕快走進他自己的辦公室裏去，隨手把門關上，然後走到自己桌前，按了一下電鈕，M的聲音由微音器裏傳了過來：『嘿！麗德！你能回來眞是神奇！坐下坐下，把經過告訴我！』

唐諾一邊聽着，一邊取起了公務電話機，叫接安全官。

在M房間裏，麗德在M桌子對過他往前時常這樣坐的椅子上坐下。一陣回憶的風暴，在腦子裏旋轉着，像剪接得亂七八糟的影片，在一架瘋人放映機上映出來那樣。但麗德立刻把這風暴趕出心門，因爲他必需集中注意力於他該說的話跟該做的事，而不能有所分神。

『長官！我恐怕有很多事不能記得很清楚了。我的頭腦受了很大的撞擊。』（他手指抵一抵右邊太陽穴）『那是當你派我到日本，我在執行任務的途中，不記得是在什麼地方，使我遭遇了這麼嚴重的撞擊，撞擊過後，我的腦子就變成了一片空白，一直等到我在海參威海邊被俄國警察逮到爲止。我一點也不曉得，怎會跑到海參威去。俄國警察把我亂揍一頓，在那些亂揍裏，一定有一次使我的腦部再受到一種重擊，以致使我突然把失去的腦力恢復了一部份，因而我記起了我的眞面目而不是我先前所自認的是個日本漁民。所以，俄國警察接着就把我解給當地的KCG支部——那是面對海港，鄰近鐵路的一座灰色大建築——當他們拓下我的指紋送往莫斯科，便在莫斯科引起了一陣極大的興奮。於是他們就用飛機把我送到莫斯科，花了幾個禮拜時間，對我進行訊問——但也許只是試圖對我訊問而已，我已記不清楚了。我只依稀記得他們把自己已經知道的一些事提出來，作個引子，或是作個什麼暗示，然後我就循着那

線路，給他們一些模模糊糊的補充說明。我認爲他們是非常受打擊的。』

『非常受打擊？』M說着皺起了眉頭：『你把所知道的都告訴了他們嗎？那不是有點……呃……有點不够聰明麼？』

『他們待我各方面都不錯，長官！所以我不得不那樣做。他們有個機構在列寧格勒，他們給我以高級要人的待遇與治療，那裏有最優等的腦部專家以及其他人物。他們似乎對於我的半生跟他們從事敵對這一點，並不有所懷恨。還有許多人來看我，跟我談話，都是很有理性的，我們談到政治現狀等等。東西國家需要合作以致力於世界和平。有許多事我以前不大了了的，他們都給我理淸楚了。他們講的話很使我心服。』麗德的藍色眼睛本來很鎮定地瞧着隔桌的M，但說到這兒，他的眼睛裏忽然爆起紅色的火花：『你不會瞭解我的意思的，長官！你的一生都在對別國製造戰爭，即使現在你仍然不會放手，而我的大半生則盡是讓你作爲工具呼來斥去地驅使，幸而現在這一切都要結束了！』

M忿然說：『那可是眞的。不過，有一件事你忘記了，就是你讀過的，在韓戰期中，我們士兵被中共匪幫俘虜並加以怎樣洗腦的那些報告書。同時還請你注意，要蘇俄果如你所說的，十分愛好和平的話，我倒要問你他們爲什麼還需要KGB這個機構呢？據最低估計，至少有十萬個男女在KGB裏邊工作着，他們所做的工作，也就是你所講的；製造戰爭的工作，而他們的目標則是針對着我們英國以及其他自由民主國家。可怪的是，在列寧格勒的這麼一個可怕的機構，却對你發生了那麼大的魔力。他們在偶然中有沒有談到，上個月在慕尼黑發生的「賀却爾」跟「史圖茲」謀殺案嗎？』

『有的，長官！』麗德的聲調是帶着十分的忍耐與平靜：『那是因爲面對着西方國家的秘密組織，

他們不能不採取自衛的手段的。』麗德攤一攤手：『如果你願意解散這裏的整個秘密組織，他們眞是求之不得地會立刻取消他們的KGB的。關於這一點他們是說得非常坦白的。』

『這個原則也適用於他們的二百師陸軍、他們的全部潛艇及艦隊、以及他們所有的洲際飛彈嗎？』M的聲音有點像礪錐。

『那是當然的，長官！』

『好極了。那麼，旣是你發現那些人是那樣的講道理那樣的使人喜歡，爲什麼你不就在那邊呆下去呢？有些人曾經這樣做過的，布吉斯是已經死了，但你還可以跟馬可林做伴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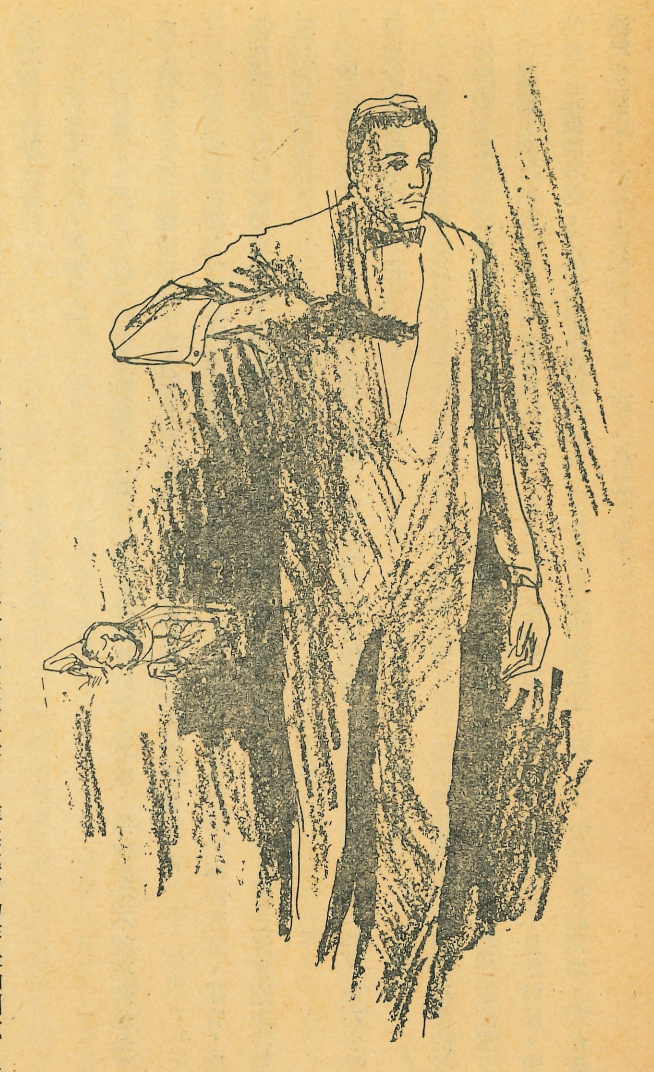
『他們認爲我回到這兒來比呆在那邊更爲重要，因爲我回來可以在這兒爲和平而奮鬪，長官！你跟你的情報人員已經教導過我，在地下戰爭中所應用的各種技術；而我却覺得這些技術正好反過來被應用於爲和平而工作。』

麗德的手漠不經心地揷進右邊衣袋裏去。M以同樣的隨便態度，把椅子往後退開一些，而左手則暗暗地去摸椅臂下面的一隻電鈕。

『你可以擧個例子來說明嗎？』M靜靜地說着，心裏知道死神已經悄悄地掩進房來而站在他的身旁，同時也知道他這樣做法極可能是向死神遞了請帖，請死神在這張椅子上坐下來，來接替他的位置了。

麗德現在有點緊張。他的嘴唇開始發白。他的雙眼茫然地望着M，似乎有着視而不見的神態。說話的聲音是很刺耳的，彷彿是由於內在的強制力，把話硬逼出來似的。他說：『我工作的開頭，將是先消滅戰爭販子，長官！戰爭販子名單上頭一名就是你！』

麗德的手突然由衣袋裏抽出來，手裏握着的是一柄像手槍一樣的東西，雖然他的動作快如閃電，但在那球狀槍把裏『嗤嗤』發聲正要迸射出毒物來的一剎那，一大片防彈玻璃板，比閃光更快地由天花板上的秘密裂口裏飛滑下來，『嚓』地一聲直切到地板上才制住。麗德槍管裏飛射出來的帶黏性的褐色液



體，便在玻璃板正中迸濺開來成爲一朶奇花，然後慢慢向下流滴着。在玻璃後面的M面孔，以及那由於習慣性作用而急忙舉起來掩護面部的M的手掌，透過玻璃都略略有些變形。

參謀長已經像旋風一樣衝進來，後面跟着安全官。這兩人以餓虎攫羊的姿態撲向麗德。兩人緊抓住麗德雙臂的時候，麗德的頭却已低垂到胸前去；要不是兩人極力拉住，麗德早已由椅上滑溜到地板上去。硬把麗德撑着站直，才發覺他是已經昏了過去。安全官吸了兩下鼻子。『山奈——氰化物劇毒！』他簡潔地說：『趕快撤退，趕快！』（從未發生的緊急情況，已經把總部裏慣有的鎮靜風度攪亂了）。那隻槍由麗德手裏滑下去時，就那樣躺在地氈上，這時安全官用脚踢開它，一邊向那正由玻璃板後面走出來的M說：『請長官即速離開這房間，愈快愈好。我在午飯時間內就可以把這裏弄乾淨。』這兩句話就像是命令，M走向開着的房門，潘妮小姐正用手緊掩着嘴巴站在那兒，驚恐地瞧着麗德軟綿綿的身軀被仰拖出來，鞋跟在地氈上拖成了兩條長痕，拖出了M房間，又轉進了參謀長的辦公室裏去。

M尖聲說：『把我辦公室的門關起來，潘妮小姐！通知值日醫官立刻上來。快去呀，小姐！別盡站在那兒發呆嘛！還有，這裏的事不許洩漏一個字出去，知道嗎？』

潘妮小姐硬把自己由歇斯底里邊沿拉回來，機械式地回答：『是的，長官！』接着把門給關上，走向那通向內部各處的電話機。

M走進了參謀長辦公室，隨手把門帶上。安全官正跪在麗德身旁探摸他的脈搏，麗德的領帶已被拉鬆，領扣也已被打開，面孔蒼白如紙，汗水涔涔地流着，呼吸急促地像是才跑完了百米。M俯瞧了一下麗德，立刻轉開，裝做看不見別人一樣，瞧着麗德身後的牆壁。終於M轉向參謀長：『哼！就是這麼一



回事了。我的前任也是死在那張椅子上的。雖然他給擊中的是一顆實彈而不是什麼毒汁之類，但却是同樣的是個發瘋的工作人員。對於瘋子，是沒有法律可以防止的，但機械處設計出來的那一套玻璃板玩意兒倒是頂不錯的。我說參謀長！你不必再等候了，儘速通知門樂利爵士，把〇〇七給送到「公園」去。用救護車送，暗中實施嚴密護衛。我等吃過午飯，會跟門樂利爵士解釋。你現在只要簡單地說明，你已經在背後聽見過的，只說他是被KGB麻醉，被實行洗腦，就行了。他因此變成了個不健全的人，大

約也是一種健忘症之類。過些時候我會把我所知道的都告訴你。把〇〇七住在皇宮大旅社裏的東西都給收拾走，旅館的賬也給付清，新聞界方面可以發佈些消息，大約這樣：「國防部很高興地」不，該說是非常愉快地宣告：去年十一月派到日本去執行任務的麗德勳爵，先以爲失踪甚至相信已經被難，現在已經於橫越蘇維埃聯邦的困難行旅中，取得相當豐富而有價值的情報，返還英倫來了。麗德勳爵的健康，在此番遭遇中自不免遭受若干影響，現在已經在醫師照料之下逐漸康復中。」』M冷笑一聲，然後接下去說：『「取得有價值情報」這句話，將使我們蘇俄的雪米徹司尼同志及其手下感到有點難過。喔，還有，隨着新聞稿，附帶送個指示性的通知給各編輯負責人，通知上說：「基於安全的理由，特別要求各編輯人員，切勿在上述公報內容以外，附加任何添註或推測；同時請他們不必嘗試去追踪麗德爵士，希望取得什麼訪問記之類。」這樣行嗎？』

參謀長唐諾爲了記述M的口頭指示，追趕得幾乎喘不過氣來。這時由稿紙上抬起頭來，迷惘地瞧着M說：『可是，長官！你不打算對他提起追訴嗎？例如反叛或希圖謀刺……之類？我是說，你甚至不打算把他交付軍法審判嗎？』

『當然不呢！』M的聲調有點粗暴地：『〇〇七已經是個不健全的病人，對於自己的行爲可以不負責任。而且，我認爲一個人如果可以被人加以洗腦，爲什麼我們不可以對他來個反洗腦呢？我相信門樂利爵士可以做得到這件事。所以，在這一段時間裏，讓〇〇七仍留在原單位，減半支薪。但在過去一年裏，他應得的全部薪津，看看是否可以全部補發給他。假如KGB有膽量把我的最好工作人員扔回來給我，我也有膽量再把他當做王牌推出去鬪一鬪他們俄國人。〇〇七會是個極佳的情報員，我沒有理由相信

他不會再成爲極佳的情報工作者。所以，我應該盡了最大的容忍。午餐後，你給我把那「史卡拉」案卷調出來給我。假如我們能使〇〇七恢復原來面目，這個史卡拉案子對〇〇七正是個最適合的標靶。』

參謀長抗議地說：『但無異等於自殺，長官！史卡拉那傢伙，縱使是〇〇七也沒辦法吃得住的。』

M冷冷地說：『〇〇七方才對我的行動，照規定會得到什麼樣的刑罰，你說？會被判二十年徒刑嗎？我想那是最輕的了。這樣倒不如讓他死在工作中的好。如果他在這次新任務裏能够有個圓滿的結局，他會被重新授給爵位的，我們也會忘了今天的這次事件。總之，已我經決定這麼做了。』

房門篤篤兩響，值日醫官走了進來。M對他說聲午安，一旋踵，便開門出去走了。

參謀長瞧着M的背後，以聽不見的聲音說：『你這鐵石心腸的人！』然後，以他正常的精細與嚴密，以及以本身的責任感，照着M的吩咐，去安排一切工作。他有個癖氣，不大推根究源，不大想問：『爲什麼要這樣呢？』

第三章

在劍葉俱樂部餐廳裏，M像往常一樣，吃他的一成不變的午餐——一盤烤的多佛海峽板魚，接着在餐廳的乾酪缸裏，挖出了滿滿一大匙的司蒂爾頓乾酪送下去，他的座位也是每天所坐的那個窗口，手裏也是拿着泰晤士報，把自己掩護在報紙後面不跟誰接觸交談。他偶爾把報紙翻過一頁，以證明他是正在看書，但事實上他並沒有在看。

男侍者領班卜德飛跟那女侍者領班——這個俱樂部餐廳裏最可愛的點綴品名叫莉莉，在暗暗地談論着：『這位老人今天情形有些不對勁。要不是有些事情不順利，就是新發生了些什麼難事。』卜德飛對於自己在某些方面堪稱爲業餘心理學家這一點，頗感自傲。由於自己是個男侍者頭兒，時常又被這俱樂部裏的會員們當作『聽取告解的神父』那樣訴訴說說些什麼，所以他對經常來客多半都有頗深的瞭解；而他自己也時常充作內行似地，以爲什麼都懂得。因此，在這些客人當中，他能够預測出他們的願望與心情。現在，他靜靜地跟莉莉一起站在陳列本日最佳的自助餐冷菜菜樣櫃臺後面，自言自語似地說：『你知道這位麥塞爾老爺平日喝的是什麼烈酒嗎？那是葡萄酒委員會不准列明在售酒名單上的阿爾及利亞紅酒。我們這兒預備這種酒只是爲了取得老爵爺的歡心。嗯，有一次他曾經對我解釋說，在海軍裏，他們把這種酒叫做「激怒劑」，因爲這種酒如果喝得太多，似乎就會使你變成狂怒。可是今天，哼，以我照料麥塞爾爵爺十年的經驗，我就沒看見他叫這種酒超過半杯以上的。』卜德飛的仁慈——幾乎可以說是像神父一般親切的面孔上，表現出了戲劇化的嚴肅神態，彷彿眞的看出了什麼惡兆似地。

『那麼，今天他究竟有些什麼不平常呢？』莉莉雙手緊握着，把頭更傾近些，以便聽取更完整的新消息。卜德飛說：『這個老人對我說：「卜德飛！來一瓶激怒劑。聽見嗎？一整瓶！」自然，我一句話沒說，就給送一瓶過去。可是，莉莉！妳記着我的話好了。』卜德飛注意到了M在那邊招一招手，於是他就更加確定地接下去說：『今早爵爺一定受了好大的打擊，一點沒有錯！』

M通知算賬。又是像往常一樣，不管賬單上寫的是多少錢，他總是給了五鎊大票子，要找回他喜愛的新鎊劵、新先令、以及新的銅便士。因爲劍葉俱樂部有這麼一個傳統規矩：找換會員客人的錢，總是用新印的或是新鑄的錢幣。卜德飛替爵爺拉開桌子，M迅速地走向大門。對於偶爾有熟客的招呼，只給以心不在焉的點頭，或短瞬的揮揮手。

時間已是午後兩點鐘了，M讓那黑色的『芬頓羅斯』牌老爺車，載着他，安靜而迅速地向北駛過伯克利廣場，穿過牛津街跟威格模街，進入『攝政園』。M一路無心觀看街景，只僵直地在後座坐着，他的常禮帽方正地戴在頭上，他的泡腫的眼睛茫然地直視着司機的頭後。

自從他中午離開辦公室之後，他一直使自己確信他的決定是沒有錯的。只要麗德的腦子能够被糾正過來，這一點，M相信那位高級神經學專家門樂利爵士一定能够做得到的；那麼，再把麗德重新給放進〇〇組去執行正常職務，將是一件很有趣的事。過去的事情是可以原諒的，但不是可以忘却的——除非由於時間的冲淡。若無其事地把麗德由總部裏搬進搬出，對於洞悉內情的人將是一樁頭痛的事。對於M而言，以後不得不再跟麗德面對面在那辦公桌邊坐下來的時候，將更會感到一種窘迫。然而，麗德這個

人本身就像是一座砲，如果把他直對着已知的目標瞄準，他將是一種非常有效的重火器的。嗯，現在有個非常可怕的目標，英國情報處必需立刻加以毀滅的，所以M迫切希望麗德能够迅速康復待命。是的，麗德曾經指責M把他當作工具，可是，在情報處裏，對於完成每一種秘密任務而言，那一個官員不是被看作是一種工具呢！是的，這問題是只能由殺人而得到解決。麗德要不是因爲有高度的用槍天才，而且經常有事實的證明他的確是個好槍手，他是不會被派給這種『〇〇幾』的號碼的。所以，M在心裏預擬的一件事，必定要派麗德去辦才妥當。爲了對於上午發生的事——求個將功贖罪的機會，麗德只有以他所獨有的精湛老技術來做個證明。如果這一次交給任務他成功了，他自然能够恢復他前此的地位；要是他不幸失敗了，當然他是死了，但這個死將會帶給他以無比的崇高榮譽。不論成功或失敗，M心裏的計劃將都會解決了一連串的難題，所以，M下了最後決定之後，便不再去想它。車子到了，M下車走進大厦，乘電梯直上第八樓，然後沿着走道走向他的辦公室。一路上他不斷聞到一種不知名堂的消毒劑氣味，愈走近他的辦公室，這氣味也愈濃厚。

往常M總是走到走道末端他的辦公室門口，用自己的鑰匙開門進去的；但這一次他却向右轉進潘妮的辦公室，打算穿過她的房間再進到自己辦公室裏去。潘妮照常坐在她的位子上，正在用打字機打着一些通常例行公文，看見M進來，她站了起來。

『什麽怪氣味呀？潘妮小姐！』

『我不知道那是叫什麽名稱，長官！是安全官帶了作戰處的化學作戰隊來弄的。他說你的辦公室現在可以使用沒有問題了。不過，窗戶最好還是再開放一會兒。所以我把暖氣關掉了。參謀長去吃午飯還沒回來呢。但他曾經吩咐我報告你說，需要做的事他都已在進行中。門樂利爵士看病要看到下午四點鐘爲止，希望你過四點以後打電話給他。你要的「史卡拉」案子我已經替你拿來了，這就是。』

M接過那份右上角標有紅星表示『極機密』的褐色文件卷夾，然後問：『〇〇七怎樣了？清醒過來了嗎？』

潘妮小姐臉上沒有表情。『我想他該醒過來了，長官！醫官給他打了一針鎭靜劑，趁着吃午飯的時間他們用擔架把他蒙起來，利用送菜的電梯給送下梯去，然後抬進了汽車庫房裏。我還沒有再去打聽過呢。』

『很好。呃，請妳把要核辦的文件給我帶進來好吧？今天被「家務事」鬧了一陣子，浪費了我不少的時間。』拿了那機密卷夾，M打開他自己的室門進去了。潘妮小姐把待核文件拿着，也走進M辦公室，忠勤職守地站在M身邊，等着M逐一批閱。M不時有些口頭指示或是查詢什麽，潘妮都給記下來。潘妮一邊在侍候着，一邊俯瞰M低俯的頭，那鐵灰色的頭髮，中間有一塊因爲長久戴着海軍帽子而變成了光禿。潘妮心裏在奇怪——她這樣奇怪已經有十個年頭了——不知道她對於這個老人是愛還是恨。不過有一件事是可以確定的，那就是她對M是尊敬的，在她所認識的人當中，或是在書本上讀到的任何人當中，她以對M最爲尊敬。

M把核過的公事交還給潘妮：『謝謝妳，潘妮小姐！現在只要給我一刻鐘時間，讓我看看「史卡拉」的案子。然後，妳再告訴我有什麽人要找我。自然，門樂利爵士的電話是要優先通知我的。』

M打開那褐色的卷宗，一邊伸手去拿煙斗，心不在焉地在裝着煙絲，一邊却在瀏覽那註明附屬文件

的目錄，看看是否還有其他的附屬文卷要立刻調來一起參閱。終於他劃了洋火去燒那煙斗，一邊靠在椅背上舒適地坐着，開始閱讀全案。

『法蘭西斯哥（巴哥）「神鎗手」史卡拉』這是用打字機打出的大寫字體，下面開始是小字體的本文：『史卡拉是一個行動不受契約或委任所拘束的「自由刺客」，大部份受蘇俄安全局的控制，但是通過古巴在夏灣拿的DSS的掩護而在暗中加以操縱的。不過，他對中美洲以及西印度羣島各國的秘密組織方面，却經常保持着行動上的獨立自主。他以鎗彈殺死對方，或以比較科學化的手段使對方變成殘廢。受他迫害的人已經日在增加中，尤其對於英國情報處的人員加害最多，但對於美國的中央情報局人員，以及跟英美兩國友好的其他情報組織人員也不放鬆。這種暗殺行動，開始於一九五九年，正是古巴頭子卡斯楚奪取政權的一年；而古巴的那次政變，似乎也正是扣動這個史卡拉暗殺行動的扳機的力源。在史卡拉所出沒的地區裏，已經引起了廣泛的恐懼，但也有人對他感到佩服。不論當地治安當局怎樣的謹慎預防，史卡拉總是自由無阻地完成了他的任務。他這個人已經成為地方傳說中的神話式人物，人們都把他稱做「金鎗客」，這個名稱是由於他所用的武器而起。原來他經常使用的是一支〇•四五口徑的柯爾特式自動手鎗，把手較長，而通體鍍金。所使用的子彈，也是特製的。彈心是廿四開純金，重量很重，彈尖套有交叉切紋的銀套，這是根據達姆彈原理，使殺傷的效果增加到最大的限度。這種子彈，是他自己用手工打造與裝配的。已經證實該由他負法律上責任的被殺者計有：南美英屬幾亞那的二六七、千里達的三九八、牙買加的九四三、古巴夏灣拿的七六八跟七四二。至於因傷而殘廢以致不得不由情報部退休的則有〇九八，他原是擔任區視察員的任務，子彈打在他兩腿的膝蓋上以致永久殘廢。（以上可參閱中央紀錄處有關史卡拉在巴拿馬、海地、以及馬提尼克島的被害者案卷。）

『面貌特徵：史卡拉年齡大約卅五歲，身高六呎三吋，瘦長而結實。眼睛淡褐色。頭髮棕紅，剪平頭。兩腮有短鬍子，鼻下有短鬚，面容瘦削而陰沉。耳朵平貼頭邊。生性奸詐不忠。兩隻手大而有力，指甲修剪得十分純淨。身上的顯著特徵則是左乳下端約兩吋處有隆起物，狀如第三隻乳頭。（註：依照黑人「伏都魔教」的說法，以及當地一般人的信仰，均認為此係象徵强大而不可摧毀的「性」的武勇特性。）實際上他也是個絕不滿足的嫖客，每次在殺人之前，必須來一個性的發洩，據說這樣能够增進他的「眼力」。（註：在網球、高爾夫、長短槍射擊方面的職業家，也都相信這種說法。）

『來歷：屬於喀他倫家系，也是以喀他倫為名的馬戲團經理的親屬。他的童年就跟這些人在一起。完全倚靠自我教育而成長。十六歲那一年，當後文所述的馬戲團事件發生以後，他以並非合法的方式移居到美國來。在美國，起先參加盜匪幫會的外圍做些小案子為生，以後在新墨西哥州拉斯威加城的皇冠大旅社賭場裏當保鏢，但這只是一種掩護，實際上他這時已經訓練畢業，成為「閃光幫」的專任槍手，而在「閃光幫」的內部以及外部執行他的犯罪欺詐行為。一九五八年，為了一場名震全城的決鬥，他被迫離開拉斯威加。當時他決鬥的對手是一個底特律城紫衣幫的份子，名叫樂廸哥綽號「槍桿」，時間是在月明之夜，地點就在拉斯威加的「雷鳥」哥爾夫球場第三球區。（史卡拉與對方相隔二十步，在對方開槍之際，以迅速手法，早在對方心房射進兩槍。）據說這場決鬥結果，閃光幫老大給了史卡拉十萬美金。史卡拉離開了拉斯威加之後，週遊整個加勒比海區域，把這筆錢投資於拉斯威加的各種事業。由於他的善於處理產業，他的許多計劃都已鞏固，以後他就把資金移於多明尼加共和國的托拉吉路跟古巴的巴鐵

斯塔。一九五九年在夏灣拿安定下來。當時他由於看到了大勢所趨，心裏就有了計劃。在表面上他仍然是巴鐵斯塔的人，暗地裏開始爲卡斯楚的黨而工作。到了古巴革命之後，他獲得了有相當勢力的位置，成爲D•S•S的外國「執行人」。在他的職掌裏，包含有古巴秘密警察的代表人地位，而負擔起前述的暗殺任務。

『持用護照：包括古巴外交部發給的外交護照在內，有好幾種護照他都可以持用。

『化裝：他沒有使用化裝術，因爲這對他並沒有必要。圍繞着他這個人的一種神話傳說可以說，已經使他具有與最著名電影明星同等的神秘煙幕。而且，事實上，他在警界方面沒有任何壞紀錄，因此他可以完全自由地到處通行，並且可以在「他的」區域裏具有不受干涉的保護。構成爲「他」的領域的那些國家——有的是屬於海島國的，有的是屬於陸地國的——其中大部份都有對他仰慕的羣衆（堪與牙買加的拉斯塔法里相比），以及可以行使强大壓力的人們，給予他以各種保護與救援，以便他進行指定的工作。更進一步地說，當那些僞裝爲面貌堂皇，而行爲合法的顧客，對於上面說過的以他不義之財得來的財產，進行收買的時候，他更有了合法的理由，經常以外交者的身份，進入到他的「領域」的任何地點去。

『活動費用來源：相當的充裕，而且似乎並無止境。他旅行的時候，帶有各種飲食俱樂部的各種信用卡，可以到處記賬食宿。同時他跟瑞士的聯合信託銀行有定額的透支賬戶，可以隨地撥用。他有必要的時候，又可以由古巴那樣小國裏毫無困難地得到所需的外幣。

『行爲動機：（分析人：C•C•）……』M的煙斗已經熄了，他停下來重新裝了煙絲，然後又點了

火。這一份文件，截到這一段以前，所提到的都是普通的情報，對於M所已知的基礎來說，實在沒有什麼新的內容。但由於這一段起，就比較有意思了。這位分析人C•C•是個化名，他本人以前曾是英國牛津大學欽定的歷史教授。現在是在總部的一間小小辦公室裏工作着。這人的生活方式，在M看來，是有點嬌生慣養；而這人在總部裏的辦公室雖然很小，但在M看來，却也是有些過份的舒服。在他的早餐與午餐，或是午餐與晚餐的中間，（他是在加力克俱樂部進餐的。他的餐食，在M看來，也是過份的奢侈，而且吃的時間也過份長久。）他閒情逸緻地，搖搖擺擺，走進總部裏來了。批閱批閱一些案卷（像現在M在看的這一案那樣），查問查問一些問題，發出一些查詢的公事，終於寫下了他的評論，就算交卷了。不過，M對於C•C•這個人雖然懷有許多偏見，例如對於他的髮式，服裝，他的懂得生活享受，以及他的推理方法的含有僥倖成份等等都不贊成；然而，對於他思想的敏捷與智識的廣博，却十分欣賞，C•C•把這些特長運用在他的工作裏，因而常常與M帶來了精確的判斷。總之，M對於C•C•在工作上所說的話大都聽得津津有味。於是，M懷着十分興味地，重新拿起那份文件再讀下去。

『對於史卡拉這個人，我是很感興趣的。』C•C•寫道：『爲了這個人，我特別發出比前此任何案件都要廣濶的調查，因爲我們面對的這個人，並不是通常的秘密工作者。他是一夜之間忽然聲名大震，而且他的工作（俗稱「職業槍手」）至今仍然是着着成功，不論環境如何的困難與危險。我認爲可能我已經發現了，他的偏愛冷酷殺人的根本原因。那些被殺者，對於他個人來講是毫無仇恨的；他的下手殺害，僅僅是由於雇主方面的原由。在他少年時代，就會有過這樣的一樁奇事：當時他是隨着馬戲團在旅行演出期中。這個馬戲團的老板，就是他的父親老史卡拉。當時小史卡拉在馬戲團裏擔任的角色可不少

，他是使觀衆嘆爲觀止的技巧射擊把戲的能手；是走鋼繩班裏最强壯的臨時演員，常常在疊羅漢裏底層作替手；又是穿着華麗的印度服裝而頭包頭巾的象奴，在三條大象所組成的象隊裏，騎在前面一頭大象背上做領頭。這一頭領頭大象名叫麥克司，是一隻牡象。牡象都有一種特殊性癖。這是我曾經以極大的興趣去研究過的，而且我研究的結果也曾經得到最著名的動物學家的贊許與證實。那就是說，在一年的若干時期裏，牡象會有性慾來潮的。在這種時期裏，牡象的耳後部位就會出現黏液質的堆集物，這時人們必須把這些堆集物給刮掉，否則這些東西就會引起牡象的瘋狂與發怒。當這個馬戲團到義大利東北部的特斯雅里特城演出的時候，那隻麥克司開始有這種現象發生了。不過，由於管理人疏忽的關係，並沒有發現那堆積物，自然也沒有給予必要的處理。馬戲團大帳篷在城外靠近海岸鐵路邊搭建起來了。就在那一夜，據我看來是決定小史卡拉一生命運的一夜，麥克司開始發狂了。牠在表演中途，把小史卡拉由背上摜下來，然後發着可怕的狂叫，由觀衆身上踩過去，造成了無數死傷之後，奔過棚場，沿着鐵路飛速狂跑。（照剪貼的當時報紙記載，那夜正是月圓中天，所以那個景象是十分可怕的。）當地的保安警察聞訊，立刻乘卡車，沿着跟鐵路常行的公路，向前追趕。果然及時追上了那隻不幸的怪物。這時麥克司由於狂潮已洩，正返身朝着來時的方向，靜靜地站立在那兒。如果這批警察能够瞭解象的癖性，叫象奴上前去安撫牠，很可能麥克司會和和善善地被帶回馬戲團裏去。糟糕的是，這批武裝警士對於動物習性一無所知。當他們一追近麥司克，立即快鎗迸發，由左輪與卡賓鎗裏奔流出來的子彈，把牡象打得遍體鱗傷。這隻不幸的巨獸，再度爆發起憤怒獸性，在警車繼續不斷地發火追擊中，牠沿着鐵路回頭向馬戲團場地狂奔而來。當牠達到大帳篷附近的時候，牠認得老家，便離開鐵路轉向大帳篷，搖搖晃晃地穿

過四散奔逃的觀衆，向表演場中心跑來。這時的麥克司已經因失血過多而呈十分虛弱狀態，但牠却掙扎着在那空無一人的場地中心，繼續以使人極爲感動的情狀，斷斷續續地做起牠經常的表演節目來，一邊在死亡的苦悶裏發出可怖的嘶叫聲，有如破裂的喇叭，一邊拚着牠的最後力氣撑着一隻脚再三想站起來。在這同時，身上已經配佩雙槍的小史卡拉，一面試投着套繩想把麥克司的頭套住，一面像平時帶領牠那樣，喊着麥克司的名字想把牠馴服下來。麥克司似乎還認得這位少主，因而做出了一幕非常動人的場面：牠把頭低下來，像平時表演那樣讓史卡拉踩着牠的長牙爬到牠背頂上的座位裏去。正當這時候，保安警察隊又已追踪而至，隊長直衝到麥克司前面，在只有二三尺的距離裏，舉着左輪，把子彈全部射進麥克司的右眼裏去。麥克司終至崩倒在地，抽搐着死去。照當時報紙的記載，當那位對自己職務深具忠誠的史卡拉，看到這種慘狀的時候，立刻拔出一支佩鎗，一鎗打穿了警察隊長的心臟，然後自己閃身逃進看熱鬧的羣衆裏去。警察們開始追捕，但由於羣衆的集阻，警察們無法開鎗。史卡拉終獲巧妙的逃逸，覓路朝南逃向拿不勒斯，然後，如上文所述，躲躲藏藏，偷渡進入了美國。

『現在，由於這一樁可怕的經歷，我知道可能是怎樣的一種原因使史卡拉變成了近代最惡毒的鎗手。我相信就是那一天，在他心裏產生了爲私仇而對全人類施以報復冷酷慾望。可是，那天的慘劇的發生實際上有許多因素：諸如那隻象已經胡衝亂撞地踩死了許多無辜的人啦、象的發狂起因該是管理人對於那種象徵的忽視所以那管理人該負責任啦、警察的射殺麥克司只不過是基於職務上的必要措施啦等等，然而，這些因素却都被遺忘了，都被這位由熱血望族裏出來的年青小伙子，由於當時內心的深痛所刺激．而無意中加以遺忘或是有意地加以抹煞或删略，當然，這種現象，在精神病的病理學上，是可以解釋

得通的。不過，史卡拉隨後所從事的職業，卻是需要更進一步的解釋，但我相信，我由已知的事實所推導出來的對症診斷以及對隨後病情發展所做的預測，絕非幻想。』

M的煙斗貼在鼻子邊揉擦着，一邊心裏在沉思。嗯，很够味。於是M又回到案卷上去。

『上文我已經提到過，』C•C寫道：『在觀察史卡拉的職業關聯上，我對於他在「性」的潛能方面曾經做了個詮釋。這裏我必需再提到，我所一向贊同的，奧國精神病學家佛洛伊德的一些論斷。佛洛伊德曾認爲，一隻手鎗的持有，不論持有人是業餘鎗手或是職業鎗手，這支鎗對於他都是一種男人雄偉氣慨的象徵，也就是意味着一種男性器官的擴充與延長。其次，關於短式鎗支的嗜愛（例如參加與鎗支有關的俱樂部或會組，或是有收集各式鎗支的癖好）都是對物崇拜（物神崇拜）的一種形式。史卡拉對各種特別華美的武器的偏愛，以及他的使用金銀飾製的子彈，我認爲，這是非常明顯地指出了，他是物神崇拜的奴隸。所以，如果我的判斷無誤，我認爲他的「性的武勇」的確實性是有疑問的，否則，他不需要以對手鎗的崇拜來代替或補償他心裏的缺乏。同時，由於美國時代雜誌對於這個人所做的非正面的描述，我發現一個事實，足以支持我的理論，認爲史卡拉是有「性的變態」的傾向。時代雜誌在列舉史卡拉的技藝才能之後，不加評論地提醒一句說，史卡拉是一個不會吹口哨的人。請注意，這裏有一種很流行的說法，雖然這種說法並非絕對的荒謬，但也不是有絕對的醫藥科學根據，這個流行說法是：「不會吹口哨的人，都有喜歡同性戀的傾向。」（關於這一點，務請讀者注意加以驗證，憑藉自身的學識與經驗，幫忙使這種傳說獲得肯定的或是否定的證實。）C•C•註。』

M從做小孩子時代起就不會吹口笛。因此，當他讀到這裏的時候，不自覺地撮起嘴唇，試吹了一下

。『噓！』一聲清脆的哨聲發了出來。於是他不耐煩地罵了一聲『他媽的！』斷續又讀下去。『所以，當我知道了史卡拉並不是如一般人所幻想的，像十八世紀義大利探險家卡沙洛瓦那樣的英雄人物的時候；我一點也不感到驚奇。說完了有關佩鎗人物的廣泛而綜錯的關係以後，讓我們進一步談到有關奧國心理學家阿德拉所說的「阿德拉」力的衝動方面，這是曾被人主張作爲對「自卑感」的一種補償物的，在這裏，我要摘錄一段措辭巧妙的別人語句，來補充我的意見。這是由一個名叫畢德森的人所著的，附有精美插圖，而由保羅漢林出版社出版的「手鎗大全」裏，畢德森自己所寫的序文上面，摘錄下來的。畢德森說：「在人類經發明以圖改善自己環境的衆多事物當中，沒有比鎗支更能使人入迷。鎗支的功用，極爲簡單。來福鎗製造商溫徹斯特曾以生長在十九世紀時代的滿足口吻說：「鎗者，發射子彈之機器也。」然而，槍支在爲射子彈效用方面的無止境的增進，以及由遠距離擊中要害的可怕性能，使槍支更賦有心理作用方面的效果。

『「因爲你是不是有一鎗，是一回事；你有了鎗，你的射擊技術是不是精良又是一回事。但這兩點的答案如果是肯定的話，那麼你的個人權威將要大大地增加，你的勢力半徑也將比你的手臂伸長了不知道多少萬倍。而且，由於强權是與鎗支以俱存，誰支配着鎗，誰就會佔據優勢而免了吃虧。寒光閃閃的寶劍、橫挑直槊的槍矛、以及彎如滿月的弓箭，持用的人只能發揮它的能力達到人力的極限；但鎗的威力卻是超人力的，持用者所需要加於鎗支的力量，只是使鎗彈發火而已。因此，用鎗的限制就少而又少，它只需要具有鎮靜的視力與精確的瞄準就可以。所以，鎗管指向何方，子彈就奔向何方，持鎗者的慾望與意圖也就迅速地被帶到目的地……比起其他武器有着更多的本領的，就是：鎗能够決定個人的命

途，也能決定國家的氣數。」』

C·C·接着解釋說：『如果照佛洛伊德的理論來推演，那麼所謂「手臂的長度」將被解釋而變成了「男性器官的長度」了。不過，我們無需留戀着這些金言。畢德森在他的强壯有力的文章裏，對我前面所說的論點作了後盾與支持。雖然我不大贊成畢德森的結論，在那結論裏我寧可主張用印刷機來代替鎗桿而發展個人與國家的運途，但我仍認爲畢德森是已經充份的發揮了他的高見。至於史卡拉這個人，照我的看法，是個有偏執狂的人，他在潛意識裏妄想抗叛他的父親（也就是抗叛屬於一種權威性的偶像），而史卡拉本人則又是具有性物崇拜狂的人，且有趨向同性戀的可能性。至於這個人的其他方面特性，則已在早期的證據裏得到了證明。所以，在我兼顧到史卡拉的破壞行爲已經展延到了我們英國情報處人員身上的時候，我的結論將是這樣的一個論點：我認爲史卡拉事件會被我們加以制止的，制止的辦法，將是使用極爲迅捷的方式，派遣出一個與史卡拉具有同等勇氣與機敏的人員，在必要情形之下，使用更準確更迅速的鎗法，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來把史卡拉消滅掉。』文末署名『C·C·』

這篇報告的背後有一張附箋，附箋上是英國情報處在加勒比海地區情報主管以及根據中美組的『同意』簽批，以及負責人『C·A·』的簽名，另外具加上情報處參謀長用紅筆寫成的『注意』兩字跟他的銜名簽署。

M凝望着前面空茫，大約有五分鐘之久，然後才提起筆，醮着綠色墨水，草草地批了幾個字：『如何實施？』下面是具有權威的『M』字。

然後他靜靜地再坐着等候尙有餘剩的五分鐘，心裏在懷疑：是否他自己已經替龐德簽發了一份『拘魂票』。

第四章

京斯敦是西印度羣島英屬牙買加的首府，市郊有一座國際機場。要在這座機場裏渡過一個酷暑欲狂的午後，實在是一件痛苦萬端的事。因爲這兒的缺乏好去處，可算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了。他們大概把資金的大部份，都用於加長那條跑道，使它長長地伸進海灣以諂媚那碩大無比的噴射客機；因而幾乎沒有餘錢，來爲過往旅客的舒服做些安排。一個鐘頭以前，龐德就已經乘了英國西印度航空公司的客機由千里達飛到這兒來。要在這兒等候兩個鐘頭，才能銜接上古巴航空公司的班機，飛往夏灣拿。他把外衣脫掉，領帶也解開，鬱鬱不樂地坐在一張硬板凳上，瞅着那間特約商店，店裏陳列着價格昂貴的香水、各種名酒、以及那一堆堆過份裝璜的土產貨品。他在飛機上已經吃過了午餐。所以，此刻要是飲些酒呢？却不是時候；坐計程車到市區去逛逛嗎？又熱又遠，就是想去。也懶得去。他又拿起已經被汗水浸透了的手帕，在臉上跟脖子上揩着，嘴裏熟練地背誦着一連串的咀咒。

一個清潔夫懶洋洋地走了進來，帶着這兒加勒比海人通有的疲倦，開始着手掃除地下的零碎垃圾，偶爾把那乏力得似乎沒有骨頭的手，伸進附近水桶裏，掬些水洒在塵土不少的水泥地坪上。穿過條條百葉窗，吹進來帶着紅樹沼澤腐臭氣味的微風，把死沉沉的空氣攪動了一下，又消失了。在這間所謂『旅客休息室』裏，除了龐德以外，只有兩個客人，講的是嘰嘰喳喳的古巴語，大約是古巴人。說清楚一些，這兩個旅客實際上是一男一女。他們在龐德對面背靠牆壁，並排緊靠着坐在一起，茫然死瞅着龐德，

一分一秒地，更增加了這裏環境的沉悶與難捱。於是龐德站了起來，向那商店走去。買了一份『拾穗日報』又回到座位上來。由於拾穗報上不時有精選的怪新聞，所以它是龐德喜歡看的一種報紙。今天，全部第一版上面，被一項有關新頒的法令所佔滿，這個法令是禁止本地種植、發售、以及使用那含有麻醉性的大蔴葉摻在香烟裏吸食，以免發生毒癮。龐德以微帶奮發的心情，把本地新聞全都看過了以後，又看到了趣味版上面的各種雜文，裏邊有一段是替人推算運氣的，龐德照着把自己今天的運氣推算了一下，那籤文寫着：『恭喜！恭喜！閣下今日將有奇遇，得償心願。惟閣下必須嚴密注意，當珍貴機遇來臨時，閣下必須以雙手將其捕捉。』龐德微笑了。但他認爲所謂奇遇，不會指他今夜初到夏灣拿，就嗅到金鎗人史卡拉的踪跡。史卡拉在不在夏灣拿，甚至都難以確定。龐德追踪金鎗人，奔走於中美跟這加勒比海各處，已經有六個禮拜之久了。在千里達，他只差一天就可以追上金鎗人，而在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更只差幾小時，結果都『失之交臂』。現在，龐德快要踏進金鎗人的老家了，這夏灣拿是最後的一個搜索地，也是個具有非常危險性的地點，而且又是龐德所十分生疏的所在。所以，龐德不願意在夏灣拿那個老巢裏，搜着了金鎗人；他甚至對於到達當地後的搜查行動都不願意先作一下計劃。由於這一次的任務是十分的艱鉅，環境又如此的生疏，所以龐德這次對於身份的掩護是十分加强的。他在英屬幾亞那的時候就是持用英國的外交護照的。現在他更是英國外交郵件的特派信使，持有英國女皇陛下發給的雕刻諭旨，要到夏灣拿去取英國的外交郵袋，送回到牙買加。爲了裝得更神氣一些，他甚至還借用了有三百年歷史的大英帝國郵使徽章——著名的銀狗標記。一等到他在夏灣拿開始工作，當地的英國大使館就會對他發生了避難所的作用。比如說，他幹了金鎗人之後，他只要能搶先跑在追捕者前頭幾百碼，他就可以躲進大使館而使對方束手無策。至於事成以後，如何使龐德脫離夏灣拿，那就是那些英國外交官員們的事兒了。如果龐德能夠尋着金鎗人，如果能夠遵行情報處命令將金鎗人射中，如果龐德自己又能夠幸運地由射擊現場脫走，如果、如果、如果……龐德不再推想下去了，他回到手裏報紙的廣告欄上去看廣告。忽然間有一則廣告捉住了他的注意，這是一則典型的老牙買加廣告，上面寫着：

拍賣公告

五月廿七日星期三上午十時半在京斯敦市海灣街七七號舉行本公司依據牙買加，薩方拿馬市，情人巷三又二分之一號勃朗先生及其夫人所設定抵押權中之出賣權，將該處土地及其地上房屋出賣。該筆土地北界三鎖五桿（英制里程尺，一鎖等於二桿，一桿等於五•五碼——譯者註），南界五鎖一桿，東界二鎖整，西界四鎖二桿。北界與情人巷四號有掃界。上項尺度實際度量容有微差。

C•D•亞力山大股份有限公司　敬啓

地址：京士敦海灣街七七號

電話：四八九七

讀完了這一段廣告，龐德覺得眞無聊，就跑到那旅客信件留置處去看。依照習慣，這種候機室中央都設有一個信件架，預備來去旅客臨時有信件要給某人時，可以把它留置在這裏，讓收件人自己來取。龐德像往常一樣，總要到這種地方去瞧瞧，縱然他有生以來，從未由這種地方收到什麼信件的。在信架旁，他機械化地放眼搜索，那一疊疊信封都是按姓氏分別堆放着的，頭一字字母相同的放在一起。龐德的頭一字字母該是B，但B這一堆裏沒有他的信。至於他這一次所用的化名『夏馬克』——英國情報處本

身原是使用『萬國輸出公司』做掩護的，近來改爲『越洋財團公司』，而龐德則是『越洋財團公司』裏的『夏馬克』——照夏馬克的頭一個字母該是H，但在那一疊信件裏，也沒有夏馬克的名字。不過他仍然無目的地去察看其他的信封，忽然間他呆住了，連忙裝做若無其事的樣子，懶洋洋地向四周看一看。那一對古巴人是在他的視線之外，除了這一對以外，候機室裏就再沒有其他的人影了。龐德迅速地取出手帕包着了手，閃電一般攫取了那隻牛皮紙信封。那信封上寫的是：『留交由波多黎各乘英國海外航空公司過境旅客史卡拉親收』。把這封信在衣袋裏存好，龐德仍在信架前靜靜地站了一會兒，這才從從容容地踱進男廁所裏去。

鎖了廁所門，龐德坐在抽水馬桶上。再取出信封來看。信封是沒有封口的。裏面是用西印度航空公司的旅客留言單寫的寥寥數語：『十二時十五分由京斯敦來信已悉，自明日中午起，在S．L．M三又二分之一號之樣本將屬可用。』信末沒有署名。龐德禁不住暗暗一聲歡呼。『S．L．M』S是薩方，L是拿，M是馬，整個合起來，S．L．M不就是薩方拿馬市嗎？三又二分之一號不就是拍賣房地產的情人巷地點嗎？一定是的，一點沒有錯！最低限度，太陽星已經在拱照了。拾穗日報上面對於他本日幸運的占算不是很對嗎？嗯！他該孤注一擲，爲這一條線索冒一次大險！該像拾穗報占算命運上面所吩咐的『用雙手去捕捉』！於是他把那短信再熟讀一遍，然後小心地照原樣給放進信封裏去。他的汗水手帕在信封上留有一些濕漬。然而，這是不要緊的。在外面那麼狂熱的溫度裏，不消幾分鐘就會完全乾透。走出廁所，龐德仍然閒蕩着走向那信架。候機室裏仍是沒有人影，他便悄悄地把信再插回原處，然後踱向外邊的古巴航空公司櫃臺，把預定乘往夏灣拿的機票退了。又走向英國海外航空公司的櫃臺，查看班機

時間表。對的，今夜一時十五分，有由波多黎各起飛的班機經京斯敦，紐約，而飛向倫敦。龐德決定要叫個人來幫忙，他記起了此地牙買加工作站站長的姓名，於是就走向電話間，掛了個電話到不列顛高級專員辦公處，找魯斯勳爵講話。電話鈴響了一下，一個女性聲音來接：『我是魯斯勳爵助理，請問有什麼事嗎？』

這輕快的聲音聽起來彷彿很熟悉。但龐德仍朝話機說：『我可以跟魯斯勳爵談談嗎？我是他的朋友，由倫敦來的。』

那女孩子的說話聲突然有點警覺而緊張：『呃，我說，魯斯勳爵有事情暫時不在牙買加這兒。你有什麼話可以留下嗎？』她頓了一頓又說：『請問你方才說的尊姓大名是……？』

『方才我沒說過姓名，不過，妳要是不好意思問，我可以告訴妳，我是……。』

女孩子的聲音突然興奮地搶着說：『你，你不會是龐德吧？』

龐德笑了：『好傢伙！妳是馬姑娘馬莉是不是？天老爺！妳怎麼會在這兒哪！』

『眞是命裏註定該替你做事，會有這麼巧！我是聽說過你已經回來的，不過我以爲你還在病着或是什麼的。這眞是湊巧得離奇！喂！你現在在那兒打電話呀？』

『我在京斯敦機場。喂！親愛的！妳聽我講，我現在急於需要人手幫忙，我們等會兒再詳談。妳能把我的話速記下來嗎？』

『當然可以。等着！我拿鉛筆……好了！』

『頭一點，我需要一部車子。不管什麼車，只要可以裝着人跑的。其次，替我查一查，在佛郎姆—

—就在那薩方拿馬過去一些的城鎮——那西印度糖業公司的主管人是誰？妳還得替我弄一份那邊的詳細地圖，那種比例很大的地圖，另外請設法牙買加錢幣大約一百鎊的樣子給我帶來。再其次，妳得裝作一個沒有心思的人，替我到亞力山大公司去看看，那是個拍賣人，要拍賣的房地產今天的拾穗日報廣告上有說明。盡妳所能的對於那些房地產作種種探查。妳說妳是個很有希望的購買人。那房地產座落在情人巷三又二分之一號，妳詳細看一看那報紙。再其次，我要妳到那間名叫「摩根海灣」的旅社去，我打完電話馬上就會到那邊等妳，我在那邊過夜，我希望妳來跟我一起吃晚飯，我們彼此交換交換些秘密，直等到明早的太陽偷偷地由「碧山」爬上來爲止。妳能做這樣的通宵長談嗎？』

『那是沒有問題的。不過，我們彼此的秘密恐怕談也談不完呢！喂，我該穿的什麼服裝，請你告訴我。』

『喔，隨便那一種，只要是該緊貼的地方緊貼，該放鬆的地方放鬆，而且，扣子要少一點的。』

她放聲大笑：『你說這話，就等於讓我檢查了你的身份證那樣，證明是你本人，絕無錯誤了！好吧，我馬上就替你去張羅，大約晚上七點鐘，跟你在摩根海灣旅社見面。再會！』

龐德由那烤箱一樣的電話間裏衝出來，長長地呼了一口氣，又把濕漉漉的手帕沒頭沒臉地揩擦着。眞該罵！在〇〇組裏他往日的親愛女秘書，會在這兒見面！那一天，在情報處總部裏人們是說過，馬姑娘已經調到海外去了。當時他沒有再追問到底調到那兒去，那曉得她就調在此地工作！她爲什麼要調出來呢？很可能是因爲他被判定失踪之後，馬莉希望換換環境免得覩景傷心。但不論如何，在這兒相見總是太湊巧了！現在他有伴了，有個熟人了。拾穗日報眞是個好報紙！一邊腦子裏在深自慶幸，他一邊走

向古巴航空公司的櫃臺，取回了他的箱子，走出候機室，喊了一部計程車：說一聲『摩根海灣旅社』，便鑽進後座，讓疾馳的凉風由車窗外吹進來，開始把他一身吹乾。

這間羅曼蒂克的小旅館，就在皇家港口，而且是在那突出的斷崖頂尖上。旅館老板是英國人，一度也會在情報處裏工作過。他猜想得出龐德的工作，因此很高興地歡迎他，特地替他開了一間有冷氣調節的舒服房間，由這房間裏還可以俯瞰水平如鏡的京斯敦海灣全景。老板跟龐德攀談起來：『這一次的任務是什麼呢？是古巴問題，還是鑽石毒品走私之類？——這些都是近日的熱門生意呢！』

『我只是過境而已。有龍蝦吃嗎？』

『當然有啫！』

『你得老實點！給我留兩隻做晚餐，加白脫油燒烤。還給我弄一盆你們這兒貴得出奇的「肥肝」，好嗎？』

『絕對沒有問題。你是不是有什值得慶祝一下的事麽？來個香檳加冰塊怎樣？』

『好辦法！不過，我現在先得洗個澡，睡一回兒覺。京斯敦機場簡直是想謀殺我，只呆沒多久就叫我差不多給熱死了！』

龐德這一睡，到了下午六點鐘才醒過來。剛醒的時候，他一時不知道自己置身在何處。他茫然躺着，開始用心去記憶。替他醫病的那位門樂利爵士會經說過，他的記憶力暫時還會有遲鈍的現象。門樂利爵士給他所採用的治療，實在應該叫做『電刑治療』，地點是在肯澤的一座大公館，人們美其名把它叫做『復元之家』。那種治療說起來，會經使龐德心驚肉跳。在那三十天的治療期裏，龐德被用電流在腦

部『猛擊』了二十四次。後來門樂利爵士才說，如果他是在美國進行這種治療的話，頂多只被准許對病人『狂擊』十八次，絕對不得超過這個限度。剛剛開始治療的時候，龐德看見那隻又大又黑的電箱，跟那兩條『陰極』電線，眞嚇得要死。那黑色電箱就是供應電流的；那兩條『陰極』電線的末端各有杯形的接頭，是接在病人的兩邊太陽穴上的。龐德聽人說，在實施這種治療的時候，病人得用皮帶綁住在手術臺上，要不然，當電壓加上去的時候，整個人會抽搐着、掙扎着、甚至『綳登』一跳，彈離手術臺，被扔到地下去。不過，後來在龐德的記憶裏似乎並不如傳說的嚴重，因爲他一躺上手術臺，就被打了一針龐德所渴望的痲醉劑；而事後據門樂利爵士說，當電流通過的一刹那，龐德只不過眨眨眼皮而已，他的身體運動都沒有動。這一段治療時間過後，龐德所得的效果是十分奇妙的。尤其當那態度愉快、說話溫和的心理分析專家，對龐德解釋了蘇俄對他所施的是怎樣卑劣的技倆；以及龐德聽說起他的主管M曾經遭他的毒手的時候，龐德除了自己深感慚愧之外，對於蘇俄KGB的痛恨在心裏再度開始燃燒，而其燃燒的狂烈也完全恢復到了昔日的程度。進入治療所，接受治療六星期之後，龐德迫切地希望立刻回到原工作崗位上，去對那殘害他腦部機能以逞其卑鄙陰謀的俄帝特務，痛痛快快地算個賬！然而，他還不能被准許出院，他繼續接受了增强體力的運動與療養，同時還到警察隊的靶場裏做了好多次的手鎗射擊練習。終於，有一天，參謀長來看他了。參謀長跟他一起過了愉快的一天，告訴他何以要練習打靶，最後出示了情報處的命令，還給他帶來了M親筆所寫的向他致祝此行幸運的短信。最後是龐德激動地乘車到了倫敦機場，開始他的橫越大西洋的行程。

現在在這間名爲摩根海灣的旅社裏，龐德由床上起來，又洗了一次澡，換了襯衫，下面只穿着運動

褲跟凉鞋，慢步到了旅館的酒吧裏，那是緊靠海邊的所在。龐德叫了一杯大杯的加冰威士忌，一邊喝着，一邊看着鵜鶘在吃魚。喝完了一杯，又喝了一杯飲料水清了一下肚腸。心裏在奇怪，情人巷三號又二分之一那兒，到底有什麼『樣本』可看呢？所謂『樣本』實際上又是個什麼東西呢？他又怎樣才能向金鎗人史卡拉下手呢？尤其這最後一個問題，自從他接受這個命令起，就一直使他時刻擔心着。把這個淫惡萬端的傢伙『消滅掉』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然而，如果無緣無故地拔鎗向一個人射擊，或是毫無情緒波瀾而殺人，那是龐德所絕不喜歡幹的事。但如果先激怒對方，使對方引起打殺的動機，然後龐德也拔鎗應戰，而在應戰中殺了對方，龐德是贊成的；可是，對金鎗人這樣做法，無異是自尋死路，因爲金鎗人是舉世無匹的快鎗。左思右想，龐德認爲只好走着瞧，先看人家打的是什麼牌，然後再作決定。現在，首先要做的事，是該把自己的掩護身份弄清楚。那一本外交護照該放在馬莉那邊。由現在起，龐德該是『越洋財團公司』的『夏馬克』先生。這個公司的招牌，意義很含混，正好掩護着廣泛的人類活動。龐德既然變做了夏馬克先生，他的業務就該是跟那西印度糖業公司有關，因爲除了凱撒鐵礬土公司以外，在那比較偏僻的牙買加島西部，只有西印度糖業公司可以作爲利用的藉口。不過，那兒正在進行一個所謂『尼葛列』地區發展計劃，那是打算在那島西海灘上建立一個全世界最偉大的海水浴場。計劃裏的第一步是建築一座叫做『雷鳥』的大旅社。龐德可以充做一個有錢的濶佬，到那兒去找建築基地。如果拾穗日報上面推測每日休咎的玩意兒是有點意思，而龐德又眞的在那富有羅曼蒂克意味的『情人巷』裏遇上了金鎗人的話；那將是像中馬票那樣，會使人拍案叫絕的神話故事了！

落日如燎原大火在西方天際燃燒着，但短短一刻就熄滅了。方才像是被燒得熔化了的火海，此刻也

開始冷却起來，在淡淡月光底下映出一片銅青色。

有一隻光裸的玉臂，帶着『青蘿』香水的香味，像柔蛇一般把麗德的脖子給繞了起來；同時有兩瓣溫暖的嘴唇吻着麗德的嘴角。當麗德伸手想去抓那玉臂的時候，一種帶着喘息的聲音說：『呵！麗德！我眞是情不自禁了！又能跟你見面，是多難得的一件事喲！』

麗德一手輕輕托着那溫柔的下巴，讓她的嘴微微仰起，然後在那半開的嘴唇上吻了下去。『馬莉！』麗德說：『爲什麼以前我們從沒想到來個親吻呢？在那以往三年的一起工作時間裏，老是讓辦公室那扇門在妳我之間攔阻着！我們早該想到了彼此的相愛，是不是？』

她站立着，跟麗德稍爲拉開了一點距離。那金黃色的頭髮像隻罩鐘，擁抱着她的後頸。她跟以前一點也沒有變。臉上也仍然只施了淡淡的化妝，只是被這兒熱帶炎陽晒得白裏透紅。在紅顏上面的一對碧眼，此刻映着月光，更反射出了她的坦率，而這種坦率，當以往共事的日子裏，彼此爲着公務上的問題而爭論的時候，會使他感到過相當的爲難的，而今却變得更加可愛了。她那一身亭勻的骨肉，仍然放射着美麗的光彩，由那豐滿的嘴唇所展開的廣潤無垠的微笑，在沉靜裏顯得十分激動。不過，她身上的衣著，却與以前不同了。她不再是往日在總部裏所穿的那種嚴肅的衫裙，而是一套連裙的長服，桔橙色的布料上面印着數不清的海螺緋紅內殼。頸上有一串珠圈。高胸豐臀，一身衣服包得緊緊地。麗德目不轉睛的向她上下打量，她報以微笑說：『扣子是在後面。這是熱帶工作站的標準制服。』

『我猜這種衣飾一定是總部特別發明的。那一串珠鍊裏一定有一顆珠暗存着自殺毒藥。』

『自然有的，只是我不記得是那一顆珠。所以，到時候我恐怕必需把整串珠鍊都吞下去。不過，現

在我想吞的不是這珠鍊而是台克利甜酒，我可以來一杯嗎？』

麗德給她叫了一杯台克利，然後說：『眞對不起，馬莉！我近來眞有點變得不够靈活了，時常有茫然之感。會在這兒遇見了妳，眞是我的大幸！嗯，現在妳先告訴我有什麼新聞。魯斯到底在那兒？妳到這兒來工作有多久了？我從來沒看見過妳穿制服。我吩咐妳的那些瑣事，妳替我辦了沒有？』

甜酒送來了，馬莉細酌了一口。麗德記得她一向很少喝酒，更是從來不抽烟的。麗德自己又叫了一杯酒，心裏覺有點不應該，因爲這是他的第三杯大杯酒了，而馬莉還不曉得，馬莉甚至不知道這種大杯子等於普通酒杯的兩倍。想到這兒，麗德又點了一支煙。對於香煙，麗德是想限定毎天二十支的，然而此刻也已經超過了大約五支。因此他又或的照邊選數出個時却高。把務現在已經一步步接近高潮了，在這次治療跟受訓練的時候所接受的那一套嚴格規則，由現在起他必需絕對的去認眞遵守。香檳酒自然是不在此限。他很高興此刻有這種自覺，而這種良心自覺自然是由馬莉給他喚醒的。這一點是他自己所料想不到的，因而他又感到十分驚奇。

馬莉知道麗德在方才所問的幾個問題裏渴望回答的却是那最後一個問題——交辦的事進行得怎樣了？所以她也就先答覆這些問題。她伸手到那用扁草編製而帶有金色鍊子的手提包裏，取出了一隻厚信封交給麗德，同時說：『這是你要的牙買加錢幣，大部份都是一元的舊票子，也有一部份是五元的。該算是我借給你的呢？還是撥爲公賬開支？』

『算妳借給我的，好吧？謝謝妳！』

『車子已經停在外邊了。你記得魏詩傳這個人嗎？我坐來的就是他的老「日光」牌車子。他的車子

賣給了工作站，站裏交給我使用。油箱裏已經灌滿了油，雖然是老車，開起來却輕快得像隻飛鳥，在佛郎姆的糖業公司最高負責人是個名叫湯尼的人，曾在海軍裏呆過，是個好人，有個好妻子，也有幾個好孩子，他的職務也是頂不錯的。在他那邊所發生的問題是蔗園的被人放火焚燒等等諸如此類的小叛亂事件，其中大多數都是使用向古巴買來的鋁熱炸彈。古巴的製糖，正是牙買加的主要敵手。由於颱風佛羅娜的肆虐以及暴雨的打擊，古巴的甘蔗今年收穫量大約只有三百萬噸，而且收成時間也要延遲。』她快樂地微笑着：『這並不是什麼機密消息，你只要讀讀拾穗日報就知道了。所以，這是值得卡斯楚（古巴的親共政權首領——譯者註）不怕麻煩而想盡辦法來破壞別人的甘蔗生產，以保持他的糖在世界市場的價格，使他跟蘇俄交易的時候取得有利的地位。卡斯楚只有糖可以賣，而需要糧食却極迫切。美國人把麥子賣給蘇俄，蘇俄又把它轉賣了一部份給古巴來換糖，卡斯楚就靠這些麥子來餵古巴的蔗農。』她又笑了一笑：『這眞是個傻買賣，是不是？我想卡斯楚這種做法不可能維持得很久的。蘇俄在古巴的飛彈玩意兒，大約要花到好幾十億錢，爲了要維持這些基地，蘇俄的金錢與物資要不斷地向古巴傾倒進去。所以，我不禁想起了，卡斯楚的變成巴鐵斯達第二的日子，已經不遠了。蘇俄一旦撤出古巴，卡斯楚也就苦了。古巴是個天主教徒衆多的國家，人們認爲這次佛羅娜颱風是上天給予的一次最厲害懲罰，這一次颱風，橫掃古巴全島，一天又一天，一直連續了五天五夜。這種慘烈情形是自有颱風以來所僅見的。天主教徒們認爲這是個極爲惡劣的兇兆，完全暗示了卡斯楚政權的命途。』

龐德欽佩地說：『馬莉！妳眞是個寶貝，妳一定做了不少自習的功課了！』

馬莉的眼睛直向他逼視着，有意撇開他的恭維似地說：『這種資料，在這兒生活的人，隨地都可以

俯拾即是。工作站裏尤其搜集得十分豐富。我以爲你一定喜歡聽聽有關於佛郎姆方面的情形，而我方才所講的，正是說明了何以西印度糖業公司的蔗園會被人焚燒掉。至少在我們工作站方面的看法是如此的。自然，關於糖的貿易，全世界正像一局奇妙的棋賽，大家都在挖空心思爭取所謂糖業前途。美國希望世界糖價下跌，使古巴經濟受些打擊，然而，世界對於糖的消費却不斷增加，而古巴受颱風影響產量又正好減少，古巴本身更努力破壞牙買加的糖產量，使糖在世界的供應量少之又少，因而糖價提高，增加古巴自己的收入。』她又啜了一口甜酒：『這講的都是有關糖的事兒。說到佛郎姆的最高負責人湯尼，跟我們的關係可以說是相當的密切，因而彼此也十分友善。湯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曾經在海軍情報單位裏擔任過突擊隊之類的工作，所以他對於情報工作這一行也頗爲內行。至於我用的那部車子，雖然年齡大一點，跑起來也滿快的，最低限度不致使你失望。它的外表是曾經有意使它變成破破落落地，這樣才不至過份引人注目。你要的地圖我也已經替你放在車子前面的手套盒裏了。』

『好極了！現在我只剩下了末一個問題了，這個問題談過後，我們就可以一起去吃飯，順便談談彼此相別後的經過了。不過，在談起我的最後問題之先，我想問問，妳的頭兒魯斯，到底是到那兒去了？』

馬莉神色不由轉成了憂愁：『告訴你實話吧！他的情形，我實在知道得不淸楚。他是上個禮拜爲了某種任務到千里達去的。據說是去查訪一個叫做什麽史卡拉的人，這人是本地的保鏢鎗手之類人物，但我對於這人可不知底細。當然，總部方面一定有充份的理由要魯斯去跑一趟的。』她憂鬱地笑笑：『我在這兒只是做我的單調工作，沒有人跟我談些有趣的事。噓，魯斯爵士照說在兩天之前就該回來了，可

是到現在仍然消息杳然。我本該發出「紅色警號」，但我却被囑咐再等他一個禮拜。』

『嗯，他不在我倒覺得高興，因爲我寧可跟他的助手相處久一些。好了，談我的末了一個問題吧！我問妳，這兒的情人巷三又二分之一號到底是個什麽玩意兒？妳是不是已經攪淸楚了它是什麽所在？』

馬莉突然滿臉緋紅：『你還問呢！叫我去查這件事眞是你的好差使！我査過亞力山大公司的地址，不是個商業性的機構，因此我最終不得不去那特別支部去問。此後我實在沒有臉面再到那邊去了，天曉得他們要把我當作什麽樣的人！那個場所根本就是個……就是個……』她扭一扭鼻子：『是薩方拿馬最著名最無法無天的地方。』

對於馬莉的窘態，龐德不由大聲發笑。他以帶有虐待狂的心情取笑着她：『妳是說，那兒是一間妓女戶嗎？』

『龐德！做做好事，別對我這麽殘忍好不好？』

第五章

牙買加的南方海岸，可不像北方那麽美麗。由於它是由京斯敦到薩方拿馬一百二十哩的公路所經，海岸到處被挖砍得七零八落。馬莉堅持着要跟龐德一道走，說是可以負責帶路，萬一車胎破了也可以幫忙換車胎。龐德沒有異議。

由京斯敦出發，一路經過西班牙鎮、梅盆城、鱷池市、黑河鎭，在白宮驛吃過午飯，又繼續前進。炎陽當空，沿路都是空曠得毫無遮攔。一直到了下午四點鐘左右，公路筆直地穿進小別墅叢立的地帶，每座別墅都有一片草地，種着紫茉莉，有的還築有百合花的花床。這些淸幽的畫面，預示着前面將有一座美麗的海岸小城，本地土語稱它做『薩方拿馬』就是『美麗』的意思。

除了靠海的一部份老市區以外，薩方拿馬並不是一座典型的牙買加城市，也不是非常吸引遊人的場所。這些小別墅，都是糖業公司建給高級職員住的，蓋得端莊而又嚴肅。那筆直的小街道，更特別顯示了它是一九二〇年左右所興建的一羣最具『非牙買加』風味的建築物。到了第一座修理兼加油的車廠，龐德停下來，加了油，另外雇了一部車子讓馬莉回去。龐德沒有告訴馬莉，他這次來加勒比海地區的眞正任務。當他不着邊際地只說此行跟古巴有些關係的時候，馬莉也沒有多問些什麽。龐德說他一有可能就隨時會跟馬莉連繫，而且一等到這兒的工作完畢也就會馬上回去找她。於是，彼此像只談公事不涉私情似地分開了。馬莉又在絕塵飛馳着，而龐德則把那老爺車緩緩地駛向海邊。照地圖他找到了情人巷。

那是由碼頭彎彎曲曲通向中心區的一條狹巷，兩旁不少倒塌的店屋。龐德在那兒兜了幾圈，把地形弄清楚，然後把車子停在一處沙岬上，那兒有幾條小漁舟，因漲潮而被高擱到沙灘上來。龐德把車子鎖了。裝作閒蕩的樣子，踱進了情人巷。巷裏來往的多半都是窮漁民。到了一間充滿醬油味的小小雜貨店前，龐德買了一包香煙，順便借問三號半那間屋子在那兒。店裏的人向他投了個有禮貌而又帶着好奇的眼光說：『沿巷子還要再走下去，大約有十來碼遠，靠右邊一間大房子就是。』龐德沿着對面沒太陽的一邊踱着方步，一邊用指甲挖開了煙盒的錫包，好整以暇地點了一支煙，來加强他的姿態——一個孤獨的遊客在尋訪牙買加的古舊角落。走過了十來碼，果然右邊有一幢唯一的大房子。他故意停下來，打了幾次打火機，裝作點火點不着的樣子。

這幢房子一定會有過顯赫的時代，也許會作過什麼富商的私宅。房子分上下兩層，有四面可通的陽臺。屋頂是銀色木瓦，整座建築也都是木質的，窗框上面的雕飾物大部份都已破落，上下兩層的百葉窗大都緊閉着，而百葉窗上面的油漆大半都已剝落無存。屋子前面有一羣脖子脫毛脫得像兀鷹一樣的雞子，在無事忙地啄着。草地上還有三條牙買加土狗，都瘦得像狗骷髏，牠們有的在地下爬抓着，有的在咬着看不見的蚤子，偶爾抬起懶洋洋的眼睛，向對街的龐德瞧瞧。屋子旁邊有一株高大的橡樹，正長得枝葉參天。龐德心裏想，這棵樹大約跟這幢屋子有同樣的年齡——至少都有五十歲了。在那精緻的樹影裏，有一個少女坐在搖椅上看雜誌。她與龐德的距離大約有三十碼，遠遠看去，覺得她很渺小但很美麗。龐德繼續在對街向前踱進，直到屋角遮住了那少女，才又停下來，對屋子作個更眞切的端詳。

大門前有幾層木製臺階，前門是打開着的。這條街上很少屋子有釘門牌的，但這幢屋子前門門楣上，卻端端正正地釘了一塊塘磁門牌，藍底白字，清晰地顯出號碼『三又二分之一』號。大門兩邊各有一扇寬濶的大窗，左邊大窗的窗門是關着；右邊大窗打開，窗上是兩個單扇上下拉的玻璃窗門，玻璃上積滿了灰塵。由這個大玻璃窗可以望見室內，內部擺設着不少桌子跟椅子，靠後邊還有一隻展覽菜式的玻璃櫃臺。大門上掛着一面招牌隨風在搖蕩着。招牌上面的字已經被太陽照得『夢鄉咖啡室』幾個字。右邊窗戶周圍貼滿了廣告，『紅條』牌啤酒啦，『四A』牌香煙啦，可口可樂啦。還有一張手寫的廣告，上面是『SNAX』幾個字，下面是一行『新鮮熱雞湯，每日供應。』

龐德由對街走過來，踏上大門階級，拉開掛在門上的珠簾，直向那玻璃櫃臺走過去，細看着櫃裏陳列的菜式。那是一盤看起來乾燥燥的薑餅，一盤油脆香蕉片，另外就是些甜食。忽然這時外面響起了脚步聲，在邊院的那個女孩子進來了，珠簾下垂的珠串在她身後輕輕地彼此互碰着。一看她的樣子，就知道是個帶有輕微黑人血統的白人（白人血統佔八分之七，黑人血統佔八分之一，這叫做奧克拖龍。）在龐德的印象裏，她是很美的。她的眼睛帶褐色，眼角微微向上翹，一頭黑髮像是烏絲。（龐德忽然記起來，這眼睛跟黑髮，似乎又說明了她的祖先裏也有些中國人的血統。）她身上穿的一件洋裝，是令人震驚的桃紅色，但這顏色卻跟她的淡咖啡色皮膚很相襯。她的腰肢纖小，她的足踝圓細，她帶着有禮貌的微笑，眼睛風騷地一瞟：『晚安！』

『晚安！』龐德說：『我可以叫一瓶紅條牌啤酒嗎？』

『當然可以。』她走向櫃臺後面。當她俯身去開那冰箱的時候，她的低胸向龐德作了個短瞬的暴露

。取出了啤酒，她用膝蓋把冰箱門輕輕給推回去，靈巧地開了啤酒瓶蓋，把酒瓶放在櫃臺上，旁邊就有一隻看似清潔的啤酒杯。『一塊六毛錢。』她說。

龐德付了錢。一陣鈴聲，她把錢投進收銀機裏去。龐德拖了一張高圓櫈子，在櫃臺前坐了下來。她把雙臂擱在櫃臺上，面對面瞧着龐德。『是過境的麽？』她問。

『可以這麽說。不過，我在昨天的拾穗日報上看見此地有塊地皮要出賣，所以我想來看看。這兒的房子還不錯，是妳的財產嗎？』

她大聲笑起來。她笑得這麽放肆，實在是太可惜！因爲她是個很嬌美的女孩子啊！不過，她也是個令男人當心的女性，因爲她的牙齒由於吃甘蔗的緣故，已經被磨得又尖又厲。她在大笑之後接着說：『我是多想望有這種日子呀！我本來就是，嗯，本來就是一種經理人才嘛，……閒話休提，我告訴你，我這兒有咖啡還有——可能你已經聽說過——還有別的使人喜歡的東西。』

龐得有點迷惘地瞧着她：『什麽東西呢？』

『女人！你懂不懂？我這兒樓上有六個房間，非常乾淨。只要一鎊錢就可以。現在是莎娜在上面，你要會會她嗎？』

『謝謝妳，今天可不行。今天太熱。呃……妳這兒難道只有莎娜一個人？』

『還有琳黛，不過這會兒琳黛已經有人了。琳黛是大蘿蔔，要是你喜歡大蘿蔔的話，她在一個半鐘頭之後可以接你。』她回頭瞧一瞧壁上的鐘：『到了六點鐘以後，這兒就會涼快不熱了。』

『我寧可要像妳這樣的女人。妳叫什麽名字？』

她吃吃而笑：『如果不是爲了愛情，我是不幹那種事兒的。我已經告訴過你，我是這兒的經理，人們叫我「野花」。』

『喔？這個名字很不平常。妳怎麽會起了這個名字呢？』

『我媽生有六個女孩子，每一個都是用「花」起名的。我大姐叫蘭花，二姐叫梅花，三姐叫李花，四姐叫桃花，五姐叫蓮花。到了我出生，我媽一時想不出有什麽好花名，所以她就隨便叫我做「野草閒花」。』她停下來等龐德發笑，可是龐德沒有笑，因此她又接下去說：『後來我到了上學校的年齡了，同學們聽說我名叫「野草閒花」，個個笑得要死。老師也認爲我的名字大概是名錯了，所以他們就替我改掉。其實也不是什麽改，只是把四個字縮短成兩個字罷了。因此我就成爲「野花」到現在。』

『唔？野花？嗯，這名字聽起來還不錯，很有藝術的味道。我的名字是馬克，我姓夏。』

她忽然記起來似地說：『馬克？馬克是聖經馬可福音的作者，他是個聖人呢。你也叫馬克，莫非你也是聖人？』

『唔？我的名字被人這樣的取笑倒是第一回。我告訴妳，我是到佛郎姆有點事兒的。我喜歡牙買加島的西部，我想找個出租的地皮。不過，我希望有比這兒更靠海的地點。這恐怕得麻煩我的雙腿再多跑跑也許可以找到更合意的所在。呃，妳這兒的房子可以租給人家過夜的嗎？』

她忽然想起來似的說：『唉！當然可以！不過，你住在這兒也許會覺得很吵。我們這兒的客人，有時候喝酒會喝得稍爲多一點。而且這兒的自來水也不太多。』她向前更傾近龐德，說話聲音也放了很低：『我本不該勸阻你租用這座屋子，這屋子的屋頂都壞了，你說不定得花整百整千的錢來修理它呢！』

『唔？妳告訴我這些，足見妳眞是個好人。不過，我不知道這間房子爲什麽要賣，有警察找妳們的痲煩嗎？』

『警察問題還不頂嚴重，因爲我們表面上在這兒經營得很高尙。不過，你是看過拾穗日報上面的廣告的。廣告上的那位勃朗先生也就是這間咖啡店的老板，你注意到了廣告上在勃朗先生後面加上的一句：「及其夫人」麽？』

『是的，我看到了。』

『「及其夫人」自然就是指他的太太，是不是？這位勃朗太太原是英國國教，但她却跟天主教結不解之緣。這一幢屋子他們似乎不想再保留，縱使這幢房現在還在經營生意，他們還是要賣掉。他們的教堂就在這條巷子過去一些，那教堂屋頂的損害情形大概跟這間屋子差不多，所以勃朗太太有了一石兩鳥的打算：賣掉這幢屋子，就不必替這幢屋子修屋頂；賣得的錢，勃朗太太自然分了一部份，她就把分得的錢，去修理他們的教堂屋頂。因此，勃朗太太不斷地罵勃朗先生，要他趕快把這屋子賣掉。』

『眞可惜！這兒看起來眞是個好地方。那麽，這間店結束了之後，妳怎麽打算呢？』

『我大約要到京斯敦去，跟我的一位姐姐一起生活。也可能到一間大百貨店裏去工作，可能是那間伊莎百貨店或是那間納森百貨店。』她的眼睛裏充滿了自己反省的神色：『薩方拿馬是個好地方，但我恐怕不能再留戀它了。這兒的人們都很好，這情人巷尤其美麗。巷頭巷尾都是我的朋友。這是一種很好的……呃，很好的……』

『很好的環境，是不是？』

『對！的確是個好環境。它代表着古老的牙買加，好像我們都生活在古老的日子裏那樣。每個人彼此都十分友愛，只要一方有困難，對方就踴躍地給予幫助。比如說吧，那些小姐們，假如遇到了一個常客，這個常客是個好人而又正好處在手邊拮据的情形時，小姐們就會對他來個免費招待的，這也許會使你感到驚奇，對不對？』她的褐色眼睛帶着詢問的神色瞅住了龐德，似乎在說這麽强烈的暗示，龐德該不至於不瞭解吧？

『這些小姐們可眞太好了！不過，在做生意的立場看來，却未必行啊！』

野花又大笑：『這兒不是做生意的啊！馬克先生。至少在我主持這兒的時期裏，不是當做生意來作的。這是一種「公共事業」，就像自來水、電燈、衛生院、國民學校、或是……』她突然停住，回頭又去瞧一瞧那時鐘。現在正是五點四十五分：『喲！我們只顧說話，我都把阿祖跟阿梅的晚飯給忘了！』她走向窗戶，撮起嘴唇吹了一聲口哨，立刻有兩條黑影，由大橡樹那邊直竄下來，撲進窗子，像兩股黑旋風，在廳子裏追逐飛旋。原來是兩隻大鳥，牠們的翅膀鼓動空氣呼呼作響，同時發出金屬的鏗鏘之聲，却是牠們的叫聲，這種叫聲恐怕是全世界鳥類的獨一怪聲。一陣飛翔之後，毫不怯人地就在櫃臺上龐德伸手可及的地方停了下來。傲慢地昂首濶步，在櫃臺上走來走去。那圓溜溜的金色眼睛，不屑地瞧着龐德。嘴裏的叫聲這時又變成了像銀笛的尖聲，刺人耳朶而且使人遍身發冷。這種叫聲嘯起的時候，怪鳥自己也毛鬆羽竪，把自己身體抖散比先前大了兩倍。

野花回到櫃臺後面，由自己手提包裏取出了兩隻銅錢投進收銀機，搖了一陣鈴聲，然後由玻璃櫃裏把展覽的薑餅拿了兩塊出來，撕成小塊，餵給牠們吃。兩隻怪鳥當中，一隻比較小一點兒，大概是雌鳥

，野花總是先餵這隻雌鳥一小塊，然後才給那隻雄鳥一小塊。兩隻鳥貪吃地由野花手指頭中間把食物攫到，然後用脚爪把它按在櫃臺上，再用嘴巴啄扯了更細小的碎片，吃了進去。一下子兩個薑餅吃光了，野花在責罵牠們兩太兇，啄痛了她的手指頭；但兩隻怪鳥却把櫃臺面啄得一個白點一個白點地，似乎很好玩的樣子。野花拿了一塊布，把臺上白點揩抹掉，一邊對龐德說：『我知道本地人把牠們叫做牙買加黑鳥，但我却叫牠們做「喀令」鳥，這是一種非常友善的鳥兒。別人喜歡蜂鳥，認爲蜂鳥是牙買加的象徵，我却只愛這種喀令鳥。別嫌喀令鳥外表不美麗，牠們是頂好玩的，而且跟我也頂合得來。牠們似乎自己也知道這一點，所以對我也特別刁皮。』這時兩隻喀令鳥的眼睛都儘瞧着玻璃櫃裏的餅，嘴裏叫着，分明在抱怨爲什麼牠們的晚餐這麼快就結束了。龐德拿出了兩個辨士，交給野花：『這兩隻鳥兒的確很好玩，就跟機器玩偶一般。讓我請客給牠們再吃一頓吧！』

野花把錢給放進收銀機，又是叮鈴一聲，然後由櫃子裏再拿出兩塊餅來，對牠們說：『嗨！阿祖跟阿梅！你們聽着：這位正人君子已經對待野花這麼好，現在又對待你們這麼好，所以，你們不應該再啄我的手指頭，也不應該再把臺子弄得亂七八糟地，要不然，他一生氣，就不再來看我們了。』野花於是又開始餵這兩隻鳥，餵了還沒一半，她忽然用一邊手撫着耳翼在注意聽。原來頭頂的樓板有些輕微的吱嘎聲，接着，有一陣靜靜的脚步聲走向樓梯那邊。野花的活潑面孔突然緊張起來，悄悄對龐德說：『琳黛的男人要下來了，他是個有錢有勢的人物，又是這兒的常客。不過，他不喜歡我，因爲我不肯跟他來那麼一下。所以，他也許會來這兒說些無禮或是粗俗的話。同時，他又是頂討厭我這兩隻喀令鳥的，他說這兩隻鳥太吵。』野花說着就『噓！』『噓！』地去趕那兩隻黑鳥，要牠們飛到窗外去。然而，兩隻

鳥兒認爲那些餅還只吃了一半，沒有中途走掉的道理，所以牠們在空中翻飛兩圈，又在櫃臺上停下來。

野花幾乎用哀求的口吻對龐德說：『拜託你看在我的面上，不論那個人下來嘴裏講些什麼不乾不淨的話，你都只靜靜坐着，別惹他，好不好？這個人是最愛惹事生非的，你越沉不住氣他就越高興，而且……』她忽然頓住，然後換了完全商業化的口吻：『你要再來一杯紅條牌啤酒嗎？先生？』

龐德本來是用右手支着下巴，靠在櫃臺上的。此刻霍地把右手在櫃臺上放平，身子同時向後坐直。他的肚皮上，感覺到了那支PPK（手鎗）正安然揷在左邊腰帶裏。他右手的手指不由自主地微微彎曲着，作着抓握鎗把的準備。他的左脚本來是踩在櫈子下面的横桿裏，此時也早已放下來，使雙脚踏着實地。『當然再來一杯，還用說吧？』龐德回答野花的話，同時用左手把衣襟的扣子解開，也是用左手取出了手帕來揩着面孔，一邊又說：『眞熱極了，在六點鐘以前，他媽的閻羅王就不肯把陰風放出來！』

大廳一邊有一扇小門，通往樓上的樓梯就在小門裏，小門上懸的珠簾，此時颼地一聲被向兩邊拉開，陰暗裏傳出聲音來：『我就是他媽的閻羅王！你要吹吹我的陰風麼？』

龐德緩緩地轉頭，這大廳裏已經浸沒着暮色，在陰濛濛裏有個高個子已由小門裏出來，徐徐向他走近，這人手裏提了一隻小皮箱，穿的皮鞋一定是橡皮的鞋跟，走起路來沒有一點聲響。他走到離龐德不遠處把小皮箱放在地下，繼續向龐德走過來。野花在櫃臺後面不安地退走兩步，『拍』地一聲一按開關，廳壁上燈座長了銹的六七盞壁燈，一齊亮了起來。

龐德泰然自若地說：『你把我嚇了一跳。』

高個子在龐德旁邊的櫃臺上一靠，龐德心裏很明白，這人就是踏破鐵鞋無覓處的金鎗人史卡拉。英

國情報處那一份紀錄上，對他的描述，一點沒有錯。只是沒有刻畫出他的予人陰森森的威脅感，他的肩膀非常的寬濶，他的腰却十分瘦小，他的眼睛寒冷而堅定。現在他正以這一對眼睛，帶着不感興趣的神色，打量着龐德。他身上穿的是一套黃褐色西裝，單排扣，剪裁得十分考究。脚上匹配着棕色白皮鞋。他的高級白絲襯衫沒有打領結，只用一隻金別針別在領口上。那金別針就是一隻手鎗的形狀。像這種通體非金即黃的色調，照理說該是有點戲劇化的打扮；然而，由於這人的風度自然，所以並不使人有這種感覺。

『嚇了一跳麼？』金鎗人說：『我還沒眞的使你跳呢！我時常叫人一跳，然後開鎗把他的雙脚給打掉。』

他說的是英語，沒有外國人的口音。

龐德回答說：『喲，聽起來，你這手段好像是太激烈了一點。這不會只是爲了好玩吧？』

『最近一次，我是爲了五千元美金。看樣子你似乎還不曉得我大爺是誰，那位「冷貓」沒告訴你嗎？』

龐德瞧着野花，野花文風不動地站着，兩手直垂。『她？她爲什麼得告訴我呢？』龐德說：『我又爲什麼一定得知道呢？』

忽然金光一閃。一支華燦燦金鎗，已經伸着死冷冷的鎗管，直指龐德的肚臍部位：『就憑這個，你必定得知道我是什麼人物！你是個生面孔，你到這兒來幹嗎？是湊巧到薩鎮來的斯文賊嗎？還是特地尋到這三號半來？你是便衣刑警嗎？還是跟警界有來往的朋友？』



『堪末那！』（德語『同去』，第二次大戰中德軍向盟軍投降時常呼此語，故亦諧指『投降』——譯者註）龐德喊着，舉起了雙手。做着幽默的投降姿態，但只一會兒就把雙手鬆放下來，自己轉向野花：『這位大爺究竟是誰？是想獨資買下牙買加的富豪呢？還是由馬戲團裏逃出來的窮小子？問他喜歡喝什麼酒吧！不論他是什麼人物，他露了這一手，的確是個好表演，值得我請他痛飲一下的。』

龐德知道金鎗人稍爲一動指頭，子彈就會迸射而出。自己也以閃電手法拔鎗嗎？但他立刻看見一幅慘像——自己在地下打滾，想去拔自己腰間的手鎗，却覺得右手毫無力氣……

野花的美麗面孔已經失去了美麗，而且簡直變成了骷髏頭。她兩眼凝瞧着龐德，嘴巴呆張，却說不出話來。她喜歡龐德，但她也知道龐德這樣做法必死無疑。那

兩隻喀令鳥，彷彿已經嗅到了死的氣氛，連忙振翅一衝，帶着高聲尖叫，向窗口疾飛，像黑夜逃賊，急急要穿窗逃走。

突然兩聲連珠鎗響，震耳欲聾。阿祖跟阿梅，在紫羅蘭色的暮靄裏，像開花彈似地一路毛血翻飛，由廳子一直散落到外面的街心去。

廳子裏死一般的沉默。龐德動也不動，保持原狀凝坐着，以便等候這場緊張高潮過去後再放鬆自己。然而，緊張的高潮却不肯就這樣過去，因爲野花忽然怪叫一聲——似是在無法語言中被逼迫而出的一種怨憤，又似是包括了千句萬句的臭罵與詛咒——她拿起了給龐德喝的那瓶紅條牌啤酒，用盡畢生氣力，朝那空廳子摔出去，隨着而來的是一陣玻璃撞碎聲，然後，野花搖搖幌幌地跪倒在櫃臺邊地下，歇斯底里地强抑住了痛憤而低哭着。

龐德鎮靜地把杯子裏的餘酒喝乾，然後慢慢地站了起來，打算由金鎗人面前走過，繞到櫃臺後面去。正當他剛跨一步，就要越過金鎗人身前，金鎗人伸出左手，並沒有什麼力氣地一拉龐德上臂，一邊舉起鎗管，湊進自己鼻孔，美味無窮似地吸聞着，那褐色眼睛的神色恍惚不定。『朋友！』金鎗人說：『死神的味道實在是很特別的。你要不要也聞聞？』說着便獻上那金光四射的鎗管，像是向龐德呈獻一朶玫瑰花似的。

龐德屹立如山，靜靜地說：『請講究些風度，抓住我手臂的貴手最好請放開！』

金鎗人雙眉高高揚起，那平板而沉濁的目光似乎第一次正視着龐德。

抓住龐德的手，果然鬆開了。

龐德繞過櫃臺角，走到櫃臺後面去。當他走到櫃臺裏邊跟金鎗人打個照面的時候，發現此刻金鎗人却以有點好奇又有點藐視的眼光瞧着他，他停住脚步。野花的哭聲變成了急速的抽搐，隨時有一口氣回不過來的樣子，也隨時有因過份抑制而突然變成瘋人的可能。外面街上傳來擴音機播送的『加力騷』唱片。

龐德瞧住金鎗人的眼睛。『我早已嚐過死神的味道了。那時他們給我喝的是柏林最好的陳年葡萄酒。時間是一九四五年。』龐德帶着友好的而又有點諷刺的微笑：『不過，我認爲你是太年青了，可不能嚐那種味道。』

走到了野花身邊，龐德也跪了下來，朝她臉上左右猛刮了兩掌，野花發直而失神的眼睛，這才回復了感覺，抬起淚痕斑斑的面孔，奇異地瞧着龐德。龐德站起來，在那近旁洗水盆邊抽了一條毛巾，在自來水龍頭上醮濕了，然後又俯身，一手摟住野花的頭，一手溫柔地替她把臉孔抹乾淨，扶着她站起來，把櫥架上她的手提包給取下來交給她：『把臉上再打扮打扮，野花！是生意快要上門的時候了，女經理可不能這副臉相的。』

野花接過手提包隨手打開，她的眼睛望了一下龐德後面櫃臺外邊的金鎗人。這是由金鎗人開鎗打鳥起，直到此刻爲止，野花第一次舉眼正瞧着這個淫魔。她咬着牙齒在低聲狠咒，狠咒中又不時滲雜了對龐德說的話，因爲她聲音說得非常之低，只有在跟前的龐德可以聽得淸楚。她說：『我要狠狠地報一下仇！桔子山上有個懾魂婆婆，她的符咒是最靈的，我明天就去找她！請她好好地替我紮個草人，一針一針地釘死，不用多久，就要見效的，連他自己都不知道是那一路神爺在暗地裏觀揍他！』由手提包裏拿

出了鏡子，她開始重新化粧。龐德在後面褲袋裡取了票夾子，數了五張一鎊的鈔票，塞進野花打開着的手提包裏去。

『別把今兒的事記在心上。拿這些錢去買一隻金絲雀，裝在籠子裏給妳做伴。也許以後還會有脊令鳥飛來的，到那時妳再放些食物在外面餵牠們罷！』拍了拍野花的肩膀，龐德回身開始由櫃臺後走出來，走到櫃臺前金鎗人身邊，他站住了對金鎗人說：『你方才的鎗法表演，可以算是一種超越的神技，要是在馬戲班裏可要贏得滿堂采呢！』（龐德故意又加上『馬戲班』這些字眼，因爲金鎗人是馬戲班出身的。）『不過，這樣對待一個女孩子，却稍嫌粗魯了一些。給她些鈔票補償補償吧！』

『別扯淡。』金鎗人平淡地但暗中不無一些懷疑地說：『也別再盡扯着馬戲團什麼的。』霍地一轉身，他面對着龐德：『請就站住在那兒！朋友！回答我一些問題，就比如起先我已經問過的，你到底是不是警方派來的人？你身上真的有些刑警人員的味道。你要不是警務人員，你到這兒來是幹什麼的？』

『一向只有我告訴人家該怎麼做，沒有誰能叫我怎麼做的。』龐德說着，若無其事地走向前面那些咖啡桌，選了個座位坐下：『請過來！坐下談談。別再對我那麼虎視眈眈，我是不吃這一套的！』

金鎗人聳聳肩膀，他的長脚跨前兩步，隨手取過一張鋁質靠背椅，轉一轉椅背朝前，張開兩腿，面對椅背跨坐着，他的左臂橫放在椅背上，他的金鎗在提椅時已經插回腰帶裏，但他的右手此刻放在右腿上，離那象牙鎗把不過一寸。龐德知道，對於一個鎗手說來，這是一種很好的掩護姿勢，因爲那鋁質椅背正像一塊盾牌護住了他身上的大部份。的確是個謹慎而又深具經驗的此中老手。

但龐德自己却把雙手放在桌上金鎗人能一覽無遺的地方，以愉快的表情，答覆金鎗人所要問的問題

：『告訴你吧，我不是什麼警務方面的人物。我名叫夏馬克，是越洋財團公司派我到牙買加來的，我有一件工作正在佛朗姆那邊進行着，那兒是西印度糖業公司的地盤，你知道嗎？』

『我當然知道嘍。我問你，你說正在進行一件工作，那是什麼工作？』

『別着急，我的朋友！我不會馬上就告訴你一切的。首先，我得請教尊姓大名，也得問問閣下是在那一方面得意。』

『我叫史卡拉，攪勞工關係的。沒聽過我這個人嗎？』

龐德皺了一下眉頭：『彷彿沒什麼印象。照你的口氣，好像是說我該早就知道似的？』

『不知道我大名的人，就得死！』

『不知道閣下的人就得死？那麼，不知道在下的人，可就死得更多了！』龐德往椅背一靠，翹起右腿把右脚擱到左膝蓋上，兩手撫着右脚踝，擺出一付流氓紳士姿態說：『我真的希望你別再說得那麼響亮。舉個例子來講，四億五千萬中國人就不知道你我的尊姓大名，你別以爲世界只有這兒這麼小，否則，你就要變成了井底之蛙了。』

龐德的嘲弄，可沒使金鎗人怒目起立，相反地，金鎗人却像是有點反省似地說：『嗯，我想你是可以把這兒的加勒比海比做一口井。可是，就算它是一口井，井裏可也有不少英雄人物，在這一方面，他們稱我做：金——鎗——人！』

『手鎗，可真是對付勞工問題的靈巧工具。我們在佛朗姆早該請你幫忙才對。』

『佛朗姆發生了什麼問題？』金鎗人的表情，似乎預知那是個令人可厭的問題。

『蔗園放火的事件太多了。』

『你的工作就在防止蔗園火災麼？』

『可以這麼說。我公司裏有一部門，就是管保險業方面的保險調查工作的。』

『那麼，你是安全工作人員了。我們以前遇見像你這一類的人的。難怪我聞出了你身上的警界人物味道。』由於猜對了，所以金鎗人顯出自我滿足的神態。接着又說：『你的工作有了什麼收穫嗎？』

『抓到了一些拉斯塔的人。我眞該早知道那些麻煩，把他們全給放了。抓到了他們之後，他們就向工會去告狀，說是爲了宗教不同糖業公司故意這樣歧視他們虐待他們。結果我的工作不得不奉令暫停了。所以我才說，如果我能請到像你這樣有强烈壓制力的黑煞神幫忙，我們大可在佛朗姆再幹一下。』麗德接着溫和地說：『我認爲黑煞神三字該是你的另一個渾名。』

金鎗人再度不理麗德的諷刺，而安然地說：『你帶了鎗了嗎？』

『當然帶了鎗。追在拉斯塔的人們後面不帶鎗可不行啦！』

『你帶的是那一種鎗？』

『PPK，七點六五厘米口徑。』

『不錯，那是還够嚇嚇他們的。』金鎗人說着轉頭向那櫃臺：『嗨！冷猫！要是妳已經恢復了做生意的話，給我來兩瓶紅條牌啤酒！』然後他再轉回來，他的眼睛盯着麗德：『那麼，你的下一個任務又是些什麼呢？』

『我還不知道呢！我得跟倫敦連絡一下，看看他們是不是在這兒還有別的問題。不過，我是並不着

急的。我替他們做工作，多少是有不受契約約束的自由的。你問這個幹嗎？難道你有別的好主意？』

金鎗人沒有說話，因爲野花這時已經由櫃臺後面走出來，她端了一隻盤子上面放了兩瓶啤酒跟兩隻杯子，走到他們桌前，把盤子朝麗德面前一放，瞧也不瞧金鎗人一眼。金鎗人驀地發出像狗吠的巨大笑聲，由內面衣袋取出一隻鱷魚皮製的票夾，抽了一張一百元美金的鈔票，往桌上一扔：『別再跟我生氣了，冷猫！妳是行的，只要妳別把兩隻腿老是夾得緊緊地。這些錢拿去罷，要買多少隻鳥隨妳便。我不喜歡在我面前老是哭喪着臉的人。』

野花檢起了那一百塊錢：『眞感謝你，先生！我會把你的錢化掉的，化費在那些地方會叫你想不到的！』她白眼瞪着金鎗人，好一會兒，才突然一旋身走了。

金鎗人一聳肩膀，自己向盤裏取了酒瓶跟酒杯。於是兩人倒酒又喝酒。一會兒，金鎗人由衣袋裏取出一隻高貴的雪茄烟盒，選了一支瘦細的方頭雪茄，用火柴點着，讓烟縷由張開的嘴唇間淌出來，而又由他鼻孔裏鑽進去。他一直這樣輪流走烟，直等到嘴裏的烟耗光爲止。這其間，他的眼睛始終瞧住麗德，似乎心裏正在衡量着一件事。終於他說：『要不要趁着你的工作空檔，撈上一票？大約一千塊錢的樣子。』

『可能。』麗德說着，頓了一頓，又加上一句：『大約可能。』他心裏是在想：只要是能够跟你相處得更接近一點，我是什麼都幹的，朋友！

金鎗人仍在沉默裏吸着烟。有一部車子在外面停住，兩個人一路上嘻嘻哈哈地迅速走進來，當他們衝進珠簾，麗德看見是兩個牙買加的勞動者。這兩人一看見房裏的白人，立刻收斂笑容，夾住尾巴似地

靜靜走向櫃臺，跟野花低語了一會兒，兩人都掏出一鎊鈔券放在櫃臺上，然後遠遠地繞了個大圈子，穿過通往小門的珠簾上樓而去。當麗德聽見他們的脚步聲開始踏着樓梯上樓去的時候，同時也聽見他們恢復了原先的嘻嘻哈哈的笑聲。

金鎗人的眼睛始終不會離開麗德的面孔，此刻，他開始抑低了聲調說話：『我自己有個問題，我的一部份合夥人，對於所謂「厄葛列區域發展計劃」也已有了興趣。這個發展計劃所指的場所，就是本島末端的地帶，地點叫做血灣。你知道嗎？』

『我曾在地圖上看到，跟綠島港相距不太遠。』

『對，就是那個地方。我在那發展計劃裏，因而也有了投資。我們開始蓋一座大旅社，第一層樓早已完工了。裏邊有房間，有菜館部等等。可是，沒多久，觀光客的熱潮慢慢減退了，那些美國佬說是害怕離古巴太近啦什麼的。因此銀行有了困難，現金週轉也發生了短絀現象。你懂得我的意思嗎？』

『你是做多頭結果撲了個空？』

『正是如此。所以，前幾天我趕到這兒來，就住在雷鳥旅館裏。我邀請了六、七個主要股東，請他們也到這兒來，準備就在那地點開會。觀察觀察發展情形，讓大家集思廣益，計劃一下，下一步該怎麼辦。我心裏有個打算，我要讓這批股東痛快一下。我由京斯敦請來了最好的樂隊、加力騷女歌唱家、以及漂亮的美女……全都是頂刮刮的爵士能手。當然海濱還可以游泳。當地還有個大廣招徠的特色：有一條糖廠運甘蔗的小型鐵路火車，通到綠島港，坐上我的四十呎遊艇去海上漫遊，也可以來一次深海釣魚，其他的遊山玩水節目都可以做得有聲有色。你懂得我的意思嗎？我要讓他們痛痛快快地玩一玩。』

『這樣，他們就會豪情勃發，把你手裏的股票全給買了過去，分擔了你的損失？』

金鎗人的眉頭皺了起來，顯然是有點生氣了：『我要是轉這個念頭，我不會付一千元請你來的。事實上，也絕不會爲了諸如此類的念頭，請你幫忙的。』

『那麼，究竟是爲了什麼呢？』

金鎗人又沉默了。他又讓雪茄的烟縷在口鼻之間循環着，循環得快的時候，兩條不斷的烟柱，由他嘴裏直接到那黑洞洞的鼻孔裏去。這一種很特別的吸烟法，吸了一會兒，他的惱怒似乎被鎭定了下來。眉頭間的皺紋消開了：『我這些合夥人，有的是很難纏的。當然，我跟他們都是股東，但股東並不一定就是好朋友。你懂得我的意思嗎？所以，我準備開幾次會，幾次秘密的會議，每次可能只請兩個或三個人參加，目的在於探測彼此間的利害關係到底有什麼差別。在我舉行秘密會議的時候，那些不會參加的人，可能有的會設法偷聽我們談議的內容，想攪些花樣。你正好是從事安全工作的人才，這使我想起了，如果你來擔任警戒工作，在開會以前，你先搜查會議室裏有沒有暗存的麥克風啦等等；到了開會的時候，你就守在門外，看看有沒有人跑來偷聽。這樣，我就可以放心開我的會，要秘密就能秘密開下去。你懂得我的意思嗎？』

麗德禁不住哈哈大笑：『所以，你這是雇我做你的隨從警衛，私人保鏢，我沒說錯吧？』

金鎗人的眉頭又皺起來了：『就算是這樣，又有什麼值得這樣大笑特笑？這一千塊錢賺得也算是不花血汗，是不是？只要費你三天或者四天時間，在像雷鳥那種豪華的旅館裏，沒幾天你就可以收進一千元美金，這個數目你能說是小氣麼？你說。』金鎗人把雪茄蒂在桌子下邊按熄，桌下撒落無數小火花，

但也不去管它。

麗德搔着自己的後腦勺，似乎自己在斟酌着。實際上，他自己內心也正是在猛烈的交戰着。他知道金鎗人史卡拉對他所講的並不是全部事實眞相。到底金鎗人玩的是什麼把戲，他還得進一步的深入探聽才能明瞭。同時他也知道，單就金鎗人這種表面說明，也已够稱爲『怪事』了，最低限度，可以這樣說。像金鎗人這種人物，會突然雇用一個面不相識的人來替他做保鑣？實在是難以令人置信。至於麗德縱使答應做他的保鑣，而結果麗德必致背約食言的，因爲麗德非把這位殺人狂魔誅滅不可，不過麗德的背約食言，却是爲了正義而不得不如此的。自然，麗德也可以推想得出史卡拉可能不願意雇用本地人員做這種保鑣工作。比如說雇個退職警察之流來擔任，這在他本是很容易辦到的。可是他不。他大約認爲這一類的人可能有旅館業上的朋友，而這種朋友很容易就是對尼葛列發展計劃裏的投機性業務方面發生興趣的人。當然，在麗德自己這一方面看來，這正是使他實現了，原先認爲絕對不可能實現的理想——鑽進金鎗人的警戒圈內去。要不然，他有什麼辦法闖過那種警戒圈？自然，麗德也能聞出來『這是個圈套』的氣味。不過，他又想到，縱使他是由於一種不明原因的運氣，使他到現在爲止還沒被金鎗人開槍打死，但他絕不可能再有時間去詳查一下，到底金鎗人擺的是什麼天門陣。無論如何，事實極爲明顯，他非冒險賭一賭不可，因爲這是千百萬次裏唯一的一次好機會。

麗德自己先點支烟，從容地吸了一口，然後才說：『我所笑的，只是認爲像你這麼個神鎗手還要請個保鑣保護，豈不是太矛盾可笑了？不過，你的辦法倒是頂有意思的，我當然願意接受。我這份差事什麼時候開始呢？我有一部車子停在巷子外面，要派用場的話我可以去開進來。』

金鎗人把手腕裏的一隻薄型金錶拉出來一點，瞧了一瞧，說：『現在是六點三十二分，我的車子該要駛到門口了。』說着站了起來：『我們走吧！不過，有一件事可別忘了，你這位尊姓先生！我是個非常容易生氣的人，你懂得我這話的意思嗎？』

麗德悠閒地說：『我很瞭解，我知道方才的開槍是因爲那兩隻鳥給了你太大的擾煩了，雖然牠們是毫無自衛能力的東西。』說着他也站了起來：『不過，我想，我們兩個人之間，是沒有理由彼此生氣的。』

『好吧！』金鎗人漠不關心地說着，回頭去拿那隻在地下的手提箱，那是一隻外表簇新的箱子，但質料却並非高貴。提了箱子他便走向店門，撞開珠簾，走下台階到街上去。

麗德迅速走向櫃臺：『再見，野花！希望我有一日能再到這兒來。假如有人問起我，請妳轉告他，我是住在血灣的雷鳥旅社，好吧？』

野花膽怯怯地伸手拉拉麗德的衣袖：『在那邊千萬小心點，馬克先生！那兒有的是盜匪的錢財，你自己必定得提高警覺。』她伸長脖子朝那門口一望：『這個人眞是我平生所見最最壞的壞人。』然後她更傾近麗德，低聲耳語：『他那手提箱裏裝有價値一千鎊的牙買加錢幣，那是拉斯塔今年留下來給他的。』一說完她馬上就回直了身子。

『謝謝妳，野花！』麗德說：『想辦法找到那懾魂婆婆，好好地給畫個追魂符咒。我爲什麼要提出這個意見，過些日子我會告訴妳的。希望有那麼一天，再見了。』麗德頭也不回地疾步穿過珠簾也來到街邊。一部紅色的雷鳥敞篷車已經在等着了，它的排氣管爆響的聲音有點像強力摩托汽船。司機是牙買

加入，服裝整齊，頭戴遮簷帽子。無線電天線上縛了一面紅色三角旗，金字寫着『雷鳥旅館』字樣。金鎗人是跟司機坐在前排，不耐煩地對麗德說：『上後座去罷！到了你停車的所在，你去開了你自己的車子跟着我們一道走。一會兒我們就要走上好路面的。』

麗德爬進後座，坐在金鎗人背後，車子開了。麗德心裏在打算，應該把子彈打在金鎗人的那一個部位。打在他正後腦嗎？像以前德國蓋世太保打俄國特工那樣規規矩矩的？

然而，麗德並沒有這樣做。因爲有太多的理由，使他不能貿然下手。他的生成癖氣，不喜歡在暗地裏發冷鎗；他的好奇心，驅使他跟着看下去，到底金鎗人把這一幕戲怎麼個演法；這種場合殺他，既非預謀，也就沒有味道；另外再一個理由，便是他此刻如果殺了金鎗人，勢必也要殺死那司機，然而司機是無辜的。除此之外，夜色是這麼溫柔，使他心裏不生殺機；更加上不知何處來的擴音機正播放他最喜愛的一支曲子『自君別後』；尤其是樹上鳴蟬，正在齊聲唱和着：『知止！知止！知止！』

可是，當車子滑出了情人巷，駛向那銀光燦爛的海邊的一剎那，麗德才突然記起來，他這種作法實在是違背了上級的命令；最低限度，他是藉詞逃避了自己的莫大職責。

自然，他也是全世界第一號大傻瓜！

第六章

當麗德在黑夜裏來到這個陌生的所在，尤其是他從來不曾接觸過的國外異域，他心裏不禁有了惶惶之感。這種情形，縱使是最有警覺性的老手，也是不免的。

當然，對於牙買加的地形圖，麗德是已經細看過的。他一路駛來，知道大海總是在他的左邊。等到他跟隨着前車的一對紅色尾燈，穿過了左右排開的兩扇花柵大鐵門，駛上了一條新種着棕櫚的大道的時候；他還聽到排浪捲上沙灘的聲音，顯然就在他的車子近旁。這自然就是雷鳥大旅社的所在地了。根據進來的情形推測，圍着這一片地皮前面的新築圍墻，可能就跟附近廣漠的蔗田相接。熱帶海濱常見的生長着紅樹的沼澤，發出的特別氣味，在這兒也可以微微聞得到。可能這種紅樹沼澤就在右手那些高聳的山岩下邊。當他還在飛駛中，就曾借着還沒全圓的月光，偶爾投了那邊一瞥，瞧着了那些山岩的側影。除了這粗略的地形識別以外；實在沒有別的什麼特徵，能够使麗德精確地斷定，他現在究竟是身在何處。這種陌生生的怪去處，尤其使腦力才恢復不久的麗德，感到說不出的一種不安。

對於一個情報工作人員而言，頭一條重要規律，就是要對於身臨的場所，立刻看清地形，明瞭進入與脫離的路徑，以及確實掌握對外的連絡路線使無阻碍。關於這些，麗德心裏尤其不安。因爲經過了一個鐘頭的奔馳，他現在已深入到地獄的邊緣；他能够加以利用的唯一最近接觸點，是在三十英里以外的情人巷裏那位『野花』姑娘。所以，這種情況是非常危險的。

當麗德跟着金鎗人史卡拉駕駛向這個雷鳥大旅社，大約相距還有半英里之遙的時候，這個怪建築物裏的人，一定早就看見了車頭燈，所以，有人按下了開關，讓樹林裏突然透射出來一片黃色燈光。前後兩部車子終於循着道路的轉彎，瞧見了這座大旅社。以演戲一般的燈光佈置，加上了這兒背景的烏漆，使這座旅社隱存起了它的建築中途停工的不良一面，而以華麗的面目迎着來人。它的正面，是由一大排巨柱長廊撐起了巍峩的氣派。當車子在門前停住的時候，由那法國式長窗瞧進去，麗德可以瞧見大廳裏在燦爛豪華吊燈照耀底下的大理石地坪。上穿紅色夾克，下着黑色長褲的外籍侍者領班，帶同他手下的門僮趨下階來，向史卡拉行過敬禮之後，接過他的提箱，也接過麗德的箱子。一行人進入大廳，麗德在旅客登記處櫃臺寫下他的姓名：夏馬克，住址：倫敦、肯辛頓區、越洋財團公司。

史卡拉這時正在跟一個年青美國人說話，這個人面目白淨，衣着整潔，那神態顯然就是這旅館裏的經理。看見麗德走近，史卡拉轉過頭來，對麗德說：『你的房間是在西邊，號數二十四號。我的房間是二十號，跟你近在咫尺。要什麼東西的時候，儘管由房間裏來電話叫他們。明早十時跟你再見面。明天中午，開會的人們大約就可以由京斯敦直接到這兒來。好嗎？』他那寒冷的眼睛無表情的面容，事實上並不介意麗德是否有回答。

麗德依然答了一聲OK，然後跟隨侍者携同他的箱子，走過光滑的大理石地坪，穿過左邊一道穹門，沿着鋪有艷藍色威爾頓地毯的走廊走去。空中盡是新油漆的氣味，跟牙買加杉木的芬香。每一間房門上編着號碼，那式樣跟裝飾也都十分有趣。麗德的二十四號房間幾乎是在西走廊的末端，他的對面正是史卡拉住的二十號。侍者打開二十四號的房門，恭讓麗德進去。門開的當兒，房內冷氣撲人而來。裏邊是

摩登化的雙人臥室與浴室的套房。

侍者出去之後，麗德連忙把冷氣關掉，把窗門推開，讓自然的空氣進來。外面傳來海的低語，却看不見海灘在何處。月光透過棕櫚樹，在修剪得十分整齊的草地上，撒下一片斑影。左邊，在入口處那黃色燈光照耀之下，看得見有一條碎石子彎路的轉角。麗德聽見有人發動他的車子，然後駛開。他心裏想，大約他們把他的車子駛到屋後的停車處去，以免有失觀瞻。

返身離開窗口，鎖上房門，麗德開始在房內做了一次精密的搜查。發現了兩處大有可疑：一是懸在兩張並排睡床上頭的大油畫，畫裏是牙買加本地市景。小心地把油畫由壁上揭開，却沒有竊聽裝置。再就是床頭小櫃上的那架電話機。麗德把電話機小心地翻轉來放在床上，謹慎地不使話筒脫開，然後由袋裏取出小刀子，輕輕地旋開電話機底座的螺絲，揭起底板，他滿意地微笑了。底板朝裏的一面，附裝了一只小型强力麥克風，麥克風的接線，就利用套電話線的膠皮套管一起套接到外間去。迅速而又極謹愼地，麗德把電話機恢復原狀放好；他心裏知道，這一項裝置一定是利用體積極小的電晶體，加上强力放大作用，足够把室內任一角落的談話收聽進去。這使他想起，今晚上床時候大聲地做個祈禱，免得他們的錄音機永遠空白着，無話錄下。

打開箱子取出隨用衣物，麗德接着打個電話，叫了一大瓶巴本威士忌，隨帶冰塊，另外定了一份蛋食，準備九點鐘的時候吃。這才脫掉外衣褲，把手鎗連皮套放進枕頭底下，按電鈴叫侍者來把西裝拿去燙一燙。等到他洗了一個熱水澡，再用冷水一沖，換上一條輕鬆內褲，威士忌已經到來。

麗德在杯子裏擱了冰塊，倒了不及半杯的威士忌在杯子裏，又把杯子繞圓環搖着，好讓冰塊快些溶

解。同時，他搬了一張椅子到窗前，又拉了一張小矮桌放在椅子旁邊，去箱子裏取出了甘迺迪著的那本『勇敢精神側寫』，隨手打開，正好翻到了愛德門•G•洛斯這一頁（『我俯瞰那爲我開好的墓穴』）。於是走到窗前坐下，讓那混和着海水與杉林的香味，隨風吹過他僅着一條短褲的赤軀。

張大口分兩口把酒灌進肚裏，讓那友善的燃燒在胸喉之間逡巡着。再在杯子裏倒了半杯，這次加的冰多一點，使酒滲得淡一些。然後自己靠在椅背上，默默思考史卡拉這個人。

這個人現在在幹什麼呢？在跟古巴的夏灣拿或美國的什麼所在通長途電話嗎？還是爲着明天的事在作必要的佈置呢？明天，看到史卡拉的股東們，那些一身肥肉而心裏却有些膽怯的人，看起來一定是很有趣的。可惜麗德還不知道那些股東的眞面目，雖然他曉得那些人大約都是厲害的賊黨，他們有的是古巴親共以前就據有旅社跟賭場的人，有的在美國拉斯維加或是邁阿密各擁有大地盤的歹徒。史卡拉本人將是那一方面的代表呢？在這加勒比海地區的不義之財太多了，他可能代表這兒的香蕉輸出聯盟，或是其他任何獨霸企業。

至於史卡拉這個人，他的鎗法眞他媽的準透了。在情人巷連殺兩鳥的功夫，可眞够瞧！麗德得用什麼辦法幹掉這樣的人呢？麗德心裏一時衝動，走向床邊，在枕下取出自己的手鎗，抽出彈夾，把鎗膛裏的一顆子彈也退出來，扔在床單上，然後自己忽然定個目標拔鎗相向，結果瞄準的一點總是比目標高約一吋左右。這可能因爲拿掉了彈夾，以致鎗身太輕的緣故。於是他把彈夾再揷進去，再做幾次急瞄，對了，這一次好得多。在略獲滿足的心情之下，他把原先在膛內的那顆子彈再讓它上膛，安好彈夾，扣起保險，仍把鎗放到枕頭下面去。返身回到座位上，繼續喝了一口酒，捧起書本兒，閱讀那些偉大人物的奮鬪故事，而忘了自己的憂慮。

煮蛋送上來了，味道還不錯。那些木斯林作料一定是名厨師調製的。推開盤子，麗德替自己倒了最後一杯威士忌，然後開始作就寢的準備。

史卡拉一定存有這間房子的鑰匙，麗德心裏想着。明天，自己得才能把門楔牢。至於今晚，他只得用空箱子把門頂住，在箱子上斜放着三隻玻璃杯。這雖然只是個傻辦法，但已足够使他在夢裏驚醒。

佈置停當，這才脫掉褲子，上床安睡。

大約夜半兩點鐘的時候，一陣惡夢把麗德驚醒。夢裏他是在據守着一處堡壘，跟他一起據守的還有些人，但這些人似乎只是毫無目的的到處遊蕩，麗德喊他們集中，他們好像聽不見一般。在外面空地上，史卡拉朝椅背跨坐着，他身旁有一尊金製的加農砲。史卡拉不時用手裏的瘦長雪茄放進砲膛火門裏去，立刻閃起巨大的火焰，却沒有震耳砲聲。於是有一顆像足球那麼大的黑漆漆砲彈，慢慢地升起在空中，而向堡壘沉壓下來。一陣木材破裂聲，但麗德手裏除了一支長弓以外，別無武器。然而，即使只是一支弓，麗德仍然無法用它放射箭矢。因爲每次他把箭矢搭在弓弦上的時候，一放手，箭矢就掉到地下去。他咒駡着自己的笨拙，而現在加農砲彈隨時會落在他身邊了。前面空地上，史卡拉又把雪茄烟伸進火門裏去，黑球呼地向上飛，直接向麗德落下來了，落在他的正前面，然後緩緩向他滾近，越近那黑球越變大，它的火藥線兀在劈拍發火眼冒烟，麗德不由自主揮起手臂來掩護自己……『砰！』的一聲，手臂猛磕着床邊小櫃——他醒了過來。

下床來到浴室裏洗了個冷水浴，喝了一杯冷水。當他再躺到床上去的時候，惡夢早已丟諸腦後。所以這次一睡直到早上七點鐘才睜眼。換上了游泳褲，移開門後機關，走出門外，這走廊末端有一扇門開着，太陽斜照進來，這門是通向旅館旁的花園。於是他踏着草上朝露，走向花園，花園下面就是海灘。他正向海灘走下去，忽然聽見右邊的棕櫚樹叢裏傳來奇怪『碰！碰！』聲。朝着聲音尋過去，看見史卡拉。他也只穿着泳褲，身邊有一個漂亮的年青黑人，手裏替他拿着火紅色的厚絨浴衣，在旁侍候。史卡拉自己則在一張彈簧墊上做運動。他一身汗花映着朝日閃閃發光，他的運動方式是把自己高高一跳，然後掉下來。掉下來的姿勢有時是跪在墊上，有時是半邊屁股撞下來，有時則是來個頭朝下的倒栽葱。在他心房上方的第三隻乳頭，正是非常明顯的鎗靶子！

麗德若有所思地走向下邊半月形的沙灘，沙灘繞種有半環不大整齊的棕櫚樹。由於史卡拉做運動那麼拚力而給予他的刺激，他躍進水裏，也就奮全力游出去後再游回來，如是者兩次。

麗德的早餐是回到房子裏來吃的。早餐的東西很少，所以他也吃得很快。天氣熱得不得了，吃完早餐，他很不起勁地穿起衣服，換了一套深藍色西裝，存好武器，出得門來，開始對這座旅館作個巡禮。很快地他就獲得了整個輪廓。夜間，由於燈光的聚照，只看到它的正座顏面，其餘的都隱蔽在黑暗裏。現在，在日光普照之下，它的眞面目沒法子隱存了。整個建築成爲丁字形的一橫一直。它的『一橫』是由正座大廳跟東西兩翼所構成的。麗德所住的就是西翼，而東翼的建築還未全部完工。旅館的餐廳、夜間俱樂部、以及幾個起坐間，都在丁字形的『一直』裏邊，却也只有光露的形體而沒有穿上衣衫。像剛剛到達的戲班一樣，正在趕忙把舞臺裝飾起來。到處都是新刨的木料與新漆的油漆氣味。約摸有五十來

個男女工正在趕工，釘窗帘的釘窗帘，舖地毯的舖地毯，裝電燈的裝電燈；而建築用具諸如水泥攪拌機、鑽孔機、鋼筋………等等都還扔在後面空地上，像是巨人玩厭而丟棄在一旁的玩具。照這情形看起來，這裏要蓋得成個樣子，起碼還得再花上一年時光，再投進五百萬美元資金，才有希望。麗德體會到了史卡拉的難題所在了。一定他的股東裏有的在對現狀不滿，有的却想半途拆夥，但一定也有退出的人又想再買進股份，不過價格要便宜一點，因爲這些人在他國投資付了重稅，所以希望在這兒置產撈回來，在牙買加置產是有免稅特權的。這麼一來，史卡拉就得利用愉快的招待做煙幕，把那些人的眼睛給弄模糊了，頭腦給弄渾沌了，然後送到會場去開會。不過，史卡拉這樣做法是否有用呢？麗德很知道那些股東們必定都是『老江湖』的人，恐怕再好的娛樂也迷不了他們。他們進房睡覺的時候，也許會喝得醉醺醺地帶了美麗的土女進去，但一進會議室他們必定突然清醒，否則這些人不會被稱爲『賊』，也不會夾了公事包應邀而來了。

麗德想找找看他的車子被放到那兒去，所以繼續向旅館後面走，終於在西翼背後一片廢地上看見他的車子。停在這種地方會被太陽晒個正着，所以麗德把它開進一棵大樹底下去。檢查一下油量，順便把揷在儀表板上的鑰匙放進衣袋裏去。這是很有必要的，並非他的過份小心。

就在這停車的樹下附近，聞到的沼澤氣味已經十分强烈。這時太陽還沒有放出大量的熱力，所以，麗德決定再走遠一些去瞧瞧。一路上都是叢生的灌木，跟這西印度羣島特有的稷草。再走沒多久，就到了灌木跟稷草的盡頭了，展開在下邊的，是一大片荒原沼澤，到處縱橫的渾濁汚河在緩緩流動。這雷鳥大旅社的地基，實際上就是把沼澤塡築了一部份而成的。白鷺、百舌鳥、跟路易絲安那蒼鷹，又懶洋洋

地飛起來落下去而棲伏着。四處是盈耳的怪蟲啾鳴，怒蛙狂吠。眼下最近的一條頗大河流，曲折縈廻流入海裏的，大約就是這旅館地皮的邊界了。這河流的泥岸看得見盡是水鼠跟海蟹的洞穴。麗德走近岸邊，潑刺連聲，一條比人還大的鱷魚竄進水裏去，快要沉下去的時候，還露一露牠的鼻孔。麗德心裏想，要是旅館把這一帶地方賣掉，可能會變成了很值錢的地皮，因為土人們可以改扮成美國南方印第安人模樣，在這河裏弄幾條舒服的舢板船，船上張着花邊的遮陽布，只要客人多付十塊錢，就可以欣賞一下『熱帶叢林』的裸舞玩意兒。

瞧了瞧手錶，麗德開始踱回去。在他左邊，新種不久的夾竹桃林，還沒長大到可以發生掩蔽作用的程度。那兒是旅館的廚房、洗衣室、以及職員宿舍。這是通常大旅社背後都有這麼一套房子的。一陣音樂聲音——使人心房蹦跳的牙買加土樂『加力騷』——不停地傳送過來，這大約就是史卡拉所說過的，特地聘請來的京斯敦最好的爵士樂隊，此刻大約正在做練習。

麗德仍由走廊繞回到正座大廳，史卡拉正靠在櫃臺邊跟那經理說話。當史卡拉聽見麗德走在大理石地坪上的響聲，立刻轉過頭來，瞧着麗德，草草點個頭。史卡拉身上的衣服穿的跟昨天一樣，那高高的衣領跟這大廳的優雅氣氛很能配合。『好吧！』史卡拉向那經理這麼一說，就轉向麗德：『讓我們去看看會議的地點吧！』

麗德跟着史卡拉走進餐廳，又穿過餐廳裏靠右邊的另一道門，那裏邊是一間小客廳。小客廳的一面，碗櫥裏疊放着一大堆玻璃杯跟菜盤，小客廳後向又有一扇門，通過這扇門進去，裏邊是一間大約將來要作為寫字間或是打紙牌的內廳。現在這間內廳裏除了窗帘低垂以外，四壁光裸，別無長物。廳當中放着

一張圓桌，地下舖着紫葡萄色的地毯。環繞圓桌，放着七張白皮安樂椅。圓桌上，每一座位前，放着一支鉛筆跟一本拍紙簿。面對進門的那一個座位，面前除了鉛筆拍紙簿以外，還有一架漆着奶白色的電話機。這個座位大概就是給史卡拉自己坐的。

一走進這內廳，麗德立刻繞廳察看。檢查檢查窗戶窗帘以及壁上的壁燈，然後對史卡拉說：『這些壁燈很可能暗裝麥克風，尤其是這架電話我得先瞧瞧！』

史卡拉呆瞧着麗德，徐徐說道：『電話不必查，是暗裝着麥克風的。那是我吩咐這樣做，目的為了要把談話錄下來。』

『那沒有問題。』麗德說：『那麼，你要我在什麼地方監守着？』

『在這內廳的門外，你找一張椅子坐着，看看雜誌什麼的。會議要在下午四時舉行，但下午這個會只是普通的全體會議。明天可能有一次或是兩次的小型會議，參加的人也可能連我只有兩個人。但所有會議我都不喜歡被人侵擾，你懂嗎？』

『這似乎是簡單極了。』麗德說：『那麼，是不是趁這個時候，請你把參加會議的人名，以及他們各人所代表的背景，尤其是那個你認為最有問題的，對我分別作個說明，讓我有點準備呢？』

『你坐下來，拿張紙頭記一記。』史卡拉說着，開始來回地踱方步：『頭一個是韓爵克，荷蘭人，代表歐洲方面的資金，尤其是瑞士方面的。這個人你可不必擔心，他不是那種拌嘴型的人。其次是孫冰良，他是來自美國的底特律城。』

『是紫衣幫的老大？』

史卡拉在踱方步裏突然停住，厲色瞧着麗德：『來參加會議的，都是正正派派的人物，你這位胡說八道先生！』

『敝姓夏，賤名是馬克。』麗德說。

『嗯，馬克！所以，你可別轉歪了念頭。這兒可不是在開什麽流氓幫頭大會議。我們純粹是談生意，弄清楚了沒有？舉例說：這位孫冰良，就是專做房地產的。他跟他的夥友們，所有資產總在兩千萬美金上下。你懂得我的意思麽？好了。再有一位出席會議的，就是雷諾義，是來自美國的邁阿密。他擁有整個雷諾義企業公司的資金，操縱着世界最大的娛樂事業。這個雷諾義可能對我忽然發起癖氣來。因爲在幹這一行事業的人，都喜歡速戰速決，趕快拿到好處趕快散夥。還有就是那位美國拉斯維加的旅館鉅子路泌。路泌會對我問一些難以置答的問題，而這些問題他自己憑老經驗早就知道該是什麽答案了。至於由支加哥來的葛分科，跟我一樣，幹的都是勞工關係工作。他代表着一部份的畜牧聯合基金。這人是不會找我的麻煩的。因爲畜牧聯合基金會的錢太多了，多到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該怎樣去處理才好。這麽算來，就有五個人了。最後是美國阿利桑達州的巴樂代，是所謂「吃角子老虎」的彈子機的經營者，也是這種「獨行盜」裏的最大人物。對於其他的賭博業，他的興趣也極濃厚。但他究竟要採取什麽方式跟我賭，我就不知道了。這一共六個人，够多了吧？』

『至於你自己，史卡拉先生！你是代表那一方面的財產權呀？』

『我代表這兒加勒比海一帶。』

『代表古巴麽？』

『我說的是加勒比海！古巴也在加勒比海裏，是不是？』

『既是也包括古巴，那麽，你是代表古巴的卡斯楚呢？還是巴鐵斯達？』

金鎗人的眉頭又皺成一大把了，他的右手也握成硬拳：『我告訴過你，別激怒我，你該記得！同時，你也別刺探我自己的事，否則你要吃虧的！我說的話絕對算數！』他似乎害怕無法再控制自己，所以他突然一旋身，走出這小廳子到外間去了。

麗德不由自已地暗暗發笑。急忙低頭再去看面前記下來的名單。一陣歹人的腐臭氣味，由名單上散發出來。其中麗德最有興趣的，就是那個名叫韓爵克的傢伙。這人代表的是『歐洲方面的財產』。如果這韓爵克是他的眞名，而他又是荷蘭人的話，麗德記得，這個人該是有問題的！

由拍紙簿上麗德一連撕去三頁，以免鉛筆的印子留在上面。然後走出這廳子，到外面大會客廳裏去。正走進大客廳的時候，他看見新來一個笨大的客人，由大門走近那櫃臺。這人穿一身像木頭一樣的西裝，大汗淋漓。他的樣子像是比利時珠寶商，像是瑞典的銀行家，又像是德國的醫生——像是任何一類的人物，但他的面孔却令人有生疏之感。到了櫃臺邊，把那重甸甸的手提公事包放在臺面上，以重濁的歐洲口音說：『我是韓爵克，我想你這兒已經訂有一間我的房間，對嗎？』

第七章

幾部車子陸續駛到雷鳥大旅社門前了。在幾位歡迎者前面，史卡拉顯著地站在那兒。他臉上謹愼地旋開了歡迎式的微笑。但一下子便消失了。賓主之間並不握手爲禮，客人們對史卡拉尊稱爲『老金鎗！』或是『S先生！』。韓爵克却是例外，他對史卡拉不加任何尊稱。

麗德站在櫃臺邊，跟他們的距離，保持在耳朶能聽得見他們談話的程度，對着每一位來客暗暗地記下他們的姓名跟外貌。一般說來，這些『客人』的外表都是大同小異，黑黑的面孔，新刮的鬍子，堅定的眼神，帶笑的嘴巴，身高五呎到六呎，對經理作着敷衍式的談話。當侍者用橡皮輪的推車替他們推送行李，要想連他們的公事包一起給放在車上送進房子去的時候，他們都緊緊地抓住自己的公事包不肯放手。沒多久，他們都分散到他們所住的東翼幾個房間裏去了。麗德由衣袋裏取出那張名單，在每個名字下面，都做了些註解，只除了韓爵克，因爲韓爵克在麗德的記憶裏蝕刻得特別深。各人的註解是這樣的：雷諾義——義大利血統，醜而縮的嘴巴。路泌——肥頸、頭頂全禿、猶太種。孫冰良——蝙蝠耳、左頰有疤痕、跛足。葛分科——最難纏人物、牙齒不良、右腋下有鎗。巴樂代——『演出者』型的人物、傲慢而自大、虛僞帶笑、手上戴鑽戒。

史卡拉向麗德走近：『你在寫什麼呀？』

『替他們下些註脚，以便記憶。』

『給我看！』他伸着手要。

麗德把單子給了他。他由頭到尾瞧了一下，就把名單交還給麗德：『很好。不過，你不必特別標明葛分科腋下有鎗，因爲那只是讓你看到的一支，其他沒讓你看到的可多的是。事實上，他們是個個都帶鎗的，除了韓爵克。我猜想韓爵克不至於有鎗。他們這些人，到了國外，就免不得要神經緊張起來。』

『他們在擔心什麼呢？』

史卡拉聳聳肩：『他們也許在擔心土人會殺他。』

『在歷史上看來，最末一批擔心會被土人殺死的人，該算是一百五十年前的英國軍人了。』

『管他是什麼人。』史卡拉說：『十二點的時候在酒吧跟你再見面吧。那時間，我要向他們介紹你是我的私人助手。』

『遵命！』

史卡拉的眉頭又皺在一起。麗德向他自己的房間走去，心裏決定繼續向史卡拉作種種刺激，總要把他激得眞的想決鬪爲止。但眼前史卡拉大約會多做些忍受功夫，因爲這幾天裏史卡拉似乎很需要麗德。不過，總會有這麼一天，可能在衆目睽睽之下，史卡拉的自負——也就是他的虛榮心——偶而受到無可忍抑的刺痛，因而使他突然發作。這時間，麗德就要佔一點小便宜，因爲開始挑戰的是麗德。這種策略當然是很不成熟的，但麗德除了這一條路以外，還想不出有其他的好辦法。

回到自己房間裏的麗德，發現當自己不在的時間裏，房內已經被人搜查過了。搜查的手法是很專門的。麗德所用的剃刀，是霍弗烈玆牌子，這是跟老式的吉利安全剃刀同型的倣製品。是他的美國朋友李

特爾，有一次在紐約特地買了送給他，爲的是證明這霍弗烈茲牌子是安全剃刀裏最好的一種。由那時起，麗德也就一直使用它。情報工作者都知道，這種安全剃刀的柄子，是隱存小東西的最好所在。比如密電碼啦、密點底片顯影藥啦、氰化物（劇烈毒藥）啦……等等。這天早上，麗德刮好鬍子，把剃刀洗乾淨，仍然讓它的柄子留在刀托上面，同時在柄子靠近刀托的地方劃了一條很細的刮痕，讓這刮痕正指着刀托上面英文招牌的Z字正當中。現在，這刮痕已經旋過了Z右邊大約有一公厘。至於他在別的東西上所做的暗記，比如照花點層次而放置的手帕、箱子放在衣橱裏的角度、掛在衣橱裏的西裝胸袋暗抽出一半、牙膏鉛管按下的一定凹窪……等等，却都沒有被弄得離開了原狀或有其他的變形。執行這一項搜查的，一定是個小心翼翼而訓練有素的侍者僕役。但侍者當中，最聽話而又最使客人喜歡的牙買加侍者應該除外，因爲他們不至於有這種幹才。一定是個老手，老於這種間諜任務的人，趁麗德在九時至十時之間，離開房間到外面去兜圈的時候，進行了一次最精細而又最徹底的搜索。

不過，對於這一次的被搜查，麗德心裏却覺得很高興，因爲他知道戰鬪行動已經在暗暗展開了。如果有機會讓他進入對面第二十號的史卡拉房間，他希望他所做的搜查工作要比這還要漂亮。

在自己浴室裏洗完了澡，麗德站在鏡子前面梳頭。以研究的眼光來觀察自己，覺得自己已經百分之百地復原了。記得在情報處指定的治療醫院裏開始治療腦病期中，他第一次對鏡刮好鬍子之際，看見鏡裏的自己，眼神是呆滯無光的，面孔是緊張而蒼白的；現在的情形完全不同了，現在的面孔紅潤而奮發，現在瞧着自己的那一對鏡裏眼睛，完全是跟昔日一樣的澄澈、精明、而有赫赫的神采了。對於他這樣的反省與自究，自己不覺泛起了一陣含有諷刺性的笑容。但這種反省與自究却是一個即將出場參加競賽的

人所必需的。何況現在他即將出賽的正是一場史無前例的劇烈鬪智局面！他已經健全一如常人，對於失敗他是再沒有任何藉口可以掩飾了。『好好地準備出場吧！』他對自己說着。

這旅館的酒吧間，前面已經說過，是在丁字形的腹部。酒吧間的門是用皮包着，上面釘有黃銅苞釘。這銅苞皮門的對面，也就是通向秘密會議廳的那間小會客室的門。在格調上言，這間酒吧是模倣着英國式旅舘裏的沙龍，帶有豪華的陳設。洗擦得十分乾淨的椅凳，都是紅皮內墊泡沫乳膠。大啤酒杯都是用銀或沖銀做的而不是普通所用的錫杯。壁上所掛的狩獵印畫、狩獵銅號角，舊式獵鎗與裝火藥的牛角，可能都是購自倫敦的派克美術舘。桌上放着古式的凍酒器，器裏在凍的却不是啤酒瓶而是香檳。四散分立的客人也不是什麽鄉下佬，而是有點像『布律克斯兄弟會』的人物。靠在桃花心木櫃臺邊的主人史卡拉，右手食指穿在金鎗的扳機護圈裏，把那金鎗不停地旋轉着，也正像當年美國西部的壞蛋。

麗德走進酒吧反手關門同時縱目流視的當兒，那隻金鎗忽而半途停止旋動，而鎗管正瞄着了麗德的胸膛。

『朋友們！』史卡拉僞裝着粗豪地向酒客嚷了一聲：『見見我的私人助手，由英國倫敦來的夏馬克先生。他的任務，就是要使這週末的事情能够順利進行。馬克！過來見見這幾位大人物，替他們敬些點心餅食。』金鎗鎗管一低，被史卡拉塞進自己的腰帶裏去。

麗德做了個私人助手該有的笑容，移步走向櫃臺。也許是因爲介紹了『他是英國人』的關係，這批盜匪個個跟麗德握了握手。穿紅色外衣的酒吧侍者，問麗德要喝什麽酒。麗德說：『來點杜松子酒，要英國製的，味道越苦越妙！』於是開始了有關杜松子酒好處的漫談。客人裏大都喝的是香檳，唯有韓爵

克例外，他離羣而立，小心地在啜那苦檸檬水。麗德週旋在人羣之間，談談美國氣候，談談他們的飛行旅途，自然也談談牙買加的美麗。麗德盡力地認記他們的口音，使能聽見聲音就知道說話的是誰。接着，他以自然的態度走近韓爵克：『大約你和我是這兒唯一的兩位歐洲人。我猜你是由荷蘭來的，是不是？我好幾次經過荷蘭，却沒有機會停留。荷蘭眞是個美麗的國家。』

韓爵克灰色的眼睛，並不興奮地瞧着麗德，嘴裏操着拗口的英語：『傷克——憂！』（英語：謝謝你！）

『在荷蘭的貴鄉是……？』麗德問。

『頓海格。』

『在那邊住了很久嗎？』

『好些年，好些年。』

『頓海格眞是個好地方。』

『傷克——憂！』

『你是第一次到牙買加來的嗎？』

『不。』

『喜歡牙買加這兒嗎？』

『是個美麗的地方。』

麗德幾乎也要回答說：『傷克——憂！』但立即裝作笑容可掬地對韓爵克說：『我已經做了不少的

開場白，現在該你說話了。』

韓爵克朝麗德右耳後呆望着，仍是沒說話。沉默的壓力逐漸在增加中。終於，韓爵克把體重由左脚換交右脚之後，開始打破岑寂，同時兩眼盯住了麗德：『你，你是由倫敦來的，是不是？』

『是呀！你去過倫敦嗎？』

『去過，是的。』韓爵克的英語實在太欠成熟。

『你在倫敦多半是待在什麽地方呢？』

一陣猶豫之後，韓爵克說：『跟朋友住在一塊兒。』

『那一定是很利便的。』

『裏邊？』他聽不大清楚麗德的話。

『不，我是說，你在倫敦有朋友，那是很好的；不然，住旅館可就沒那麽方便了。』

『我倒不覺得。對不起！』韓爵克作了個德國式的一昂首，斷然離開麗德而走向史卡拉。史卡拉這時仍在孤芳自賞地靠在櫃臺邊。韓爵克跟他說了幾句話，那神氣似乎在向史卡拉下命令。史卡拉一挺腰站直，跟着韓爵克走向餐間那一頭的轉角裏去。當韓爵克低聲而急切地跟他在說話的時候，史卡拉似乎態度變得十分恭謹地在傾聽。

這邊麗德已經加入了另一組談話裏，但仍對史卡拉跟韓爵克遠遠在留神着。心裏在想，這裏的六個來客當中，除了韓爵克以外，恐怕沒有人對史卡拉能這樣有權威。麗德同時發覺，幾個客人也都向史、韓兩人躲存的角落投過急切的一瞥。就麗德的記憶所及，這韓爵克要不是義大利的黑手黨，就是蘇俄的

KGB。這一點，甚至是其餘的五個客人都未必知道。但他們一定曉得，這裏邊含有的秘密氣味。

開始進午餐了。牙買加籍的侍者領班，週旋於兩桌豐富的酒席之間。每個座位都用座位卡排定。麗德看清楚了，史卡拉是第一桌的主位，而麗德自己則位於第二桌的主位，夾在巴樂代與路泌之間。果如麗德所預料，對於巴樂代的評價比路泌高得多。幾道傳統的美國式大菜過去之後，麗德已經在融洽歡談裏討論到了輪盤賭經，麗德說有一種輪盤，上面的號碼有兩個『O』，但塞滿一嘴牛排的路泌，却說在邁阿密的黑猫賭場裏，曾經嘗試過有三個『O』的輪盤，而結果却是失敗的。巴樂代斷定這種嘗試必然失敗，他說：『你該讓那些生手們贏一些，路泌，否則他們就沒有興趣再來了。你當然可以把他們搾乾，但你可不能把他們連核都呑下。核就是種子啊！我的吃角子老虎就遵守這麼個原則。我警告過買我彈子機的顧客們，我叫他們別太貪婪。賭場向賭客的搾取頂多不得超過百分之三十，最好只到百分之二十為止。你們沒聽過嗎？淨利雖只有百分之二十，但也可以成為鉅富的。美國財政部長摩根就是一例。所以，我告訴你們，別動這種絕腦筋，別想做這一類加緊壓榨而却自以為聰明的人。』

路泌有點酸溜溜地說：『可是，巴樂代！你要維持這一個虛偽的忠告，你是不能不去賺一筆大錢來做後盾了。我老實告訴你吧！我們現在正在吃的這一盤牛排，』他用叉子叉起了面前的一大塊，向巴樂代一指：『就像是吃鈔票，吃這旅館的一張鈔票，而這些鈔票眼看着就要這樣吃光了。』

巴樂代向前一傾，把頭更伸近了路泌，溫和地說：『你知道事情是怎樣了呢？』

路泌說：『我時常告訴我的鈔票說：這兒不久就要長起蔓草跟亂藤了，不聽我的話的人眞是傻瓜！我告訴你，三年了，我們的情況怎樣？我們還坐在這種鬼地方！第二次所做的押款又快用光了，建築還只做了一層。所以我說……。』

兩人的談論進入了財政上的專門問題。但隔鄰那一桌却靜靜地，甚至連一點活潑的生氣都沒有。史卡拉本來就是個不大說話的人，而同桌那幾人顯然也不大需要什麼社交性的交談。坐在史卡拉正對面的是韓爵克，這人喜歡把沉默築得像一道牆那麼厚。其餘的三個人：雷諾義、孫冰良、葛分科，偶爾地說些沉鬱不樂的語句，讓他們三人裏願意聽的聽聽。麗德心裏在懷疑，情形這麼頹喪，史卡拉怎能叫他們興奮起來而『有個盡情歡樂的時光』呢？

吃過了午飯，各人散歸自己房間裏去。麗德又到旅館後面到處蹓躂，在垃圾箱裏找到一塊丟棄的三角形小木條。午後的太陽熱得像要發火，但海上却有了微風吹來。由於麗德不喜歡旅客房間裏的冷氣，這時間尤不願躲在自己寢室裏，所以麗德沿着海邊走去。脫去外衣，解開領帶，坐在一叢馬尾藻的陰影裏，瞧着那鉗子一邊一邊小的海蟹們，在沙灘上幹着牠們自己的小事兒，麗德自己趁空把那一塊木頭削下來，做成兩個楔在房門的木楔，準備晚上用。

漸漸麗德覺得累了，眼睛沉重地閉上了，心裏却想起了馬莉姑娘。她這會兒大約正在京斯敦郊外別墅裏睡午覺。她的房子也可能是在『藍山』高處，那樣可以比較凉爽一些。在麗德的幻景裏：馬莉將是睡在有蚊帳的睡床上面，由於天氣太熱，她身上將是什麼也沒穿，所以，由那透明的蚊帳望進去，將只見她全身像象牙彫的或是黃金塑的一般，但她的鼻子下面將是凝着小小汗珠，而她的頭髮邊緣跟胸前乳溝上也勢必被香汗所潤濕。麗德想像着他自己也脫了衣服，掀起帳角，爬上床去。他不想把馬莉驚醒，所以他輕輕地蠢動着，等到挨近馬莉身邊，馬莉才在朦朧裏轉過身來，迷迷糊糊地伸出雙臂低呼着：『麗德

……』。

然而，離開這夢境有一百二十哩之遠的馬尾藻叢底下，當麗德本人眞身，把漸垂下去的頭猛然一抬，自己却醒了過來，心裏仍有犯罪餘感地，急忙去瞧手上的手錶，已經三點半了！匆匆趕返房內，洗了一個冷水澡，在門底下試了一下削好的木楔子，很好，的確頂住了房門不能向裏推。這才穿好衣服，走出房間，沿走廊走向那大會客廳。

經理一身潔淨地由櫃臺後面轉了出來：『哦……夏馬克先生！』

『嗯？』

『你會見過我的助理屠先生了吧？』

『哦？我想，還沒會見過吧！』

『你願意請進我的辦公室，跟他握握手麽？』

『等一會兒也許我會來拜訪。現在，幾分鐘之內就要開會了，我怕就擱時間。』

經理走上前一步，低聲靜靜地說：『他切望跟你見面，呃……麗德先生！』

麗德自己在罵自己。在他這種行業裏，時常是會遇到這種情形的。當一個人專心一意往陰暗樹幹上去尋覓那紅翅甲蟲的時候，他眼睛焦點集中在斑爛樹皮上，心裏只有甲蟲的影子，却沒注意到近在咫尺的花蛾。花蛾的顏色跟樹皮一樣斑爛，而在搜集標本上言，牠跟紅翅甲蟲有着同等的價值。只因爲你的眼睛焦點過於緊狹，你的心意過於集中，你正在察秋毫，却看不見輿薪。麗德直瞧着這位經理，而眼睛裏所帶的神色，似乎是兩個賊人相遇，知道彼此都是賊；又像是兩個同性相遇，知道彼此都害着『同性戀』；自然也像是兩個秘密工作者相遇，知道彼此都是幹這一行業那樣。

經理在催促着：『最好請你快點兒！』說着自己轉進櫃臺裏邊，打開了靠裏一扇門，等麗德走了進去，他又把門關上。裏邊是一間擁擠的小辦公室，一個高個子直挺挺站着，頭上一叢硬生生頭髮，古銅色的美國德州人面孔，伸着待握的右邊手不是手，却是一支光閃閃的鋼鈎。麗德停住脚步，臉上爆開了前所未有的笑紋。三年，或是有四年了！彼此相別不通音問。『他媽的，你這醜賊！你怎麽會在這兒？你幹了些什麽？』麗德這才一衝而上，重重地在這人左臂上打了一捶。

這位屠先生臉上的笑容，麗德記得比以前更甜，也更充滿着友誼。『別喊我醜賊啊！』屠先生說：『我是有名有姓的，我的眞姓名是李特爾！是摩根信託保證公司爲貸款而派在雷鳥旅社的臨時會計員。我們正在核對這裏的負債比率。夏馬克先生！你是否可以老老實實地告訴我，或是給我一些資料，讓我知道你是代表那一方面出來主張債權的？』

第八章

在前面大廳裏，麗德大約是高興得有點頭昏眼花，他由服務櫃臺上抓了一大把旅行指南，向正在走過的雷諾義，喊一聲：『嗨！』但雷諾義並沒有回答他。於是麗德跟着雷諾義後面，也走向通往會議室的那間小客廳。這兩人可以說是最後進場的了。史卡拉已經站在會議室門邊，正瞧着自己的手錶。其餘六個人在這小客廳裏分立着，史卡拉對麗德說：『好了，夥計！我們在裏邊坐好以後，這門就得鎖上。你守着這道門，誰也不讓進來。就是旅館着了火，沒有我的命令，也不許擅開。』說着轉頭向那碗櫃邊的酒吧間侍者：『阿祖！你可以走了。回頭我需要的時候，再叫你來。』然後史卡拉向這六個客人說：『行了，我們可以進去了。』他帶路先進入會議廳，其餘的人魚貫跟在他後面。

麗德站在門邊，看清楚了各人坐向各人座位以後，就把門上的彈簧鎖放鬆，拉緊門讓它自動上了鎖，然後迅速地把會客室通外面酒吧間的門也給鎖上，返身到碗櫥裏拿了一隻高柄香檳酒杯，拉了一張靠背椅，靠近會議室的門把椅子放好。坐在椅子上，把玻璃杯罩住靠鉸鏈附近的門板上，手捏着杯柄，自己耳朵貼在玻璃的杯底。藉着這天然的『放大器』，一陣嘈叫裏，出現了韓爵克的說話聲：『……所以，現在我要報告一下，我在歐洲的上級給我的指示……』韓爵克的聲音忽然停住，跟着是一陣椅子移動的聲響。麗德像閃電一般跳開，急把椅子拖離門邊幾尺再坐下，迅速打開旅行指南放在膝蓋上，把香檳杯子湊在唇邊。就在這時候門開了，史卡拉出現在門內，手指上旋轉着萬用鑰匙的鏈子。『很好，夥計！

』史卡拉說：『我只是檢查一下外面的情形。』說着伸脚一踢，把自動上鎖的門又給關上。

麗德恢復原位的時候，聽見『放大器』裏仍傳出了韓爵克的聲音：『我有個非常重要的情報，要向我們的主席提出。這情報的來源是非常可靠的。說是有一個名叫麗德的人！正在這附近地區裏，這人是由英國情報處派來的。關於這個人的資料以及他的面貌特徵，我都還不淸楚，不過，看樣子我的上級對於這個人所作的評價是很高的。史卡拉先生！你聽說過這麼一個人麼？』

史卡拉鼻子裏哼了一聲：『他媽的，我可沒聽見。我該就什麼心？他們最出色的情報員，還不是像早餐的大餅，一塊一塊地讓我嚼了下去！就在十天前，有個英國情報人員跟在屁股後打擾我，我就把他給解決了。這個人叫做魯斯，他的屍體，現在正在西千里達的一個瀝青湖裏，緩緩地往底裏沉呢。那瀝青湖是屬於千里達西部拉布里尼城的石油公司所有。這幾天裏，那石油公司就會得到一桶最妙的瀝青油啊！你接下去是什麼問題，請說！韓爵克先生！』

『接下去，我想知道的，就是本小組對於破壞甘蔗的策略問題。照我們六個月前在夏灣拿開會的結果，你們不顧我的少數票反對，而毅然決議，爲了要交換某種利益，決定給卡斯楚以援手，協助他維持並提高世界糖價，以抵銷因佛羅娜颶風所造成的損害。由於目前在牙買加跟千里達等處已經有了好多次蔗田火災事件發生，就這件事而論，我的上級已經風聞到，本小組的幾位先生，特別是……』接着一陣紙張的悉索聲：『雷諾義先生、路泌先生、孫冰良先生、以及我們的主席先生，正忙於廣泛預購七月份的期貨砂糖，以謀私人的利益……』

『放大器』傳來環桌諸人憤怒的喃喃語聲：『爲什麼我們不應該……』『爲什麼他們不……』接着

雷諾義的大聲說話，鎭壓了其餘的低吵聲。雷諾義說：『誰他媽的說我們不應該賺錢？賺錢不也是本小組的目的之一麼？像我在六個月前所問過的一樣，韓爵克先生！我再問你一次：在你所謂的「上級」裏邊，到底都是些什麼人？是那一個他媽的孫子，要使粗糖的價格一直下降？這樣不擇手段以攫取利益的事情，就我看來，蘇俄是最感興趣的一羣。蘇俄把貨物賣給古巴，那貨物裏，讓我坦白地說，就包括有預備打我家鄉的火箭。用這些貨物，蘇俄向古巴交換粗糖。蘇俄的策略，自然是糖價越跌越好，同樣東西，糖價越跌，他換的糖也就越多。共產黨所做的，都是他媽的一本萬利的生意。他們兩邊賺錢，甚至跟你是好朋友，他也要動你的荷包裏的腦筋。我講的有半點不對嗎？』雷諾義的聲音帶着譏諷！『我想，韓爵克先生！你的上級裏邊，不會就有蘇俄頭子赫魯雪夫在內吧？』

史卡拉的聲音切斷了爭吵聲。『朋友們！朋友們！』吵聲在極度不願意的情形之下，停息了。於是史卡拉接着說：『當我們建立這個合作小組之初，我們大家都同意，第一個目標就是小組裏的人要彼此互相合作。所以，呃，韓爵克先生！讓我把你的疑問做個更完全的澄清。就本小組的整個財政情形而論，前途是樂觀的。凡是一個投資的組織，總不免要遇上好運或壞運。做糖是好運的，雖然本小組有一部份不贊成。你且聽我說完！本小組現時控制着六條大船，都停泊在紐約或其他美國港灣外面。這六條裝滿着糖的船，都要等到七月份期貨價格再升高一成的時候，才會靠碼頭卸貨的。在華盛頓的美國農業部以及其他幹糖業生意的人都知道這一回事，幹飲料業的更是十分關切——蘇俄我們暫且不管他。蜂蜜價格正跟着糖在飛漲，甜酒也一樣。他們切望我們，在糖價爬上天，市面眞正一粒糖也沒有之前，要卸點貨給他們。然而，我們自己也不是可以無限期留住不放。人員、船隻、以及其他死費用不能不照付。當

然，我們這四個人，是正在等待着一千萬美金的贏輸。同時，請你注意，韓爵克先生！請看看這雷鳥旅社，賬面赤字一直在增加。所以，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不能不說是一個好辦法。你說我們能不放火燒蔗田麼？我告訴你，這兒有一批邪氣組織叫做「拉斯塔法里」，黨徒留鬍子，抽大蔴葉捲烟，信奉「黑人大帝」，大部份都住在京斯敦郊外「糞山」一帶。這些黑黨徒就是專門替我們弄火災的人。可是最近這兒有個人，專門要跟黑黨徒爲難。所以，我特地把這個搗蛋鬼請到這兒來吃飯，使他不至妨害我們燒蔗田的工作。這個被我留下來的人，就是外面的夏馬克。好了，言歸正傳，韓爵克先生！希望你告訴你的上級，任何貨價，有上漲的時候，也必有下跌的時候，請他們別擔心。可以嗎？』

韓爵克說：『雖然這不是一件樂事，但我會替你傳這些話的，史卡拉先生。那麼，現在來談談我們的旅館吧！眞正的情形怎麼樣？我想我們大家都是急於想明瞭的。』

在一陣嘰咕聲裏，史卡拉開始了他的長篇大論。這些話麗德是沒有興趣去聽的，何況李特爾已經在那小小辦公室的桌屜裏裝了錄音機，保證可以全錄了下來。李特爾說，這一項裝置，實際上是聶可森弄的。聶可森也是美國中央情報局人員，中央情報局的興趣跟麗德不一樣，他們目的物是那位韓爵克，正如麗德所預料的，韓爵克是蘇俄安全局的高級人員。蘇俄安全局最喜歡攪『遙遠控制』。一個負責指揮義大利境內活動的俄特頭子是住在瑞士的日內瓦。同樣情形，負責指揮這兒加勒比海俄特活動的韓爵克，是駐在遙遠的荷蘭海牙。李特爾仍是作私家偵探業務而同時兼任中央情報局的工作。由於他跟麗德的以往同做案子的關係很深，所以中央情報局又派他前來。他的任務是要破壞史卡拉這個秘密小組，並且探察他們究竟做了些什麼詭謀。就中央情報局所獲的資料，知道那個雷諾義是義大利的黑手黨黨徒

，而且這是黑手黨第一次跟蘇俄安全局携手的案例。這是必須不惜任何代價而加以剷除的，必要時還得把這兩人消滅掉。至於中央情報局的聶可森，他的化名是『石坦尼』，實際上還是個電子專家。因此，他能在電話總機的地板下面，史卡拉裝設的跟電話線混在一起的錄音線路裏，給偷接個支線，通到李特爾的屜內錄音機裏去。所以，現在麗德可不必再去注意史卡拉的贅長理論，只要聽聽會議中還會有什麼突然的發展沒有，同時留心那不是會議桌上暗存的麥克風所能收錄的其他情況。

麗德也會把自己這次何以到這兒來的經過，跟李特爾暗暗說了。李特爾自然是萬分欽佩。麗德同意彼此仍然保持漠不相關的態度，各人進行自己的任務，以免秘密有所洩漏，但也安排了假如有什麼緊急情況時彼此會面的地點，同時也決定了假如有東西彼此要交付時，可以投放到離會客廳很遠的那座未完成的男人厠所裏的某處。聶可森也給了麗德一把萬能鑰，可以開啓這旅館裏的任何一處門道。麗德意外地得到這批生力軍的援助。自然更增加了自己無限的信心。他過去跟李特爾有好多次的合作，都完成了極艱鉅的任務。每次在危險降臨之際，沒有人能像李特爾那樣，奮不顧身，給麗德以莫大的助力。雖然李特爾右手只剩下了一隻鋼鈎——那是在一次最危險的任務裏所留下的記號——但他却是全美國首屆一指的左手用鎗的人。即使那鋼鈎，在近身肉搏的時候，也是別人所沒有的最厲害武器。

現在『放大器』裏傳來史卡拉演講的結論部份了。只聽史卡拉說：『所以，各位先生！總而言之，我們一定要尋到一千萬美元。我所代表的一方——那是佔居這個利益的絕大部份的一方——認爲這筆金額應該以發行債券方式來籌措。負擔的利息是百分之十，十年還本，比任何貸款都要優先清償。』

路泌憤怒的聲音揷進：『傻瓜才肯這麼做！至少在你活着的時候別做這種夢，先生！才一年之前，由

我跟我的朋友所做出去的第二次押款，那七分的利息怎樣了？這樣運本帶利地賭下去，你想想看，我同去維加怎麼交代？一句老話，趕快停止再向這旅社繼續投資！這樣，我倒可以快活些。』

『這就是所謂饑不擇食啊！路泌！要不是照我的辦法去做，旅社乾脆只有關門一途。你們幾位意見怎麼樣？』

韓爵克首先贊同史卡拉，他說：『百分之十利息，加上優先清償，倒是個好引餌。我跟我那一邊的朋友，願意分攤一百萬美元。當然，照我們大家共同的瞭解，這批債券發行的條件，該比……呃……我是說……該比路泌先生跟他的朋友所做的第二次押款，要更牢靠，更有信用些。』

『當然，當然！』史卡拉說：『我跟我的朋友，也願意分攤一百萬。那麼，孫冰良先生！你怎樣？』

孫冰良勉強地說：『好吧，好吧！算我同樣的一百萬吧！不過，天老爺！這該算是最後的一次下注了！』

『雷諾義先生！閣下呢？』

『這一場賭，聽起來似乎是包贏的。所以，我願意把其餘的七百萬全吃了。』

葛分科跟巴樂代急吵了起來，葛分科喊得特別有力：『別他媽的來個全吃！給我留一百萬！』

『我也一百萬！』巴樂代不甘後人：『好處大家分！而且，我們對路泌也該公平些。路泌！你的選擇權在我們之先，你要多少你說！要全吃也該你先吃！』

『這種鬼債券，我一個銅板也不要！我一回到維加，立刻就找律師——把全美國頂好的律師全請了

來！你們以爲這麼講講就可以把我的押款一筆勾銷？你們可別做他媽的好夢！』

靜寂了，一片靜寂之後，來了史卡拉低沉而無生氣的聲音：『你攪了個很大的錯誤了，路泌！你這樣做，只是對於你所代表的拉斯維加利益在稅務方面所已損失的一大筆錢，白白地失去了補償的好機會了。同時，我請你別忘了，本小組建立之初大家是都曾宣過誓的。大家都曾發誓不得做出違背組內別人利益的事。所以我想問，剛才你所說的這一套，是不是你所做的最後決定，再也沒有挽回餘地麼？』

『絕無挽回！』

『好吧，有一句話也許能使你改變初衷，這句話是古巴人的座右銘，也就是本小組的做事方針，他們說：「動作快！行動穩！不必要的渣滓，滾!!!」』

鎗彈爆炸聲跟驚叫聲幾乎是同時發生，一張椅子倒塌了，然後接着一陣更長的靜默。終於有人乾咳兩聲，雷諾義鎮靜地說話：『我想，這是對利益矛盾最正確的解決辦法了。路泌在維加的朋友，都是喜歡安安靜靜過日的人，所以，我想他們不至於提出什麼抗議之類的東西。活着作爲一個「印製精美的債券持有者」，總比死的「抵押權所有人」要强得多了。讓其餘要參加的人每人分給一百萬，老金鎗！你的行動眞是又快又準。接下去該是你把這件事作個最後結束了。』

『啊，自然！自然！』金鎗人史卡拉的聲音轉爲輕鬆而愉快：『路泌這個人，現在算是已經離開這兒，回到他的維加城去了。他此生就不再爲人所知。他離這兒以後的行踪，我們算是一無所知。旅館後邊的河裏，有的是饑餓的鱷魚羣，牠們會免費地把路泌送到他該去的地方——黃泉大路。至於他的行李，如果皮箱是上等眞牛皮製的話，鱷魚們也頂喜歡的。今晚，我需要幾個人幫忙。孫冰良！你有空嗎？

還有，巴樂代你呢？』

巴樂代的聲音也是愉快的：『把我除外，老金鎗！我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可不能參加這一份送行大禮。』

韓爵克却說：『我來頂替巴樂代的空額吧！我不是天主教徒。』

『那就這樣吧！各位先生，還有別的問題麼？假如沒有，我們該散會喝酒去啦！』

葛分科却有點神經兮兮地說：『等一等，老金鎗！門外那傢伙怎麼樣？那英國人！他一定聽到鎗聲的，他不會只說是房間裏放鞭炮吧！』

史卡拉的笑臉就像是隻老鱷魚：『這可不用你操心，老葛！週末過後，這個英國人就要被照顧一番。他是我在附近街上檢來的人，我給他的工作是臨時工，而他的生命更是「臨時」之極。鱷魚們的胃口是很大的，路泌自然算是主菜，但牠們末了還得吃點甜食什麼的。這件事你們交給我去辦去罷！就我所懷疑的，這個英國小鬼，可能就是韓爵克先生所講的什麼麗德之類。我不喜歡英國人。各位記得山姆叔叔唱一首歌麼？「世界上要是沒有英國人，我們該是多快活！」時候一到，我就會把他收拾掉，你們別擔心。』

門外的麗德在微笑。他可以想像得到，史卡拉怎樣霍地抽出金鎗，鈎在食指上打兩個旋轉，又把它揷進腰帶裏去。但他不敢怠慢地把椅子搬離門邊，在杯子裏倒了一杯香檳，讓自己靠在碗櫥邊，專心去研讀那最新發行的牙買加觀光指南。

史卡拉的萬用鑰匙在門鎖裏一陣喀嚓，門開了，在門口他瞧見了站在那邊的麗德，於是摸摸他鼻子

下面的小撮鬍子，對龐德說：『好了，夥計！我想你的香檳別浪費太多。去告訴經理，路泌先生今晚要搬出旅館，詳細情形我會跟他說明白的。同時你告訴他，我們在開會的時候，有一條電線的大保險爆炸了，所以我要封鎖這間會議廳，檢查檢查何以這些電氣匠工作做得這麼馬虎。你懂嗎？跟經理說，晚宴可以準備了，那些跳舞的女人什麼的，也都叫他們預備好。你都淸楚了嗎？』

龐德回答一定照他的吩咐去辦。然後稍微避開金鎗人一些，走向通外面的門，打開門鎖走出去。『你都淸楚了嗎？』史卡拉的話還留在他的耳邊，但他心裏却說：『淸楚了，太淸楚了，會議室裏我那兒沒查過？根本沒有半根保險絲啊！』

第九章

在大廳櫃臺後面的小小辦公室裏，龐德迅速地把會議精采之處向李特爾作了補充報告。自然，李特爾跟聶可森都說錄音也極成功。將來把史卡拉送上電椅，少不得有龐德的一功。這個夜裏，李、聶兩人要有一個得去打聽打聽路泌的滅屍情形，同時希望能取得一些證據，證明葛分科——尤其是那韓爵克——都是『幫助犯』。但李特爾他們不贊成龐德也去，李特爾解釋說：『我們不願意再在泰晤士日報上看到你的訃告。前次那訃文轉載到美國報紙時，說什麼龐德先生是個光榮偉大人物等等一類媚詞叫我看了要嘔吐。那時我氣得幾乎要寫信給報館，把你平時攪女人啦等等全給揭穿了！』

龐德要大笑又不敢大笑，終於回答說：『你眞是我的好朋友，李特爾！這些都是肺腑之言，出自坦誠之口。多少年來共事的結果，我已經把你的癖性磨鑄得跟我一個模樣了。』

龐德回到自己房裏，灌下兩大口威士忌，洗了個冷水澡，躺在床上瞧着天花板，一直到八點三十分，吃晚餐的時間到了才出來。

晚餐的情調已經沒有中午那麼死板。大家似乎對於日間的各項處理都已十分滿意，所以，除了史卡拉跟韓爵克以外，大家都喝了不少酒。龐德發覺他自己在他們的談笑風生裏很有被視爲局外人的氣味，他們避免瞧着龐德的眼睛，龐德企圖引起他們的暢快對談的時候，他們的回答却往往只是單調而無誠意的一個字『是』或『否』。龐德知道這是因爲他自己已被當作壞消息在傳遞着。他的『老板』史卡拉已把他當作

一張死牌來打了。所以他在這批人的心目裏是個不可以親密相處的人。當這晚宴在緩緩地進行下去，一道道山珍海錯在恭恭敬敬地傳遞之際，這間餐間也已同時漸漸被『變』成了一座熱帶森林，工人們輕輕地搬進來一棵棵種在盆裏的樹木，有橙樹、有椰林、中間偶然夾雜着芭蕉。這就使加力騷樂隊背後有了一片莽林氣象。樂隊人員，穿了緋紅色金褶邊的襯衫，逐一在景前集中，在適當的安排裏，開始奏起震耳的拉丁曲子『零涕市場』。忽然樂聲驟止，一個面貌還過得去只是身上還嫌遮掩得太多的女孩子出現，她開始以明晰的字句在唱着。她的頭上裝着一隻假的大鳳梨，顫巍巍地連葉子不時在動着。看樣子，今晚的節目恐怕很長，麗德覺得欣賞這些玩意兒簡直像是受苦刑，因此，他離座而起，走向史卡拉那邊：『我覺得有點頭痛，我想先回去睡了。』

史卡拉抬起頭，瞧着麗德的眼皮：『不，你不能走！要是你覺得這些節目不够理想，你給攪精采起來！我用錢請你，這也是你的工作之一。如果你懂得牙買加的玩意兒，你就做吧！叫這些人讓開。』

麗德好些年來沒有被人這樣慫恿過，同時他感覺得那小組裏的人個個在瞧着他。也許是幾杯酒落肚，使他變得不謹愼而喜歡賣弄起來；尤其愚昧的，是他急於要讓這批正在瞧不起他的人來個刮目相看。他不想想這種做法實在是最壞的策略，實際上他應該讓他們去輕視才好。就在這種不正常的一時衝動之下，他回答：『好吧！史卡拉先生，請你給我一張百元票子，也給我你的鎗。』

史卡拉坐着一動也沒動，但他心裏不禁大為驚異，而且不得不硬控制住自己的不安情緒不使表露，以免有失他的『英雄風度』。巴樂代却不停地喊着助陣：『給他吧！老金鎗！也許這傢伙眞有什麽精采表演，快讓我們一飽眼福！給他錢！給他鎗！』



史卡拉只得伸手到褲後取出票夾子，揀了一張百元美金大鈔；然後慢慢又探手向腰帶，拔出那支金鎗。那聚光燈照在歌女身上的餘光，反映着金鎗的金芒四射。史卡拉把鈔票跟金鎗並排地在自己面前桌上一放。麗德背朝着臨時舞臺，取起這左輪金鎗，在手裏托一托重量，用姆指扳起撞針，一搖手把彈輪搖出來看眞裏面是裝滿着子彈的。然後，疾如電閃地轉身、下蹲、伸臂、『砰！』地一聲巨響，震得人們個個耳聾目呆，樂聲停刹，一片使人喘息不得的沉寂。那歌女頭上的整顆鳳梨，早已飛撞在背後佈景裏，悶聲一嗑，不見了踪影。歌女兩手掩面，徐徐軟倒在臺板上，眞

像掉進泥沼裏去一般。酒吧間老板由陰暗裏躡足走了出來。

當喝采聲由小組裏爆響起來的時候，麗德檢起百元大鈔跳上那矮矮表演臺，彎腰扶起歌女，把鈔票塞進她乳罩的空隙裏去：『好寶貝！這是妳我作的特別節目。別害怕，妳沒有受傷，我是瞄準在鳳梨的半截部位，不是瞄準着妳的頭。好了，現在繼續你們的節目吧！』說着把這女孩子拉轉了一個旋轉，順勢在她屁股上拍了一下。歌女恐怖地瞧麗德一眼，急步奔進後臺去了。

麗德走向樂隊：『你們領班的在那兒？指揮節目的是誰？』

一個彈吉他的黑人緩緩站起來，白白的眼球張得大大地睨着麗德手裏的金鎗，戰兢兢似乎被閻王點到他的名字而魂不守舍地回答一聲：『是我。』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老虎王。』

『好個老虎王！現在聽我說！這兒不是救濟會籌款攪些馬馬虎虎的節目。我們史卡拉先生的貴賓們，需要的是熱騰騰跟火辣辣的表演！我立刻會叫他們送些酒來，要是你們精神不够，吸吸大蔴葉烟捲不會有人告密。把那些嚇走的妞兒們都給我叫回來表演，身上穿帶的要減去一半，到了壓臺戲，方才那個歌女跟所有的妞兒們一樣，大家都得脫光！你聽懂我的話了嗎？好，趕快開始大熱演，愈熱愈好，否則不給彩錢。』

於是，在六個樂師耳語交接，暗暗鼓勵之下，老虎王才壯起膽子，說聲：『遵命！隊長！』接着轉身向他的班底們：『你們加油！我也要去跟妞兒們打打氣。』在一片揚起的樂聲裏，老虎王轉向臺後出

去。

麗德走回到小組諸人身邊，把金鎗安放在史卡拉面前。史卡拉擧眼長望着麗德，一瞬也不瞬，一邊伸手去取鎗，塞回腰帶裏去；一邊說：『那一天我們該來個互射比賽，夥計先生！贊成嗎？距離二十步，不許傷人。』

『謝謝你！』麗德說：『不過，我媽媽不答應我這麼做的。你可以讓他們樂隊喝些酒麼？喝點酒，他們會演得更熱些。』說完麗德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幾乎沒注意到，小組裏的其餘五個人，（也可以說是四個人，因爲韓爵克始終都是那樣冷冷漠漠地坐着。）都豎着耳朵在靜聽重新繼續的一個女聲獨唱。獨唱完畢，臺子後面出來了四個女的，一身光裸只掛了一條布片，在臺前跳着肚皮舞，使巴樂代跟葛分科額上滴下了汗珠。在掌聲中肚皮舞結束，燈光熄滅，只剩下舞臺正中的一圈聚光燈照着。鼓聲轉爲驟雨，臺後推出一隻六呎高的巨手，手上帶着黑色手套，手腕部份是牢固在一隻底座上面。五指向上伸張，彷彿要抓什麼東西一樣。鼓聲愈打愈急，突然在黑暗的臺門口有個美妙的人體一閃，在陰影裏停住，裝模作樣地，挺挺肚皮，張張四肢。這是東方美人的胎子，窈窕而美妙的胴體，遍身搽着橄欖油，沒半點掩飾地襯着那黑手，眞是玉骨冰肌，脂膚勝雪。她先繞着黑手扭了一週，然後把自己的玉體倚貼着那黑手，像是要讓那黑手撫摸她的全身每一處，接着又以非常微妙的動作，軟棉棉地爬進黑手裏，嬌弱不勝而又芳心難耐地，輪流跟每一隻手指做出使人心旌搖搖的纏綿情態。現在，那黑手似乎被弄得按捺不住了，開始去抓那蠢動的肉體。這一場表演眞是到了難以置信的淫蕩地步。麗德環顧四週，發現每一個人都看得血脉亢張，口開涎流。就連史卡拉，也是心醉神馳得忘了一切。這時鼓手頭飛臂舞，已到

了大發瘋狂的程度，而那女子以她的赤裸裸肉體夾騎在拇指上，也在做出了極爲瘋狂的姿態，然後，逐漸減緩她的律動而萎伏在拇指上，似已筋疲力竭，終於，她的臀部最後一次扭動，由黑手上緩緩滑落下來，溜進後臺不見了。

令人心震耳鳴的一幕過去了，燈光復亮，在座諸人，連樂隊在內，都爆起雷動掌聲。人們由神志昏迷裏醒來，史卡拉喊樂隊領班過來，給了他一張字條，還低聲說了些什麽。麗德心裏想，這個土匪頭史卡拉，已經選定了他今晚的新娘了。

臺上，在方才一幕提神劑之後，開始接演正常的節目。一隊女孩子，被一個男演員用短劍在週身亂剁，剁得衣褲紛裂而脫落，最後僅剩下身一條掩布，才亂搖着乳房，蠢動着由一條竹竿下面仰鑽過去，那竹竿橫架在兩邊重疊着的兩個啤酒瓶之上，離地板大約只有十八吋。起先頭戴鳳梨的那個女子也參加下一齣的正宗脫衣舞。最後，除了那個東方美人，其餘的全隊六個女子都下來，邀請觀衆一起跳舞。只有史卡拉跟韓爵克以適當的禮貌拒絕她們的貼身肉舞，麗德却請兩個鑽竹竿的女孩子喝香檳，知道她們一個名叫『可愛』，一個名叫『珍珠』。這時其餘四個女孩子，正被史卡拉小組裏的四位汗淋淋歹賊，緊緊抱住發狂地在跳恰恰。她們上身後仰得幾乎要斷了腰，那情景似乎當場就要表演羅馬的酒神節。麗德告訴身邊兩個女孩子，說他得上厠所去一下，便趁機溜走。臨走的時候，瞥見史卡拉正在看着別處，而那韓爵克却以極爲冷靜的眼色緊釘着他。

麗德回到間房裏的時候，已是午夜時分了。他房裏的窗門已被侍者關上，冷氣機也開了。他照樣給關掉冷氣，把窗門開了一半，然後如釋重負地吁出一口長氣，洗了澡就熄燈上床。對於方才那一齣射擊

表演，他心裏頗感一陣懊悔，繼而想到這件事既然已經做了，覆水難收，悔也無益。於是便沉沉睡去。夢裏瞧見三個穿黑色斗篷的人，抬了一包不成樣子的東西，踏過斑斕的月影，走向那黑暗的水邊。水邊正有千百隻灼亮的紅眼睛在窺伺着。於是一陣牙齒的咬嚼聲，骨骼的碎裂聲，伴着什麽東西的扒抓聲，使麗德霍地醒來。瞧一瞧錶上的夜明指針，已是下半夜三點半。那扒抓聲却變成了窗帷後面的輕輕剝啄。麗德不出聲地起床，由枕下摸着手鎗，躡手躡脚地沿壁挨向窗邊，斗地拉開窗帷，月光照着一團金髮，是馬莉！她極低聲說：『快！麗德！幫我拉上去！』

麗德暗咒自己太笨，一邊把鎗放在地氈上，一邊去拉馬莉伸得長長的手，半拉半拖地把她弄進了窗檻。却不料她的鞋跟鉤着了窗門，窗門被猛帶着，『砰』地一聲關上，儼然好響的鎗聲。麗德又自己暗罵一句。馬莉懊悔地低語：『眞太對不起你了，麗德！』

麗德輕『噓』了一聲，檢起地下的鎗，放回到枕頭底下，拉着馬莉穿房走進浴室。扭開浴室電燈，刹時間馬莉驚喘一聲，麗德才記起自己原是裸體上床而睡的。『對不起，馬莉，』他一邊急忙抓了一條浴巾圍上，然後坐在浴盆邊緣，招手叫馬莉坐在抽水馬桶上。爲了謹愼起見，他打開自來水龍頭，讓水噴流着。然後以强力的自制，開口問馬莉：『妳這麽晚了還上我這兒來幹嗎？』

馬莉的聲調是頹喪的：『我是不得不來的，我一定得找到你。我是由那個女人，呃，就是那可怕的地方的那個女人那邊，知道你在這兒。我把車子停在外面車道的樹叢裏，一路摸索着上來。這屋子有幾個窗戶還有燈光，我聽了一聽有女人嬌喘聲，呃……』她兩頰飛紅：『我猜想那些都不會是你的房子。最後看見這兒窗子開着，不知道怎樣我竟然斷定這一間一定是你住的因此我冒險爬了上來。』

『好了，我得盡快把妳再弄出去。妳說妳是發生了什麼事嗎？』

『今晚倫敦來了最緊急雙X密電，我說今晚，是指上半夜。是一封不論任何代價必須傳達給你的特急電。總部還以爲你是在夏灣拿。電文裏說，蘇俄安全局高級人員化名韓爵克，已經到了這一帶地區，而且將要到這雷鳥旅社裏來。你必須避開這個人。這個人由一個巧妙而確實的情報來源，知道你也在這一帶。在這個人的任務裏，有一樁就是要找到你，呃……要……要殺你！我由於你已經到了這旅館，而且你會經問過我有關這一帶地區的事情，所以，二加二等於四，我猜想你已經掉進了他們的陷阱。我猜想你一定自以爲是在釘他，却不知道他早已在釘你。』她用手勢來加强她的語氣，也似乎在證明她所做的一點沒錯。

麗德握住她的手，心不在焉地在輕撫着，他的心思却正在爲着這複雜的新形勢而咬嚼。於是他說：『這個韓爵克是在這兒不錯。還有一個神鎗歹徒史卡拉也在這兒，這個人妳必定也聽說過。馬莉！你們的魯斯就是被這史卡拉殺死的，殺死在千里達。』馬莉迅速把一隻手抽回去掩住嘴巴，生恐驚叫起來。麗德接着說：『妳可以照實把這些向上面報告，就說是我說的。這是假定妳能逃出這裏的天羅地網的話。至於韓爵克現時似乎還不能確定我的身份。總部有沒有提到韓爵克是否拿着了有關我面貌身型特徵的說明資料？』

『你只是被描寫爲「壞得出名的情報工作者，麗德。」韓爵克大約對於這可憐的描述不感滿意，所以他要求更詳細的資料。那是兩天前的事兒，現在他可能已經由電報或是電話得到了他所要的東西。麗德！你明白我所以冒險前來的原由麼？』

『當然，我知道！而且我也非常感謝妳。馬莉！現在我必需再把妳送出這窗口，以後由妳自己設法找路出去。別耽心我。我想對於目前情形我能應付得過去，而且，我還有另外的助力在這兒。』麗德接着告訴她李特爾跟聶可森的事，然後又說：『妳只要告訴總部，妳已經把消息傳到，我的確是在這旅館裏，同時妳也把中央情報局這兩個人的情形報告上去。總部就可以直接向華盛頓接觸。這樣好吧？』他站了起來。

馬莉也站在他身邊，抬頭瞧着他：『不過，你自己一定得小心啊！』

『當然，當然！』麗德拍了拍馬莉的肩膀，然後關掉水龍頭，打開通往寢室的門：『可以走了，我們眞得祈禱，求一次意外的幸運降臨！』

黑暗的寢室裏，在靠睡床那一邊，突然響起了柔軟的說話聲：『今夜你的祈禱可不靈了，先生！走出來吧，你們兩個！把兩手抱在頭後！』

說話的人走向門邊扭亮電燈，這人正是史卡拉。史卡拉渾身也只穿了一條短褲，左臂掛着鎗袋，那支金鎗繼續瞄準着麗德。

第十章

龐德以難以置信的眼色瞧着史卡拉，然後再瞧着已經用木楔楔住的房門，那木楔還楔得好好地，房門也不會有推動過的痕跡。史卡拉不可能也由窗戶爬進來，因爲那窗戶很高，沒有人拉一把是絕對爬不進來的。終於龐德看到了他的衣橱橱門開得好大，隔壁房間的燈光正由衣橱裏透過來，這才恍然大悟：衣橱的後壁原來就是一扇假門。由龐德這一邊看過去，那是天衣無縫絕對不會發現那是假門的，但在隔壁房子裏一定很明顯地裝有可以打開這假門的門鎖。

史卡拉走到房子中央，瞧住了龐德跟馬莉。他的嘴巴跟眼睛都流露着嘲笑的表情：『我沒想到你房間裏還暗存着如許春色。你的膽子也够大，你原先是把她存在什麼地方？爲什麼剛才又躲在浴室裏？想來個鴛鴦戲水麼？』

『她是我的未婚妻，』龐德說：『她名叫馬莉，是在京斯敦的英國高級專員辦公處裏當小職員的。她向情人巷你我相遇的那間咖啡舘裏打聽到了我是住在這兒，特地跑來告訴我，我媽摔了一交，住在醫院裏情形很嚴重。怎樣？這有什麼不大對的事嗎？你竟然半夜三更侵入我的寢室，用手槍指着我，你這是什麼意思？你不但行爲不光明而且還口出穢言，對我的未婚妻說了這許多不堪入耳的話！』龐德心裏十分高興，自己竟然能這樣地隨機應變，搬出一大套話阻嚇了史卡拉。因此，他決定立刻採取步驟，讓馬莉安然離開這兒。所以，他裝着若無其事的樣子，把雙手由頭後放了下來，轉向馬莉：『不必再做投降的姿勢了，馬莉！史卡拉先生一定是因爲方才聽見窗門響聲，以爲有小偷跑進來，才過來瞧瞧的。讓我多穿些衣服送妳上車去罷！妳由這兒回京斯敦的路還好長呢！妳想想，還是回去呢，還是就在我這兒待到天亮再走？要是願意待在這兒等天亮，我想史卡拉先生一定肯把隔壁的空房間讓給妳休息的。』龐德轉向史卡拉：『可以吧？史卡拉先生！我會付房錢的。』

馬莉早已把手放下，走向床邊。她起先爬進來的時候，順手扔在床上的小手皮包，現在還在那床上。所以她打開皮包取出口紅迅速地修飾了一下，這時正好插嘴說：『不，親愛的，說實在話我還是回去的好。要不然，明早上班遲到是頂討厭的事。而且，明天，牙買加的總理要舉行宴會，他已經是八十一歲了，平日最喜歡我，明天他一定要我替他排花排座位卡。』她以迷人的笑容轉向史卡拉：『我眞是够忙的，午宴的賓主總算起來一共是十三個人。所以，總理一定會叫我權充賓客，湊足十四人。然而，天知道，今晚遭遇了這麼一件事，明天，我不知道我會憔悴得像個什麼呢！回去的路，有不少地方是很可怕的，你說是不是？史……呃……史卡車先生？但是，我是不得不趕回去的。我向你道歉，不該這麼深夜把你吵醒，打斷了你的美夢。』她像剛替商展舉行剪彩的皇后那樣，莊嚴而又愉快地走向史卡拉，同時伸着右手：『我得走了，好讓你去好好地重溫美夢。我的未婚夫（她沒說出『龐德』兩字，算她够聰明，謝天謝地！）會送我上車的。不敢勞駕你了，史……史卡車先生！再見！』

馬莉眞可以稱爲最佳女演員，龐德不禁引以爲榮。但史卡拉却沒有被這種自說自話的對白迷昏了頭，因爲他正注意到了馬莉的移動將要使金鎗指射龐德的方向被遮斷。所以，他自己迅速地橫向跨開一步，說：『站住，別再走動，小姐！你也不許移動，先生！』

馬莉伸着待握的手不由垂了下來，她的表情就像在分糖菓的女主人，在奇怪爲什麼史卡拉不接受她分的糖菓。的確，史卡拉的金鎗並不領這種情，它仍然直挺挺地指着他們，但史卡拉的心意却已有了改變，他說：『好吧，我暫且放過這一張牌吧！你可以再由窗口把她放出去，我還有話要跟你單獨談談。』金鎗人向馬莉一擺：『走吧！娘兒！以後別再亂闖進別人的地方了，記得嗎？而且，妳得告訴總理，他的座位卡可以隨意地排在什麼地方，但他的威風可使不到這雷鳥旅館來的。這兒只聽我的，可不聽他的。懂得我的意思嗎？好吧，爬過窗口的時候得當心，可別刮破褲子呀！』

馬莉一臉莊嚴地說：『好極了，史卡車先生！你交代的話我一定替你轉達到。我相信牙買加自治政府此後對於你在這島上的財產一定會比以前更加小心愛護，高級專員公署自然也會對你同樣的特別照顧的。』她已經表演到了快要過火的程度了，所以龐德及時趨前勾住了她的手臂：『走吧，馬莉！請妳告訴我媽，一兩天之內，我這兒事情一了，就會到京斯敦打電話給她。』

一到窗口，就幫她——實際上是急推着她——上了窗沿溜下到外面地上去。馬莉匆促一揮手，立刻跑過草地沒在黑暗裏。龐德放下了心頭一大塊石頭，眞沒想到這殺人魔王今夜竟會這麼容易地放過了馬莉。由窗口走回來，他朝床上坐下去，特地撫着了枕頭一角，感到硬硬的鎗把果然還在枕頭下頂着。一抬頭，望見史卡拉把金鎗放進了皮套，走向衣櫥，靠在櫥門邊沉思着，一隻手摸着他自己的小撮鬍子，然後對龐德說：『高級專員公署裏的那位專員，事實上也是你們情報處駐在本地的代表。所以，夏馬克先生！我認爲你的眞姓名該就是龐德！你今夜在招待會上表演的那一套廻身鎗法，迅速而準確。我記起在那兒看過的一篇報導，說那位龐德也頂喜歡攪這一套的。同時，我也得到消息，說這個龐德已經來到了這

加勒比海，他的目的是要來找我的。嘿！難道這些都是偶然的巧合嗎？』

龐德安閒地笑笑：『我還以爲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英國情報處已經關了門了呢。不過，無論如何，我可不至冒頂龐德這個名字，來滿足你的想像慾。你想知道我的身份有沒有虛僞，其實很簡單，你明早只要打電話到佛郎姆去問問那糖業公司老板湯尼先生，你就可以查得出來，我是什麼來歷的人。你想像我是龐德，實在是有點怪，我不知道你這個想像中的龐德，爲什麼要追你追到情人巷的咖啡館裏去，他向你要什麼東西嗎？』

史卡拉又沉思了片刻，然後說：『他可能要向我討些苦頭吃吃。他這個請求，我是很高興讓他滿足的。不過，你對於我這個人，在情人巷那間咖啡館裏，你是已經有了領教了，是不是？我在雇用你的時候，就已經說明過，我這個人是惹不得的。也許事情眞的不會湊巧到這種程度，這一點讓我仔細地再思考思考罷。至於我對你的印象，頭一眼就覺得你有一身警探味道。你方才那個小娘兒，是不是眞的是你的未婚妻，暫且慢談；單就你在浴室裏放開自來水來講，那也曾經是黑道裏的一套老把戲，因此，這一點也可以使人懷疑你是個秘密情報員，除非你的浴室水聲眞的是跟那小娘兒在攪鴛鴦戲水！』他揚了揚眉頭。

『就算是鴛鴦戲水，又犯了什麼法？你跟那脫衣舞女今晚在攪什麼？難道只是在打麻將嗎？』龐德站起來，臉上交織着被侮辱與被激怒的混合表情：『哪，你聽着！史卡拉！對於你這一套話，我已經聽夠了，請你別再對我這樣惡意刺激了。你不時的玩弄着你的鎗，把你自己看做就是上帝，盡量譏笑着英國情報處，彷彿暗示着你這樣做就是有意對我挖苦，這是希望我在你面前跪下來吻着你的皮靴麼？我的好朋

友，要是這樣，你就算是敲錯了門了。如果你實在是對我的工作有什麽不滿意的話，你只要乾乾脆脆給了我一千元，我馬上就走我的路，絕不故意戀棧。你別以爲你雇用了我，你就是多麽了不起啊！』

史卡拉殘酷地一笑：『夥計！實在的情形怎麽樣，不久就會明白的，也許比你所想像的時間還要快。』他聳了聳肩：『好吧，不嚕囌了。不過你要記得一件事，一旦讓我發現你不是你所自稱的什麽無名小卒之流，我的金鎗就會把你打成千萬個窟窿。你清楚我的意思嗎？我不但幹掉你，我還要由你起，一直幹上去。你的頭兒，你的頭兒的頭兒……這樣一直要繼續幹了好久的時間，你知道嗎？現在你去養養神罷，明早十點鐘，我要在那間會議室裏，跟韓爵克單獨開個會。那個會也是不能讓人搗亂的，所以你仍得替我警衛。會議完畢以後，那就是我會經跟你說過的，我們全體要乘火車出發擧行郊遊了。這郊遊會是不是佈置得妥當，你也得去檢查檢查，因爲這也是你的工作之一。你明早最先做的事情，就是把那郊遊會的事提醒那旅館經理一下，好吧？那麽，再見了！』史卡拉走進衣橱，把龐德掛在橱裏的衣衫往旁邊一推，人就在衣影背後消失了。接着，隔壁房裏傳過來淸晰的上鎖咔嚓聲。龐德站起來，『匹！』了一口，回身到浴室裏去洗澡，然後再上床，把最後兩小時消磨掉。

到了早上六時三十分，龐德醒了。人們通常都是用鬧鐘放在床頭，但龐德的鬧鐘却放在心裏。那是一隻超感覺的無形鬧鐘，它的作用比眞正的鬧鐘還要準確。起床後，他穿上游泳褲，仍到海邊去做了一次長程的游泳。七點十五分的時候，龐德看見史卡拉由東翼穿出來，後面跟着他的僮僕，替他拿着手巾，兩人一路向海邊走下來。一會兒，龐德聽見那彈簧網的劣拙彈跳響聲，知道史卡拉又在做運動了。於是龐德閃閃躲躲，由旅館大門回進去，迅速地走向走廊，進了自己的房間，在自己窗口傾耳靜聽了一下

，確定那彈簧網的聲音仍在正常繼續着，就取出聶可森給他的萬用鑰匙，越過走廊到對面二十號房門前，迅速地開了鎖進去，只讓門上的彈簧扣扣住房門而並沒有再加鎖。放眼一瞧，不錯，那把金鎗正放在照衣鏡的鏡臺上。他走了過去，檢起金鎗，打開轉輪，把正朝着鎗膛的那一顆子彈給退了出來。這樣，史卡拉要是一拿起鎗就打的話，這頭一鎗就是個空鎗沒有子彈。

退出這顆子彈，立刻把鎗輪轉回去，原封不動地把鎗放好，反身到了門邊，傾聽了一下，迅速開門出來把門隨手鎖好，一閃身竄進自己的房間裏去。當他再走到自己窗口靜聽的時候，沒問題，史卡拉還在做運動。龐德玩的這一手，完全是一種『臨時上臺客串』的把戲，但他確信，在以後的二十四小時時間裏，只要能爭得這一秒鐘的機會，他就能死裏逃生。眼前的形勢，龐德自己也看得出來，他的身份掩護，就像蓋在身上的一張薄薄被單，而這薄被單邊緣已經沾上了火苗，陣陣焦味已經觸鼻可聞了。任何一瞬間，『越洋財團公司的夏馬克先生』，就會陷身在烈焰之中，像被姜太公以三昧眞火焚燒的琵琶精，一下子燒得現出大琵琶原形——龐德眞身，赤裸裸地面對着可能有六支短鎗相指的敵手羣，龐德那時唯一可以靠它奪命的只有自己的那支PPK，以及比人手先一着的閃電拔鎗射擊動作。所以，只要能够使好運道站在他這一邊，不管採取的是怎樣的詭計，都是値得一試的。現在好了，這一套偷掉一顆子彈的把戲，很使他的前途一時充滿着樂觀，當然事實上龐德自己也十分興奮。因此，他這一頓早餐叫的食物也特別多。津津有味地享受過這頓豐盛早餐，接着又在厠所裏通個痛快大便之後，龐德輕快地走向櫃臺那邊的旅館經理小小辦公室。

櫃臺上，這時却是李特爾輪値。李特爾向龐德扮了個『經理式』的微笑，然後說：『你早，夏馬克

先生。有什麽吩咐麽？』李特爾嘴裏這麽說，眼睛却瞅住龐德後面。在龐德開口回答李特爾之前，韓爵克已經幽靈一般現身走向櫃臺邊。

李特爾不敢怠慢，向韓爵克招呼：『早安，先生！』

韓爵克以德國式的點頭代替了回答，接着說：『電話接線生說，我在夏灣拿的辦公處有長途電話來找我。請問這兒有什麽所在可以接聽私人機密電話？』

『在你自己的寢室裏不滿好麽？先生。』

『寢室裏還不够機密。』

龐德心裏明白，這傢伙也已知道，他自己寢室裏電話機底下有那玩意兒——竊聽裝置。

李特爾裝作很有辦法似地，特地由櫃臺後面走出來：『喏！大廳那邊有電話間就很不錯，四面都是隔音的，絕對不會洩漏。』

韓爵克死魚一般的眼睛直瞧住李特爾：『那電話機本身也是絕對不會洩漏的麽？』

李特爾裝作迷惑不解但又很有禮貌地問：『你的意思我恐怕有點聽不懂，先生。那電話機是直通到接線生那兒的啊！』

『那麽好吧！請你帶我到那電話間去。』

李特爾帶韓爵克到大廳那一角，指着電話間的所在。韓爵克小心地把那襯有皮墊的門關好，取起電話，說了幾句，然後站着，瞧着李特爾轉身走過大理石地坪，回到櫃臺這邊。李特爾對龐德說：『先生，你方才要說的是什麽呀？』

『我是說，我浴室裏的抽水馬桶恐怕有點毛病，此地什麽地方還有厠所嗎？』

『你的抽水馬桶有問題嗎？眞對不起，我會叫人立刻就去檢查。另外的厠所這兒就有，是屬於這大會客廳用的，現在裝修工程還沒完全，所以還沒開放，不過用倒是可以用，一點沒問題。』隨即抑低聲音說：『那厠所有一扇門通我的辦公室。你在這兒等十分鐘。我看他的電話已經開始講得差不多了，我得進去馬上把錄音機倒回去聽聽。情形似乎不大妙，可能有事够你愁的了。』李特爾微微一鞠躬，又恢復大聲說話，同時手指櫃台上一堆報紙雜誌：『請你先在這兒坐坐，我馬上就來帶你去，先生。』

龐德點頭道謝，自己走向櫃台後面的一張座椅那邊。在電話間裏的韓爵克仍在講話，一對强烈的眼睛死瞪着龐德。龐德不由感到一身發毛。大約事情眞的跟他有關了，他坐下來，隨手拿起一份『華爾街通訊』，這種通訊刊物是一頁一頁向上翻的。龐德在頭一頁上面技巧地用手指頭壓了個小小破口，然後裝作翻起來第一頁在看第二頁的樣子，眼睛却由小破洞裏瞧向韓爵克。

韓爵克此時看不見龐德的面孔，但仍然瞅住那翻上去的一頁背面。一邊繼續在聽電話，嘴裏還說些什麽。忽然他放回了話筒，由電話間裏出來，臉上映着汗光，一邊手抽出一條潔白的手帕，往臉上跟脖子上一陣抹擦，兩脚早已迅速地由那走廊走掉了。

這時，聶可森正好走進大廳裏來，向龐德禮貌地微笑鞠躬，然後在櫃台後面坐上他自己的位子。這時已經八時半了。五分鐘之後，李特爾由裏邊辦公室出來，跟聶可森說了兩句，就走到龐德身邊，嘴角有些發顫地對龐德說：『現在我可以帶你去了，先生！』說着就領了龐德走向大廳的男用厠所，打開了門鎖，等龐德進去了，他也跟着進去，返身把門再鎖上。兩人就在洗手盆跟堆放的木匠工具之間站住，

李特爾緊張地說：『你大約也已猜到了，龐德。韓爵克跟那邊通話，雙方都是講俄語，我雖然聽不懂，却聽見不斷地提到你的名字或是○○七的號碼。我看你最好是坐上你的老爺車以最大速度離開這兒！』

龐德淡淡一笑：『預兆只是促人提高警覺而已，李特爾！我早已知道形勢的必然發展，我早也已知道韓爵克這次來牙買加附帶的一個任務就是要把我消滅掉，因為我的老朋友，蘇俄安全局頭子雪米徹司尼，已經吩咐他這麼幹了。我怎麼跟蘇俄安全局頭子攀上交情呢？這一點待我改天再告訴你。』接下去龐德把昨夜馬莉冒險前來通知的事對李特爾說了。李特爾聽了更加發愁，但龐德下結論似地說：『這樣看來，準是韓爵克已經得到了有關於我的面貌特徵的確切資料。我正需要在他們十點鐘召開的秘密會議裏，聽取全部情報以及他們對付我的計劃。會議以後他們就要舉行郊遊了，據我推測，他們會選在郊野僻靜無人的地點，對我下手。方式也許正如史卡拉所建議的那種相對射擊比賽之類。所以，如果你跟聶可森能攪些花樣把他們的郊遊會給擾亂了，我自然會乘機響應的。』

李特爾深深地想了一想，臉上的黑雲似乎霽開了一些。『今兒下午，他們的郊遊計劃，我是知道的。』李特爾說：『他們先坐小火車穿過一帶蔗田，然後舉行野宴，再就是在綠島灣坐上遊艇，出海去作一次深海釣魚等等。他們要走的這一條路徑我已經踏勘過了。』他左手的姆指按着右手鋼鈎的鈎尖，深思熟慮地說：『嗯，這是得趕快採取些行動，希望好運氣能照顧着我們這一邊。我還得去佛郎姆找你的湯尼先生，那糖業公司的負責人，向他要些供應的東西。他是不是肯憑着你的字條，給我一些我所必需的東西呢？好吧，那你就趕快到我辦公室裏去寫張條子。我坐車去只要半小時就行了。這時間，聶可森自然會照顧這櫃台間的一切。走吧！』他開了厠所間的邊門，走進他的辦公室，招呼龐德也走過去，隨

即把門關了。在李特爾的口述之下，龐德寫下給湯尼的便函，仍由厠所出來，回到自己的房間裏去。

喝了一大口威士忌，龐德坐在自己的床沿上，凝望着窗外的大海與天空。像一隻熟睡的狗，在夢裏瞧見一隻野兎而拚命地去追趕那樣，不時抽動着四肢；又像是運動會裏的觀衆看選手們奔向高欄，不由自己也舉起膝頭，恨不得幫助他們用力跳越一般；在沉思裏的龐德，不時手揑脚抽，因為在他心幕裏閃過的，都是誘使他火速拔鎗疾射的刺激鏡頭。

終於，龐德長長地呼出一口氣，鬆下緊張的情緒，整個人似乎也清醒了過來。一瞧自己的手錶，已是九點五十分了。於是他站了起來，雙手在臉上用力地擦抹了幾下，走出房間，沿走廊轉向那會議室而去。

第十一章

會議室內外的情景，仍是跟昨天一樣。昨天龐德丟在桌上的那本旅行指南，也仍在原處。龐德走進會議室，會議室裏已經做過一次草率的整理，可能只是由史卡拉自己弄弄，因爲這間房子是不准許旅館員工擅自進去的。那幾張椅子已放回原位，但那烟灰缸却不會倒掉。地氈上並沒留下血汚，而那地氈也沒有洗刷過的痕跡。可能史卡拉那一槍是直截了當地射穿了路泌的心臟，由於史卡拉用的子彈是軟頭的，射進路泌體內立即散開，所以室內沒有子彈射穿人體後繼續射在椅背或牆壁上的彈痕，路泌也沒有流太多的血。龐德繞桌環察一週，自己心裏很滿意地，仍能指出某張椅子是某人的座位。在史卡拉對面那張，一定是路泌坐的，因爲那椅脚新裂掉了一片木片。龐德隨即照自己本份職務，在閉緊的窗門跟帷幕後面檢查一番，正好這時候史卡拉跟韓爵克走了進來。史卡拉粗暴地說：『好了，夏馬克，像昨天一樣，把會議室的門，以及通外面的門都給我鎖起來。不許任何人進來，知道嗎？』

『是的。』龐德移步向室外走，當走過韓爵克身邊的時候，裝作愉快的笑容說：『早安，韓爵克先生！昨夜的晚會節目還不錯吧？』

韓爵克仍只是個禮貌式的點頭，嘴裏沒說話，眼睛却圓亮得像小燈球。

走出了會議室，龐德把內外兩扇門都給鎖上。仍像昨天一樣，拿了指南小冊跟那香檳酒杯，在門口坐下。立刻就由酒杯裏聽見韓爵克的說講聲，那是一種急切的語氣，而又經過了搜索枯腸才說出來的英

語：『史先生！我有個壞消息奉告。我在夏灣拿的人今早向我報告，他們直接由莫斯科得來的消息，說那個人………（韓爵克一定曾經朝着房門呶呶嘴，表示所說的『那個人』就是指門外的龐德。）的確就是英國的秘密情報員，這件事是一點沒有疑問的了。莫斯科把有關這個人的面貌特徵都詳詳細細地告訴了我。今早，當這個人去游泳的時候，我用望遠鏡對他觀察，他身上的過去傷痕一覽無遺。他面部右邊的疤痕，尤其淸楚。還有就是他昨天晚上所做的射擊表演，這傢伙眞是技癢得得意忘形起來了。要是我組織裏有這樣的一個笨蛋，我非立刻結果他性命不可。』韓爵克頓了一頓，接下去說話的語調變了，變了帶點威脅的意味。自然他是針對史卡拉而說的。他說：『不過，史先生！我倒要問，這件事怎麽會發生的，這個人怎麽可能跑到這兒來的？我上級認爲這是一件太可怕的錯誤。要不是我的上級密切注意，這龐德一定早就替我們闖下了很大的禍害了。史先生！請你對我以上的問題加以解釋，因爲我必需向上級作個詳盡的報告。究竟你是怎樣認識這個人？又怎樣把他帶到如此接近本小組的中心裏來？請你務必完完全全，詳詳細細地說出來！我上級看到我們對敵人竟然這樣地缺乏警覺性，一定會對我們作個極嚴厲淸算的！』

龐德聽見一支洋火擦過火柴盒的聲音，可以想像得到，史卡拉一定是向椅背一靠，陸續噴出他嘴裏的烟縷。一會兒，史卡拉發聲了。那聲音是堅決而毫不示弱的：『韓爵克先生！我很感激你的上級對這件事這麽關切。我也很恭喜他們竟然有這麽精確的情報來源！不過，你可以這樣回答你上級的詢問：那就是說，我遇見這個人是很偶然的。至少，在我遇見這個人的當時，我是這樣的想法。關於這件事何以會這樣的發生，我認爲你也不必太費腦筋去研究。我召集本小組這一批人來這兒開會，開好這些會可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我需要幫手。我連那兩位經理人都是匆匆忙忙由紐約請得來，這座旅館要在開會期間搞得像樣些，沒有兩人來管理可不成事的。現在他們不都管理得井井有條嗎？至於旅館裏的其他雜役人等，則是在京斯頓就地取材。但是，這些人都只能主持旅館裏的一般事務，對於我們像昨夜那種晚會，我就非另找個能幹的助手不可。我自己絕對沒有時間來兼顧這些零零碎碎的事情的。當這個人忽然由天上掉下來的時候，我覺得他很不錯，所以我就把他檢了回來。不過，我也並非傻子。我早就計劃，一等到我們在這兒的活動結束。我就會把他幹掉。那是假定他聽到了他不應該聽的，有關我們小組的秘密或是別的什麽的。現在，你告訴了我，說這人就是英國的情報員。自然，我在昨天會議開始的時候，就會報告過，只要我有胃口，我把這些情報人員吃下去就跟吃早餐一樣。現在我聽了你的揭發，我已做的決定只有一點得加以變更。那就是說，不須等到明天我們的活動結束，我才結果他；就在今天，他就非死不可了！這件事我是這樣安排的。』史卡拉的聲音忽然低下去，龐德只聽見斷斷續續的字眼；而額上的汗珠，禁不住直往貼在耳邊的杯底潰流着。史卡拉說：『我們的郊遊會……甘蔗田裏的野鼠……不幸事件……在我下手以前……大吃一驚……詳細情形……你一定會覺得非常有趣的！』說到這兒，史卡拉一定又靠回椅背了，因爲他的說話聲又恢復了正常：『所以，我認爲你大可不必再躭心了。總之，下午以後，這個人必然不在人世。你可以滿意了吧？再說，我原可以現在馬上開門下手，可是，你得知道，要是這兒會議室連續兩天都發生保險絲爆裂的話，恐怕會引起人的閒話的，是不是？還是照我的預擬辦法去做，那樣還會使野宴變得更有趣些。』

韓爵克的回答却是平板而缺乏興趣的，因爲他自己已經有了計劃，而且已經發出命令，隨着行動就

要開始，那是一種含有決定性的行動的。他的命令是對他自己的部下而發，他自己的部下自然不會對他的命令有所反抗，也不至遲延去實施的。所以他只對史卡拉說：『是的，你的建議是可以使我滿意的。我會以十分的興趣，來觀察你的進行。好了，現在談談我們自己的業務吧！先談「桔子計劃」，我的上級想知道是不是一切都已按步就班地做去。』

『是的，在雷諾金屬公司、凱撒鐵礬土公司、以及牙買牙的鋁業公司各方面，一切都依照原計劃進行。不過，你所供應的原料，是有高度的揮發性的，放在爆破殼裏，每五年，就得調換一次。不過，』史卡拉乾笑一下：『我很高興看到，在桶子上註明的字，包括有英文以及幾種非洲文。我想，這大約是爲黑色大暴動而預備的，是不是？那種日子到來之前，你最好先給我個暗示，因爲我掌握有不少華爾街的最值錢的股票呢！』

『那你少不了得準備一筆大虧損，』韓爵克平板地說：『因爲我不會知道那日子那一天會到來的。這對於我是無所謂，我根本沒有這一類的股票，你最聰明的辦法，還是把金錢變成黃金、鑽石，或是珍貴郵票，這樣會比較安全一些。現在我們來談談第二件事，我上級認爲，如果能讓他對於大量痲醉劑摻進一手，他將是非常高興的。你在大痲葉的供應方面，有充分的來源。你現在收進的貨都是以磅計的。所以，我想問你，是否你能鼓勵你的供應人方面，把供應量增加到一百磅單位，而且把東西運到靠近墨西哥的彼得島，讓我的朋友們可以在那兒收貨。』

短短的一陣沉默，大約史卡拉又正在抽他的雪茄烟。接着他開始回答：『我想這大概是可以辦得到的。不過，關於禁止大痲葉運銷的法令，似乎剛剛公佈要加強執行，判的刑都是徒刑監禁之類，其結果

是價格爬上了天。今天的時價聽說一英兩要値到十六英鎊，一百磅貨色就要値幾萬英鎊的錢了！在貨品的包裝方面來講，也是够龐大的。我的小漁船，一次頂多只能裝上一百磅。不過，無論如何，我還是遵辦。最後目的地是送到什麽地點去呢？你能在岸上收到一百磅東西，你的運氣已經够驚人的了，普通要運一兩磅上去都得大費腦筋啊！』

『實際送達的目的地我可不曉得。但我猜想總是送去美國，因爲在美國才有最大的消費市場。起貨的步驟，已經有所安排。最初的起貨地點將是在喬治亞海外。據說那一帶都是小島嶼跟沼澤，而且已經是走私者所欣賞的地區。至於需要的錢，並不成問題。我已經下令對於籌措一百萬美金的頭寸作個準備，要注意的倒是爭取最低的進價。在你這一方面，將照往常那樣，收取百分之十的佣金。這樣，你看有興趣麽？』

『對於賺錢，我一向是有興趣的。我得跟種葉的人聯絡一下，他們在這牙買加的馬倫鎭有種植不少，馬倫鎭是本島出產大蔴葉的中心。跟他們連繫得花一點時間，大約兩禮拜之內，我可以給你開一張估價單，一百磅現貨，在彼得島岸邊交貨。可以嗎？』

『交貨的日期呢？也得寫明呀！彼得島不是個很隱蔽的所在，而這種貨色更不能擱在那兒太久。知道嗎？』

『當然，當然！現在，還有別的業務麽？那麽，我有些事想談談，那就是關於賭場的玩意兒。情形是這樣的，政府當局對於這些事，似乎也很有興趣，因爲他們認爲這種玩意兒可以吸引遊客到這兒來。可是，在他們開始把這件事計劃攪熱以前，各路英雄好漢例如被夏灣拿趕出來的、在拉斯維加攪吃角子

老虎的、在邁阿密玩撲克牌的、以及在支加哥爲非作歹的……全都注目這個地方。然而，他們不採取穩健的手段而却濫用了「紅包」攻勢，結果把錢放錯了，放進了不是其人的口袋裏去。他們對外關係也攪得太差了，教會出來反對，老婦人家大聲叫嚷，反對派更有了好辦法，何況又有了意大利黑手黨也摻進牙買加的傳說。因此，他們失敗了。你記得幾年前我們不也被邀請加入過嗎？當時是因爲他們看出了危局，想抽出已投進去的本錢，而要把幾百萬元的負擔放到我們肩上。你該記得當時我是很反對的。可是，現在呢？現在情形不同了，如今在當權的是另一批人物，去年觀光客又大大地減少，這些情形都跟當時兩樣了。最近有個部長階級的人跟我有所接觸，他說，牙買加獨立已經在即，他們就要由英國這位姨媽裙後鑽出來自己當事了，因此，他們要繁榮牙買加，要表現表現自治能力。我這位部長朋友說，現在是可以幹的時期了。所以我現在又主張我們參加進去攪一攪。不過，這又是需要一筆大錢。當然，主持其事的仍是由邁阿密一派，我們只參加百分之五。你懂得我的意思麽？八個月之內，我們就可以撈回本錢來，以後就是純益了。你想得到嗎？不過，你，呃，你跟你的朋友未必贊成，他們將認爲這是「資本主義」的玩意兒。你看怎樣？他們眞的會反對麽？我是不願意到外面去找人入夥的，但我們自己昨天又失掉了一位股東。這件事我得考慮考慮，我們的第七號該由誰來補塡。我們現在實在缺少人手啊！』

在外面竊聽的龐德，用手帕揩擦他的耳朶跟酒杯底已經擦了好幾次了。他實在有些忍耐不住了，因爲他聽的秘密太多了：先是他親耳聽到他們對他所作的死刑宣判，其次是史卡拉跟蘇俄特工組織以及加勒比海歹徒集團的打成一片，再就是對鐵礬土工業的破壞、蔴醉品的走私、賭博業的佈置……這些都是情報機關在這一方面極需獲得的資料。龐德像打籃球的選手已經抱球在手，他是不是能活到够長久時間，

讓他把球投進籃裏去呢？

史卡拉的鑰匙插進門孔了，龐德急忙把椅子搬遠些，然後抬起頭來瞧着史卡拉，打了個哈欠。

史卡拉跟隨後出來的韓爵克都朝龐德望着，兩人的表情都無形中證實了他們所計劃的步驟。就他們對龐德虎視眈眈的樣子，更像龐德是一塊待煮大牛排，他們在端詳着，不知道究竟應該把他淸燉呢？還是拿來紅燒比較好吃。

第十二章

十二點正，史卡拉他們都在大廳裏集中了。史卡拉自己，除了一身巧克力色的熱帶西裝以外，頭上還加了一頂濶邊的白草帽。看起來好像南美大農場的富翁。韓爵克穿的仍是那死板板的一套西服，現在頭上也戴了一頂漢堡式灰色高帽。龐德認爲他應該再加上灰色羊皮手套還帶一批雨傘才對。其他四個賊人，都只穿着運動褲跟夏威夷襯衫。龐德心裏暗暗高興，因爲穿襯衫的這四個，如果手鎗都是塞在腰帶裏的話，拔起鎗來勢必絆着了襯衫。

車子已經列隊在外面等候，史卡拉的雷鳥車排在前頭。史卡拉自己這時擧步走向櫃台，聶可森又是鞠躬又是搓手，樣子很可愛。史卡拉發出一連串的問題：『都好了嗎？所有東西都裝上火車了嗎？綠島灣那邊已經通知了嗎？嗯，那麼，你的搭擋，那個叫做……老屠的，他到那兒去了？今天好像不大看見他。』

聶可森十分認眞地回答：『他病了，先生！牙齒發膿得很厲害，所以不得不把他送到薩市去把壞牙齒拔掉。大約下午就會沒事了。』

『眞不巧。不過，他的薪水還是要照扣半日，我們這兒不養吃閒飯的人。要是他不能短時期恢復工作的話，得找個臨時代理人代理他的職務，懂嗎？』

『非常對，史先生！我會把你的吩咐轉告他。』

史卡拉轉向在等候的一羣：『好了，朋友們！現在我把節目的計劃說一說：我們坐汽車走了差不多一英里路就到那個火車站，糖廠的小火車車站。我們登上小火車，那小火車是經過特別佈置的，它是仿照古式的敞篷遊覽車而設計。我們沿蔗田鐵路線直駛，走了二十英里，就到了綠島灣。那兒有很多的野鳥、野鼠、以及鰐魚之類。是發揮武器的好所在。你們大家都帶鎗了嗎？好極了，好極了。打獵之後，我們就在綠島舉行香檳午餐，有酒、有女人、還有音樂助興。午餐之後，我們登上雷安號遊艇，到露西亞一帶作海上巡遊。那兒沿海岸有幾個市鎮，看情形我們也可以上去遊覽遊覽。在船上我們還可以釣魚，不喜歡釣魚的就玩撲克牌。這樣安排，好嗎？最後我們回到這兒來吃晚飯。大家都滿意嗎？有什麼提議嗎？那麼，我們就出發吧！』

各輛車子都開動了。龐德仍是奉史卡拉之命，坐在他的後座。史卡拉的後腦勺又奉獻在龐德的眼前了，這一次再不抓住機會嗎？但是不行，這一帶都是曠野，一無掩蔽，而且隨後的車子裏還有四把鎗正跟着，能够脫逃的機會眞太少了。然則，史卡拉對龐德的謀殺計劃又是怎樣的呢？是安排在打獵的時候下手麼？龐德不自覺地微笑了，他心裏感到高興。為什麼高興呢？說不出來。這種心理是很難解釋得明白的。那是好像被旋緊的琴絃，就要被彈奏；又好像在背後等空位的牌友，現在總算有人讓位給你坐下來了——不需要一定贏錢，只要有機會讓你摸到牌，你就心滿意足了！已經有六個星期了，龐德追踪這個史卡拉，就始終得不到對面一拚的機會。現在這機會轉眼就要到來了。這一場賭命，結果將是誰活着回來呢？那得看命運了。就心理準備來說，龐德早已有了精神上的武裝。史卡拉方面，人是比較多，但只有史卡拉跟韓爵克事先知道這一項事件。到那時，事起倉卒，其餘的人可能措手不及。但最聰明的辦

法，還是只取史卡拉，別人暫不加以傷害。至於武器方面，也暫撇開其餘的人不講，單就史卡拉來說，他是佔些優勢的。他的點四五左輪，鎗把很長，拔鎗的時候雖然會覺得重一點；但射擊的時候，長鎗把左輪就會比龐德的短把自動手鎗精確一些。在發彈率方面怎樣呢？龐德用的是自動式的，自然佔便宜，何況史卡拉左輪裏的第一鎗尚是空的——只要他至今仍然不會發現，龐德的優勢就必然大大增加。至於手的穩定、腦子的清醒、戰志的强烈等等因素又怎樣呢？頭兩項，龐德是靠不住的，因為他免不了有些興奮。所以，他必需小心，必需把緊張之火偃息下去，讓腦子冷靜下來。至於戰志方面，那是不必講的，他一定比史卡拉强得多，因為他是為求免死而戰，而史卡拉只不過當做一種娛樂——藉這種娛樂來使朋友們開心、來眩耀自己的鎗術、來顯示個人的權威而已。所以，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這一點可能就是勝敗的決定點！龐德暗暗地心裏計劃，如何增加史卡拉對他的不瞭解，增加史卡拉的自大輕浮心理。這就是說，龐德必需使自己變成笨拙的英國佬，裝作很容易對付的人。不過，龐德此時却覺得自己的副腎素（使人發生興奮作用）已在血管裡增强了，脈搏開始增快，這由他自己的手脈上可以感覺得出來。所以，他急忙把呼吸調到深而徐緩，讓血壓降低下來。他同時發現自己是傾身向前，緊張地坐着；因此，他又設法讓自己放鬆肌肉，把身子向座背半躺下去。他全身鬆弛，只除了右手例外，因為這右手是被另外一種神經系統在控制着。他的右手這時是放在右腿上面的，正像夢裏追兎的狗，不時在抽動着。所以，龐德把自己右手放進了衣袋裏去，眼睛却瞧在千尺上空飛旋的一隻禿鷹。照龐德的想像，這禿鷹一定是在尋找一隻蛤蟆或是野兎的屍體。現在牠找到目的物了，牠開始逐漸低旋下來。龐德希望牠有一頓好點心吃，正如他希望自己也能如願以償地攫住獵物一般。以他自己去跟禿鷹相比擬？他不禁在心裏發

笑了。但情形却是很相似的，彼此都在追尋一個死囚囊！唯一不同之點，禿鷹是這兒政府下令保護的飛禽，所以牠衝向目的物的時候，沒有人敢向牠射擊，而龐德就沒有這一份福氣。想到這些可笑的事，龐德的緊張情緒鬆下來了，因此他右手自然而然地伸進衣袋裏去取香烟，然後鎮定的而又聽從指揮地替自己點着烟頭，不再做那種『夢裏追兎』式的抽搐了。

火車站到了。這個火車站是典型的美國西部狹軌時代的建築物。低矮的站房，外面是褪色的石板，沿屋簷有着薹草的雕飾。它的站名『雷鳥站』三字也是古典派的花式字體。有幾幅廣告寫着：『請吸佛琴尼亞最佳細切名烟』『請下車用膳，供應各式名菜』『支票恕不接受』等等。漆着黑色與黃色的火車頭，那油漆跟着黃銅的光輝在靜靜的日光底下閃爍着，彷彿是一件古董寶物。陣陣黑烟，由那以黃銅做的大型車燈後面的高大烟囱裏升騰起來。這車頭的題名『美人號』，是刻在一塊傲然的黃銅板上，鑲在引擎身邊；而它的號碼『第一號』則是釘在車頭燈下面。車頭拉的客車只有一節，那是一種枱車式的四無遮攔的玩意兒。座位是配着泡沫乳膠坐墊，頂上則是張着波浪邊的帆布篷，用來遮太陽。接在這客車後面的是一輛小小的刹車車廂，這小車外面也是漆着黃與黑的條紋，車廂裏只有一隻巨大的管制刹車的制輪，制輪後面放着一張像太師椅一樣的椅子。這一列小列車，由頭到尾，眞是既古老又怪異，就連那汽笛也是奇突得像玩具一般。現在，這奇突的汽笛『嘽——』地叫了一長聲。

史卡拉雄姿英發地喊着：『火車叫了，各位老朋友們！都請上車！』

然而，接着的一幕却使龐德大爲喪氣。因爲史卡拉竟然拔出金鎗，朝天扣了一下扳機，撞針乾澀地『嗒』了一聲，史卡拉不免猶豫一下，但立又扣第二下扳機，那金鎗蓬地發響，廻聲振盪着車站石墻，也振盪着站長的心弦。這位站長穿着一身金線輝煌的古式站長服裝，懦怯怯而又不知所措地把原已取在手裏的那隻大銀錶，悄悄放回衣袋裏去，人不由自主地引身退後，另一邊手裏的那面綠旗子，也像狗尾巴一般倒垂在腿邊。史卡拉檢查一下自己的金鎗，然後若有所悟地瞧着龐德：『很不錯，我的老朋友！呃，現在你上車吧！你坐在車頭上，跟司機員一起！』

龐德裝作愉快的笑容說：『謝謝你！我自從小孩子起，就喜歡坐火車頭。這是頂好玩的啊！』

『好，這話可是你自己說的！』史卡拉說着轉向他的五人小組：『你，韓爵克先生！請坐在靠車頭煤水車後面的第一排座位上。孫冰良跟雷諾義，請坐第二排。葛分科跟巴樂代，請坐第三排。我坐最後的刹車車廂，別以爲刹車廂不舒服，要看整個玩兒節目的進行，那刹車廂眞是個妙地方呢！』

大家紛紛照吩咐就座。這時驚魂甫定的站長忽然記起自己的職務，才急忙一手再取出大銀錶，一手拿好綠旗愼重地一揮，汽笛再一聲長鳴，車頭蓬——蓬——蓬——蓬……開始前進了。沿着三呎寬的狹軌越走越快，前面兩條平行鋼軌一直亮着銀光伸向看不見的遙遠。

龐德瞧了一下車速錶，指針指着時速二十英里。這時，龐德頭一次注意到了身邊的這位司機員。這是本地土人，穿了一條髒兮兮的工裝褲，頭上包了一條汗濕漉漉的頭巾，嘴巴存在虬髯如蝟的當中，兩唇叨着一支香烟，臉上的笑容却是十分令人害怕。龐德說：『我叫夏馬克，你呢？』

『烏拉斯，哼！我不跟巴克拉談話！』

『烏拉斯』是牙買加語『走開』的意思，『巴克拉』則是牙買加俗語通指『白人』。

龐德平心靜氣地說：『我想，你們所信奉的宗教雖然跟我們不一樣，但也一定說過「要愛你的鄰居

」這一類的話。』

這黑人把汽笛拉了一個長聲，當那悲鳴聲低了下去的時候，他只嗤了一嗤，便踢開爐門，自去添煤。

龐德暗暗環視了這司機間一週。是的，那就是了！就在這黑人手邊附近的壁架上，擲着一把牙買加土人常用的彎刀，但這把彎刀在一吋寬的刀葉口上鋸成了一整列尖利的細齒。眞的這就是要取龐德性命的武器麼？龐德不由有些懷疑。但史卡拉是要使這一幕表演更趨於戲劇化的形式的，同時他自已也要做成『當時不在現場』的樣子。所以，這頭一段演出可能眞的是由這土人下手。次一個行刑人恐怕就輪到韓爵克了。龐德回頭由那低矮的煤水車上面瞧過去，韓爵克空冷而冷漠的眼睛正跟他相遇。以比引擎更大的聲音，龐德喊過去：『眞好玩啊！你呢？』但韓爵克眼睛轉瞧到別處去，然後再瞧回來，並沒有答話。龐德再低俯一些，瞧見了帆布篷底下的四個人，他們都寂然不動地坐着，眼睛也都緊瞧着龐德。龐德向他們愉快地揮揮手，他們也都毫無反應。這樣，龐德知道這些人都已得到通知了，說龐德是在他們中間做間諜，而這次的乘坐火車，將是他的最後一次了。在這强盜國裏，他是該被消滅的！瞧着那十隻像鎗洞口的賊眼盡盯在自己身上，龐德心裏眞覺得有點兒不舒服。現在他伸直身子，他上半身正高出篷頂，明顯顯得正像警場打靶的『人像靶』。順着篷頂望過去，直望到車尾的剎車廂，那黃黑相間的車廂，正是史卡拉的『孤家寶座』，他的全身盡在眼底，他的眼睛也正瞧着龐德，那樣子就像是跟在棺材尾後的孝男，而那棺材裏躺的正是龐德。龐德向他也招招手，然後轉回身來。打開外衣的衣扣，偶爾觸着手鎗冷冷的鎗把，心裏頓時感到寬慰一些。再摸摸褲袋，三隻預備彈盒正放在裏邊。嗯，很好，這些子

彈算是盡可能地都帶來了。把副司機員座位拍拍乾淨，龐德坐了上去，現在還沒到必要的時候，所以不必那樣站着徒獻目標給敵人。那司機員土人把烟蒂扔出車外，另外又點了一支。引擎自己在自動開行，不需要他操心。龐德也靠在車間壁上，無目的地向前望着。

在沒有出發之前，龐德曾經把馬莉帶給他的，五萬分之一的英國海外測量局測製的地圖，詳細地研究了一下。對於這條小小火車路的路線，他已經胸有成竹。起先五英里，它走的都是蔗田。現在這小火車就正在這左右兩邊有如綠墻的甘蔗當中穿越而進。五英里之後，將要走近一條叫做中河的河流，過河以後將盡是無涯沼澤。現在雖然漸漸地有些地方被人塡築起來，但在地圖上仍是稱爲『大沼澤』。再過去就是流進桔灣的一條桔河，桔河再過去又是大蔗田、混雜森林、已開墾的私有地，最後就是綠島的小村落了，那兒就是接近綠島灣的優美停泊點了。

這時，在咔嚓前進的火車頭前方，大約一百碼遠處，有一隻禿鷹忽然由路邊跳起，沉重地拍幾下翅膀之後，趁上了風頭，開始翩翔。史卡拉的鎗『蓬』地一聲響，這隻大鳥的右翼撒開幾片羽毛。大鳥一翹頭，向上翩升。史卡拉第二聲鎗響，禿鷹一個猛彈，立即開始在天上作不規則的翻滾。正好在牠還沒掉得太低之前，第三鎗趕上擊中了牠，牠又是猛然一彈，終於俯衝進蔗叢裏去。帆布篷底下響起一陣喝采聲。龐德抬頭喊史卡拉：『喂！這要你破鈔五英鎊做罰金啊！此地禿鷹是禁止殺害的，除非你向我這兒的黑人送送紅包，才不會有人告密啦！』

一顆子彈由龐德頭邊呼嘯而過。史卡拉大聲發笑：『眞對不起！我看錯了，以爲你那兒有一隻老鼠爬着呢！』接着又說：『來吧！夏馬克先生！讓我們看看你的鎗法表演。那兒有幾隻牛正在鐵路邊吃草

，看見了嗎？看你能不能在十步之內打中一隻牛！』

這分明有意奚落龐德，車裏的賊人個個哄聲大笑。龐德又探頭出來，瞧見史卡拉的鎗是靠在膝頭上，但龐德眼角却瞟見，離他大約十呎的韓爵克，右手正穿在衣袋裏。龐德大聲向史卡拉喊回去：『我不想吃的東西我是絕不打的。但如果你願意吃下那整條牛，我是可以把牠打下來給你吃！』

正當史卡拉鎗口發火而跟着『蓬』然聲響的時候，龐德早已把頭縮到煤水車以下去了。史卡拉笑得更兇：『小心你的嘴唇啊！英國佬！否則你就要變成個無唇屍了！』賊人們又是個哄堂大笑。

龐德身邊的那個黑人忽然猛拉汽笛，同時嘴裏發出一聲詛咒。龐德朝車頭望出去，在前頭遠遠地，有些粉紅色的東西橫在軌道上。那黑人一邊仍拉緊汽笛，一邊拉動一條槓杆，一陣蒸汽由排汽裝置裏洩射掉，火車速度開始減低。却不料兩聲鎗響，子彈在龐德頭頂的鐵皮上，叮叮噹噹地響。史卡拉跟着怒聲大喝：『不許放汽！你這他媽的，不許減速！』

那黑人迅速放回槓杆，火車速度又漸漸增加到每小時二十英里。黑人聳一聳肩，瞧着龐德，一邊舐濕一下嘴唇說：『看樣子是個白人臥軌。是白人，也就可能是史老闆的朋友呢！』

龐德用力往前瞧，眞的！是個赤裸的粉紅色肉體，還帶着金黃色的頭髮！是個女的！

史卡拉的喊聲又在迎風遠播：『朋友們！這只是使你們驚奇一下，一個西部電影裏的老情節，一個小娘兒在前頭臥軌了，她是被綁在軌道上的。你們瞧瞧呀！你們知道這娘兒是誰嗎？她是一個英國人的女朋友，那個英國人的名字我們都聽說過的，那就是鼎鼎大名的龐德！你們相信嗎？這娘兒的名字叫馬莉，這會兒她可眞的要變成「馬不利」了！要是那龐德也在我們車上的話，我猜我們將會看到他向我們搖尾乞憐啦！』

龐德一躍上前，狠命地把那槓杆一按到底。引擎洩放了大量蒸汽，但車頭離那女人已不及一百碼左右，這時唯一能救那女孩子性命的，只有開動剎車，但那剎子却操在車尾的史卡拉手裏。那黑人已經手執彎刀，火爐裏的火光閃映在雪白刀鋒上，人向後退着，像一隻被人逼緊的野獸，他的眼睛發着吃蔴葉上癮的紅光，同時也帶着恐懼的神色，恐懼的是龐德手裏的一隻鎗。

現在沒法子拯救那女子的性命了。龐德心裏知道，史卡拉他們必定以爲他仍是在煤水車的右邊，所以他急忙俯身一跳，到了左邊。韓爵克也已經抽出了手鎗，但當韓爵克發覺龐德已到左邊正要揮鎗轉向的時候，龐德早已一鎗射中他的印堂。韓爵克頭顱猛然向後一仰，眨眼間，張口閃露了一下鑲包不銹鋼的牙齒，那漢堡帽向後掉落，整個屍身也就向後仰倒。

史卡拉的金鎗『蓬！蓬！』兩響，一顆子彈打得車頂鐵皮迸裂地響，那黑人驚叫一聲，滾倒下去，一邊手緊抓着喉嚨，另一邊手仍然攀在汽笛的拉繩上，因而汽笛繼續淒厲地嘯喊着。前面只距離五十碼了！那金髮披拂在她的絕望而又陰鬱的面孔上，手脚上的綁繩都看得淸淸楚楚地，她的高隆乳峯正面瞧着這狂嘯而來的車頭。龐德磨牙切齒地把心一橫，不管頃刻就要到來的撞輾慘劇，而再躍向左邊，射了三顆子彈。他認爲至少有兩顆已經命中，但他的左肩忽被猛然一推，已鑽進了一顆敵人的子彈。他自己一個旋身撞倒在車底鐵板上，面孔伸到車門邊踏足的踏板外緣去。也就在這地點，只有幾英寸的前頭，他瞧見火車前輪飛輾過鋼軌上的橫陳玉體，瞧見那金髮頭顱切離身軀，瞧見那瓷藍色眼睛向他做着呆呆的瞪視，瞧見在那尖脆的破裂聲中崩碎的膠殼細片驟雨一般四向飛濺——輾過的實際上只是一尊塑膠模

特兒，而不是活人！

龐德把快要嘔出喉嚨口的東西又嚥回去，掙扎着爬起來，保持俯身的低姿，伸手把放汽槓杆又拉高，在火車停滯的狀態裏進行酣戰，對他實在是不利的，所以他要火車繼續以正常速度前進。這時，他甚至忘了肩膀上的疼痛，謹慎地摸到煤水車的邊角，四支手鎗幾乎同時發射，他又只得縮回了頭。現在賊人們繼續在射擊着，但由於那篷頂的遮擋，却沒有射中任何目標。不過，龐德這時却發現了奇蹟！在那剎車廂裏，史卡拉已經由座位上滑了下來，半跪在椅邊，他的頭前後俯仰，像一隻受傷的野獸。是龐德射中了他的什麼部位嗎？那麼，現在怎麼辦呢？怎樣對付其餘的四個賊人呢？龐德固然掩避着，不讓他們射中，但也不能向他們下手呀！

忽然車尾有人在喊，那一定是在剎車廂後面。喊聲分明是李特爾的聲音。李特爾以壓過汽笛的聲浪喊着：『好啦，你們這四個傢伙！都把鎗扔了，快點！』接着一聲鎗聲，然後李特爾又說：『我說快點，你們却沒聽見，所以，雷諾義先生先去見閻羅王了。現在……好，你們都扔了鎗了，請你們把手都放到頭後去！嗯，這樣比較聽話點。好！龐德！戰鬪已經停止了，你沒事嗎？假如沒問題，請你現身！這兒還有最後一幕，我們得趕快行動！』

龐德小心地抬頭出來。他幾乎不敢相信這一切景象！李特爾一定是騎坐在剎車廂後面的緩衝器上，起先不敢過早亮相，爲的是怕龐德的向後射擊。是的，他現在已出現在那剎車廂的輪子邊了。他的頭髮正迎風亂飛，一支長把手的手鎗正靠在他右手鋼鈎上休息着。現在他跨着仰躺在剎車輪旁邊的史卡拉身體上面了。龐德的肩膀這時非常的痛，但仍以如釋重負的心情，大聲喊過去：『眞他媽的你這李特爾！你

幹麼不早點出現？我這會兒一定負重傷了！』

李特爾大笑：『你總有這麼一天啊！現在聽着，你這傢伙！快準備跳車，你越等久了，離你回家的路也就越遠。我可要多陪這些賊人一會兒，等火車到綠島灣，把他們交給執法當局。』李特爾一邊搖着頭，示意他說的是假話。然後又說：『瞧！現在再往前走就是那大沼澤了，在那兒降落，地下是軟棉棉的不傷身體，只是味道臭了一點。不過不要緊，等你回家的時候，再給你噴些奧得哥羅香水吧！』

火車駛過一條小溝，車輪的聲音變成了沉悶而空洞。龐德往前瞧，像蜘網一般的中河鐵橋就在前頭了。仍在悲鳴的車頭，蒸汽洩去不少，所以它的速度減到了只剩十九英里。龐德再俯瞧脚下的黑人司機，這人雖然已經死了，臉上的恐怖情狀，仍然像活人一般；嘴巴張開，彷彿在作無聲的咆吼；嘴裏露出了尖利的牙齒，大約是爲了自小就啃甘蔗的緣故。龐德迅速地瞥了一下布篷下邊的情形：韓爵克挫倒的屍身，懶洋洋地跟着火車在動；死白的頰面，冷汗仍然在發光；那一臉凶橫之色，似乎表示他至死也不肯求人饒恕。韓爵克後面的雷諾義，他的頭部已被李特爾的子彈將後腦殼以及大半部面目轟跑了。在雷諾義後面以及再後面的三個活賊，正以喝得爛醉一般的眼睛，分別瞧着龐德。這種結局，顯然是他們始料所不及的。他們原是要一個快樂的郊遊的。他們身上穿的輕便衣衫，是這樣的告訴他們；那從未挫敗的史卡拉，也是這樣的告訴他們。剛才幾分鐘前，史卡拉的金鎗還是那樣神氣地支持着他的允諾。曾幾何時，一切突然改變了。當一個阿拉伯的回教大教主死亡，一切護衞都撤除了以後，阿拉伯人說：『重見天日了！』現在的情形正是這樣。留下來的這三個活賊，前後被手鎗指着，毫無作怪能力了。小火車向前直駛，駛向他們前所未見的所在。汽笛嗚咽着，烈日曝晒着，大沼澤難聞的臭氣突擊着他們的鼻

孔。他們這次郊遊的領導人已經扔下他們，自己到天國尋樂去了；他們之中兩個被殺，而活着的三人自己的鎗也都扔了。這實在是糟透了。所以，他們的臉色白如死灰，他們的眼睛哀求似的瞧着龐德。這時，巴樂代以那乾澀而帶恐懼的聲音喊着說：『一百萬美金，先生！如果你肯讓我們離開的話。我憑我母親發誓，一百萬元美金！』

孫冰良跟葛分科的面孔一時發亮，他們又燃起希望了，因此同時附議：『我也一百萬！

『我也一百萬，我憑我小兒子的頭發誓！』

但李特爾却怒吼着，他的聲音裏帶着痛苦：『跳呀！你他媽的龐德，你快跳呀！』

龐德直着身子，不再去聽那布篷下面繼續哀求的『叫價』。這些渾蛋們，曾經如何開心地想目擊龐德的被殺，甚至想自己下手來挖龐德的一塊肉。他們生前斤斤計較，一毛不拔；現在他們開始裝濶氣了！龐德沒有理他們，自己踏下駕駛，旁邊的踏板，選好時期，把自己遠遠地投離『砰砰』發響的鐵軌，落向那臭氣冲天的紅樹沼澤的懷抱裏去。

當龐德的身體轟進那爛泥巴的時候，正像撞開了『惡臭地獄』之門。大量沼氣『解放』出來，沼澤表面起了巨大的氣泡，顫跳着，黏搭搭地爆破着。一隻野鳥尖叫而起閭劈啪連聲地穿越草叢飛走了。龐德投落的地點正在泥沼邊緣，於是他辛苦爬到實地上來。現在他的肩膀眞是痛得很，他跪起來，那情形就像是一隻生病的猫。

當龐德抬起頭來的時候，正好看到李特爾也跳離刹車廂，這跟龐德起跳的地點就距離有兩百碼以上了。李特爾的降落似乎很糟，落下來以後，沒看見他再站起來。現在，小火車只差幾碼就到了橫越中河

的大鐵橋上面了。忽然又有一隻人影跳離火車，向那紅樹沼澤掉下去。這是個長長的個子，穿巧克力色的衣服。一點沒有疑問，這人正是史卡拉！龐德無力地詛咒一聲。他媽的！李特爾幹嗎不在這惡魔頭上再補上絕對致命的一鎗？現在，功虧一簣，這齣戲要演沒完了！大家得開始洗牌，重新再來四圈！

那無人駕駛的火車，嘯叫而去。當車輪衝上鋼架長橋的軌道的時候，原先的鐵軌敲打聲現在變成了轟通通的狂吼。龐德茫然瞧着它，心裏在奇怪，不曉得這一列車子什麼時候才會把蒸汽用光。那三個沒死的賊人，這時正在幹什麼呢？都嚇昏了不動了吧？還是控制住火車直駛綠島灣，然後帶同女子逃到古巴去呢？一眨眼，眞正的答案來了！就在火車駛到半橋之際，火車頭突然像頑馬一樣屁股一掀，同時一聲震耳欲聾的巨雷怒吼，跟着一片火海爆開，那鐵橋就像巨人的大腿，由中點向下折裂。鋼鐵破片四散崩飛中，鐵橋主樑因炸裂而開始崩塌，緩緩地垂落到水裏去了。那玩具一般的美麗郊遊專車，也就攔腰折斷，木片鐵碎像火山爆發一樣地向上翻飛，而車頭蒸汽狂烈噴射着，兩段火車都擠塞過鐵橋嵯峨裂口，轟隆巨響連聲地，紛紛落進河水底下去了。

一切平靜了。一陣可怕的寂寞於是降臨。在龐德身後不知道什麼地方，偶爾有樹蛙作一兩聲低鳴，大約牠們是剛剛被吵醒。四隻白鷺由天上下降，飛過斷橋的時候，好奇地伸長脖子瞧瞧。遠處天邊出現了幾隻黑點，黑點越來越近，開始在斷橋上空不慌不忙地盤旋，這些都是禿鷹。牠們的第六感告訴牠們，在起先那一陣爆炸裏牠們將有利可圖了——可能替牠們擺下了一場盛宴。烈日照着那鐵軌，仍在閃閃發光。在龐德臥倒的地點大約幾碼遠處，一羣黃色蝴蝶正在亮光裏跳舞。龐德慢慢地立起來，開始一步一步地捱着，走過蝴蝶陣，順着那鐵橋方向直走過去。他想去找李特爾，然後，可能追到那一定已經開

始逃亡的史卡拉。

李特爾躺在臭泥巴裏，左腿以一個可怕的角度撐開着。龎德向他走近，他沒有出聲說話。於是龎德在他身邊跪下來，低聲地對他說：『我現在沒有什麽好法子幫你的忙了，好朋友！我願意送給你一顆子彈，讓你咬咬彈頭，同時我要把你弄到陰影裏去。不久之後，就會有人來的。我得去追那惡賊，他大約就在前頭不遠。你在車上的時候，憑什麽斷定他那時是已經致命必死了呢？』

李特爾呻吟着。這呻吟與其說是痛苦，不如說是對他自己的發怒。他說：『史卡拉中鎗的部位，已經是鮮血淋漓了。』他這兩句話，是由咬緊牙關的牙縫裏，含糊不淸地迸出來的低語：『他的襯衫已沾滿了血，他的眼睛也閉上了。我想他縱然不會全死，過橋的時候，他也必然要跟其餘的賊黨同歸於盡的。』他說到這裏，微微一笑，然後又接着說：『你看這一幕桂河大橋演得怎樣？還不錯吧？』

龎德翹起一隻大姆指：『演得眞棒！他們全都下去了。這會兒，河裏的鱷魚們一定開始入席了。不過，那一齣洋娃娃臥軌，眞把我攪得彆扭透了。那也是你給放到那兒的麽？』

『是的。這一點眞對不起你，孩子！那是史卡拉要我那樣做的。這是今早我討的差事。這樣，我就有藉口可以出來，在鐵橋上佈置我的計劃。我只是沒想到你的女朋友是個金髮美人。要不是個假人，我想你定會跳下去抱頭痛哭呢！』

『我眞够笨。我會想到是史卡拉昨夜把她逮到了。好吧，這顆子彈給你，痛的時候，咬咬子彈頭。小說書裏說過，這樣是很有用的。我還得把你移到沒太陽的地方去，雖然移動的時候你難免會有點痛，但總不能放在這裏晒着。』龎德伸手穿過李特爾的腋下，非常溫和地把他拖着，拖到紅樹叢下一塊乾地上去，讓他的上半身靠着樹根。李特爾痛得臉上汗水像驟雨一般直往下流，重重地哼了一聲，頭仰到後面暈了過去。龎德沉默地望着他，心裏想只是暈過去沒有關係，總比死掉的好。於是把李特爾的鎗由腰帶裏給抽出來，放在他僅剩的左手的附近。龎德遇上史卡拉之後，可能有些危險；要是龎德勝不過史卡拉，那麽，史卡拉幹掉龎德之後，一定會再來找李特爾的，所以龎德才這樣儘可能替李特爾做了些佈置。

沿着紅樹叢，龎德繼續朝鐵橋的另一端方向爬去。暫時他得儘量避免暴露在空曠裏。他心裏在祈禱，希望越靠近河邊，泥沼越少，而乾地也越多；這樣，他就能先向海邊走，然後再折回來，希望在那兒能找到史卡拉的踪跡。

現在是過午一時半了，太陽掛得高高地。龎德又饑又渴。肩膀上的傷口，跟着脈搏，一下一下地在扎痛。爬向那目的地，似乎過了一百年之久。在龎德左邊，紅樹叢比較稀，那黑泥巴也是乾而龜裂的。但其中仍然有不少是軟泥。龎德把外衣衣領拉高，遮住白襯衫的領子，再繼續爬了二十來碼，然後就向左轉，走近那兒的紅樹叢。他發現，如果他繼續靠近紅樹的樹根前進，走起來會比較好一些；至少那兒沒有乾樹枝乾樹葉，被踏得嗦沙作響。他一邊盡力保持跟河流平行的方向走，中途遇到濃密的小樹叢時，就只得繞個小圈子走過；同時，依靠泥土的乾燥程度，以及那微向河岸隆起的地形，他在估計他走的方向。他像獸類般側着耳朶，注意那極微細的聲響。他的眼睛往前頭的綠色裏用力瞧着。現在，泥土裏已經有了不少陸蟹挖的窟窿了，地上也偶而留有陸蟹的殘殼，那是被鳥兒或是貓鼬所吃剩的。蚊子跟沙蠅，頭一次開始向他襲擊了。他不敢用手掌來拍死牠們，怕發出聲音來；只能用手帕輕輕地揮打，而手帕沒多久就染滿了鮮血，這些鮮血就是蚊蠅們起先由他身上吸去的。血液裏自然還帶有白人的汗，也就是

這種汗味，才吸引了這些蚊蠅來突襲。

龐德估計，他至少深入了泥沼叢有二百碼之遠，才突然聽見那一聲一聲的被壓制着的咳啾聲。

第十三章

那咳啾聲大約在二十碼以外，靠近向河水的那一邊。龐德跪下了一隻腿，五官像蟲類的觸角一般在四向探索。等了五分鐘之後，咳啾聲沒有再繼續下去，他才用手肘跟膝蓋慢慢地向前爬。他的鎗緊咬在牙齒間。

在一小片乾涸黑泥的空地上，他窺見史卡拉了。於是他急忙停下來，努力壓平自已的喘息。

史卡拉癱散地靠在那兒，他的背擋在一塊不規則蔓延着的樹根上。他頭上的帽子跟領口的領帶都已不見。他衣服的右半邊染着一整片血污，已經轉成了黑色，而且爬滿了蟲蚊在那兒大吃特吃。在他那遏制住的面孔上，他的一對眼睛仍然十分靈活，向四週不時掃射探索着。他的兩手分別停放在兩旁樹根上，却沒有他的金鎗的影子。

忽然，史卡拉的臉孔鎮住了，像一隻發怔的獵狗；他的左右流盼搜索的眼睛，也忽然瞪定不動。龐德起初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吸引了他的注意，但接下去也就看見了在開曠地邊緣上晃動的一片斑斕色彩——一條大蛇。那美麗的灰色與深褐色的方塊，蜿蜒着，循着黑土，有目的地向史卡拉游走而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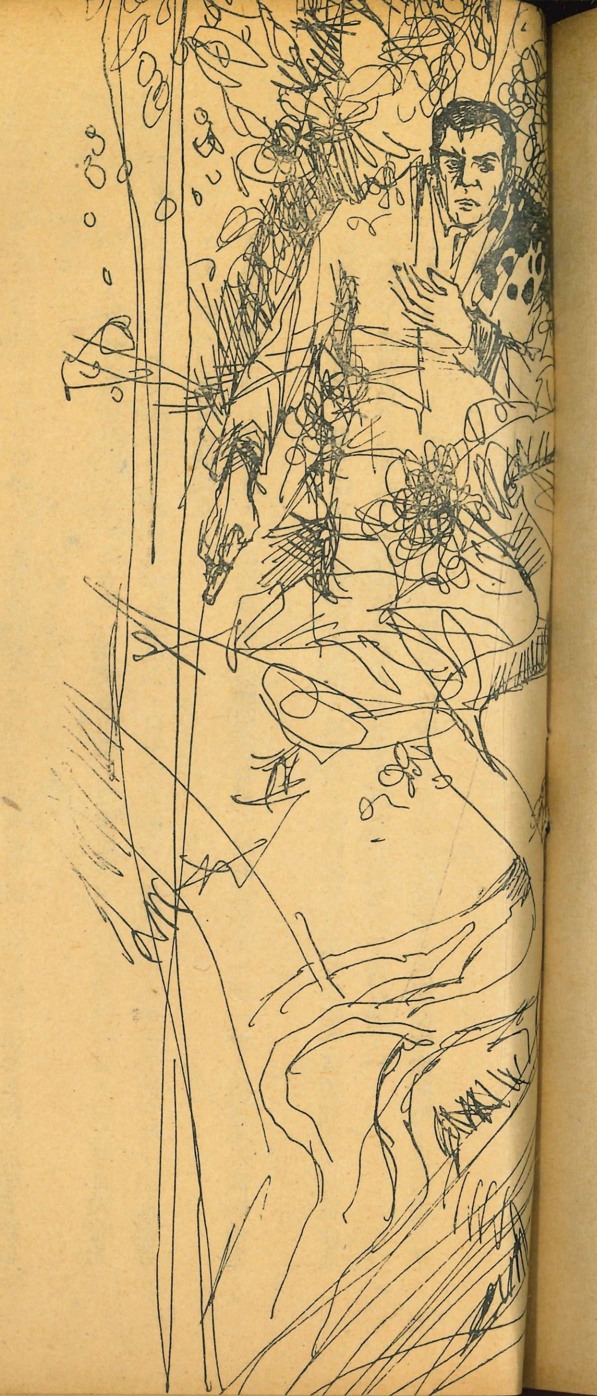
龐德着迷似地細瞧着。他猜想這條蛇一定是屬於花蟒一類的，牠的長度差不多有五呎，但對於人類顯然是無害的，牠一定是由於血腥的引誘才迎風跑來。不過，龐德在擔心，不知道史卡拉是否清楚這蟒蛇是不會咬人的。然而，龐德這種懷疑立時冰釋了；因爲史卡拉神色不動，而他的右手却正緩緩向下移

到腿邊，輕輕地拉起褲管，由那短靴裏抽出了一把薄薄的七首型的小刀。小刀拿起來，橫在腹部，史卡拉在等待着。實際上，緊握在他手掌裏的刀尖並非朝上而是朝下。那大蛇爬到離他還有一兩碼的地點，停住了。昂起蛇頸，預準將史卡拉做了最後一次的全面觀察。那分叉的舌頭，一次又一次地作着探究性的伸舐。然後，頭部仍然保持高昂的姿勢，牠的身體開始向史卡拉蠕近。

史卡拉面部肌肉一動也不動，兩腿堅定而又充滿警覺地在盯着牠。現在那大蛇蠕到他褲脚的陰影裏了，接着緩緩地伸長頭部向那血污襯衫。突然間，只見史卡拉的刀光一閃，那七首尖不正不歪地正好刺在蛇頭中心點，戳穿腦殼之後又順勢下壓，把刀尖連蛇頭一起揷在地下，就這樣地被釘在那裏，而大蛇的强有力身尾瘋狂得像揮鞭，打在紅樹樹根上，也打在史卡拉的手臂上。終於蛇尾捲住了史卡拉的手臂，但立刻牠的力量消失了，牠的捲纏開始鬆脫，一層一層鬆垂了開去。

臨死的掙扎消失以後，整條蛇停止不動了。但史卡拉仍然不放心，他用手握住蛇身，由蛇頭捺到蛇尾。這才拔起蛇頭的刀子，一揮手就把蛇頭割斷，檢起蛇頭要隨手扔開，忽然一想，改扔向一個陸蟹的窟窿那邊去。他又在等着，瞧着，看看見否有陸蟹爬出來吃這蛇頭。沒有，這蛇頭落到窟窿邊的響聲，將使窟窿裏的陸蟹驚伏了至少幾分鐘，才敢出來探究；縱使那蛇頭的美味如何的誘人，陸蟹們的膽子還不够大。

跪伏在樹叢裏的龐德，以最大的注意力，把這一切的微細情景都看在眼裏。史卡拉的每一個動作，跟臉上每一瞬間的變化表情，都說明了這個人已經充分明瞭他自己是不會死了。這一段捕蛇揷曲，正像對病人測量體溫的寒暑表，或是對犯人使用的測謊器那樣，對於史卡拉的體力，做了最忠實的探測與報



告。照龐德的判斷，史卡拉雖然流了不少血而且有內傷，但仍然是個可怕而又危險的人。

捕蛇的工作既然已經完全成功，史卡拉微微轉動他的姿勢，眼睛又開始對周圍樹叢作逐步的搜索。當他的目光掃射過龐德存身的地點而沒有一瞬的停留的時候，龐德心裏十分感謝他自己穿的是黑色的衣服。這黑色的影子，看起來只不過是周圍許多陰影裏的一塊罷了。在這烈日當空，到處是白與黑的尖銳對比之下，龐德覺得自己的偽裝很不錯。

詳細搜察之後，史卡拉也感到滿意了。於是他檢起了那條無頭蛇，就放在他肚子上，小心地剖開蛇



皮，直剖到牠的肛門鱗為止。然後抹擦一遍，以跟外科醫師差不多的精細功夫，把蛇皮剝離了那斑斑紅色微血管的蛇身。每一小片不要的碎肉，他都給投向那些罉窟。但每投一次。他的面孔上就閃現了一下煩惱，似乎他是個有錢人，正坐在餐桌旁要施捨他的吃剩骨頭而却沒有人要領情那樣。當他的『蛇宴』準備妥當，他再一度細看各處樹叢，然後非常謹愼地用手掩着嘴巴，咳嗽幾聲，又觀察了一下他的掌心，看看他的咳嗽是不是有血或別的什麽結果，接着他把那隻手向身旁揮摔，黑色的地上多了一塊粉紅的血痰。但那咳嗽似乎並沒有使他太痛楚，也沒有使他咳起來很吃力。龐德知道一定是子彈打進史卡拉的右胸時，只差一點點沒打中他的肺部。所以他雖然流血，却並沒有大碍。單看他的襯衫血跡，的確會誤信他是重傷無救的。

對於周圍環境察看滿意之後，史卡拉一口咬進蛇屍，像餓虎撲羊，立刻猛吮蛇血，而又張口大嚼其蛇肉。龐德覺得如果這時他由躲存的地點走出來，史卡拉可能像一隻狗，怕人搶去牠的食物，因而掀唇露齒，來一個兇惡而低沉的咆吼。

龐德終於悄悄地站了起來，手裏握着鎗，眼睛緊瞧着史卡拉的雙手，一步一步，向這小小開曠地走出來。

龐德的估計錯了，史卡拉並沒有露齒作兇相。相反地，他仍然低頭忙於咬吃手裏的蛇肉，然後含着滿嘴的食物，連頭也不抬地說：『幹嗎等這麽久才出來？跟我一道吃這午餐好麽？』

『喔，謝謝你！我吃蛇肉都得加奶油醬來個熱烤，不喜歡這麽生吃。你即便吃你的吧！我最高興看見你的雙手忙着呢。』

史卡拉冷笑一聲，指指自己血灘一大片的襯衫說：『你還怕一個垂死的人麼？你們英國佬眞變得太軟弱了！』

『一個垂死的人，抓起蛇來却變有勁似的！身上還存着別的武器麼？』龐德問。史卡拉動手解開衣扣，龐德又說：『慢着！動作不許太快！只要讓我瞧見你的腰帶跟腋下，並拍拍褲袋跟屁股。這本該由我親自下手搜查的，只是我不喜歡你那條蛇。還有，在你開始動作以前，先把你那把刀丟進樹叢裏去。只准輕輕地丟，不許作飛刀式的姿勢！告訴你，我扣板機的手指今天眞有點潑辣，好像老要自己自動去扣而不聽我的命令似的。現在的情形尤其如此！』

史卡拉手腕輕輕一動，他那把刀子飛起半空，銀色的刀葉在陽光裏旋轉得像飛輪。龐德得躲開一步，因爲那刀尖落處，正是龐德立足的所在。當他一讓開，那刀尖揷進泥土裏，刀柄筆直站着。史卡拉哈哈大笑，笑聲末了變成了咳嗽聲，面孔也可怕地强忍着疼痛。會很痛嗎？龐德在問自己。史卡拉又吐了一口紅痰，但並非十分殷紅。可能只是不大嚴重的內出血。也許肋骨有一兩根斷了。這種情形，史卡拉要是去住醫院，不滿兩個禮拜就可以出院了。

照着龐德的吩咐，史卡拉放下了蛇肉，去翻動衣襟跟褲袋等處。龐德細心地瞧着，而史卡拉則一直以那冷峻而又傲慢的目光盯住龐德的面孔。翻示完畢，史卡拉又拿起蛇肉繼續去咬，一邊翻着眼睛問：『滿意了嗎？』

『滿意了。』龐德回答着，自己蹲了下來。手裏拿的鎗也鬆了一些，鎗口無目的地指在他跟史卡拉之間的地上：『現在，我們該談一談了，否則，恐怕你所剩的時間已經不多。史卡拉！你已經走到了路

的盡頭了，你殺了太多我的朋友，所以我領有執照來殺死你，而現在我正要開始殺你啦！不過，我要殺你準叫你快死，不會使你像馬傑森那樣。記得馬傑森這個人麼？你先是一鎗射穿他的雙膝，然後又射穿他的雙肘，你叫他爬到你脚邊，吻着你的皮靴。你得意忘形地把這一幕慘劇對你在古巴的朋友吹起牛來。消息傳到了我們耳朶裏。不過，我仍不願這麼殘忍對待你的。你且說說看，你這一生一共殺死了多少人，我只是好玩地想聽聽。』

『連你算在內，我一共殺了整整五十人。』史卡拉咬起蛇脊骨上的最後一塊肉，一邊回答着，一邊把蛇骨頭向龐德扔了過來：『吃些殘餘骨頭吧，飯桶！吃飽了好讓你繼續工作。你方才所說的這一套，沒有一點是我曾經打算秘密隱瞞起來的。而且，你還得記着一點：我是曾經被射擊家們所擊中的，但我還沒有死。現在我可得認眞地說一句：我從來沒聽見過，一個堂堂英國人，會對受重傷而又毫無自衞能力的人再加以射殺。普通英國人，不會這麼厚臉皮的。所以，我想我們該在這兒坐坐，吃些東西，等到救護隊到來拯救，然後我會欣然到法庭去應審。不過，我却懷疑，不知道他們要審問我什麼罪？』

『好吧，我們先就這一點來談談吧！遠的暫且不提，我先問你，那不是有一位名叫路泌的好先生，在頭殼裏鑲進了你的名貴鎗彈，而沉到雷鳥旅館後面的河裏去麼？』

『那是半斤對八兩的事兒。我也問你，那不是有一位名叫韓爵克的好先生，在他頭殼裏也鑲進了你的子彈麼？這樣看來，我們兩人都逃不了。可能你我會有一段時間，在一起生活。那不是很妙的事嗎？我聽說牙買加的西班牙城，有一座監獄很舒服。你覺得怎樣，你這笨英國貨？在那個舒服的監獄裏，我們一起生活的時候，接着就會有一天，你被人發現，你背上揷着一把刀，抬進停屍間去等候裝蔴布袋呢！

話說回來，關於路泌的事你是怎麼知道的呀？』

『很簡單，你自己不是裝有竊聽器麼？可是，却有人在你的竊聽上面再裝了竊聽器。看起來好像近來你的流年很不利，史卡拉！你雇用的保鏢也雇錯了人呢！而你的兩位經理人又都是中央情報局派來的。你所有的談話都錄了音，此刻那錄音帶可能已在送往華盛頓的途中了。錄音帶裏錄有你謀殺魯斯爵士的自我招供。你懂得我的意思嗎？你的罪名是定了，不論由那一方面來講。』

『在美國法庭裏，錄音帶不能算是證據。不過，我領會你的意思，密探先生！大錯既已鑄成，也就讓它去罷！』史卡拉右手一攤，做了個無可奈何姿勢：『這樣好不好？我出一百萬元，把事情做個結束。』

『在火車上，有人出我三百萬元呢！』

『那麼，我加一倍，怎樣？』

『我很抱歉！』龐德站了起來，放在背後的左手，被自己即將進行的工作的可怖性所鎮懾而緊握着。他強迫自己去想像麥傑森被鎗殺時的軀體是如何地令人髮指；想像其他被史卡拉殺害的人是如何地悽慘；想像如果龐德自己一時軟弱，不但立將遭受史卡拉的毒手，就連半殘廢的李特爾也將不能保全！這個史卡拉，眞是全世界最壞的獨行匪，最可怕的殺人魔王！現在交在龐德手裏了，而且龐德又是奉了命令要把這個惡魔解決的，所以他必需幹掉他！至少也得把他打傷在地爬不起來。於是，龐德好玩似地把自己裝得跟史卡拉同樣的冷酷樣子說：『有什麼話要通知別人的麼？有什麼得替你去照顧照顧的麼？或者還有什麼該交代的話？諸如此類的私事範圍我是會替你留心的，我說這樣就會這樣！』

史卡拉又是粗獷地放聲大笑，但這次笑得比較小心一些，避免笑得又吐出紅痰。『眞够英國小紳士派頭！也果如我所說的一般。我想你不會有這種膽量：你敢把你的鎗交給我，給我五分鐘時間，讓我自己來解決，像書裏邊所講的那樣麼？哼！你不敢，你害怕我會爬在你後邊，一鎗把你的後腦勺給掀了。你猜得對，你這懦夫！』史卡拉的眼睛仍然以傲慢而不可一世的神色穿刺進龐德的眼睛裏去。這種冷峻而無所忌憚的品性，會使史卡拉成爲世界上最可怕的鎗手。他不酗酒不吸煙毒，爲金錢——有時也爲好玩——而殺人如草芥。

龐德小心地觀察。何以史卡拉在面臨死亡之前僅有幾分鐘時間還一點沒有沮喪的樣子？是不是他還有最後的詭計才這樣無所恐懼？或是他另外還暗存有什麼武器？可是，他輕鬆鬆地仍靠在那樹根上，胸腔有節拍地起伏着，面孔上一秒鐘也不曾露過失敗或絕望的影子。他的前額流着不少汗珠，但那汗珠跟龐德前額的相比，並沒有多了多少。現在，史卡拉的頭，更往後面花色斑斕的陰影裏仰靠下去了。龐德站在這驕陽如炙的小空地上，至少已經有了十分鐘之久了，突然他覺得他的持久性正在緩緩地由脚底漏進黑泥裏去，他的決心似乎也正跟着一起流失。於是他聽見他自己的沙嗄聲音在說：『好吧，史卡拉，就這樣結束吧！』龐德擧起了手鎗，以雙手抱握的姿勢，指向史卡拉：『我會盡可能使你快些斷氣的。』

史卡拉的面孔，如今第一次流露着激動了。他擧起了一隻手，帶着祈求的聲音說：『好傢伙！我是天主教徒，你知道嗎？讓我做個最後的祈禱，可以嗎？不會花很久時間的。祈禱完畢你就可以開鎗了。人總歸要死的。你是許多人當中最幸運的一個。要是我的子彈當初再偏右一吋或兩吋，處在我這種地位的，現在就是你而不是我了！可以嗎，可以讓我祈禱祈禱嗎？先生！』

龐德的鎗口垂下來了，他是該給這個人幾分鐘時間做祈禱的，自然他知道給多了時間可不行。他自己身上的傷痛，加上又熱又飢渴；不用多久，他自己就得先倒地了！那時，他豈不是白白地獻給任何想宰割他的人？所以，他徐緩而疲乏地回答說：『祈禱懺悔吧，史卡拉！但我只限你一分鐘。』

『謝謝你，好朋友！』史卡拉擧起雙手，掩住了面孔跟眼睛。嘴裏開始了拉丁語的喃喃低訴，繼續不停。龐德站在陽光裏，手裏的鎗垂得更低，兩眼注視着史卡拉，可是，實際上他的視力焦點已經開始在遲鈍。那是由於自己身上的疼痛，由於那烈日的酷炙，以及由於史卡拉所發的催眠式的禱語。

史卡拉掩在面孔上的右手，不知不覺中，一寸又一寸地向旁邊移，移到耳朶邊就停住。那低聲喃叫的拉丁語祈禱，它的緩慢而鎮靜的節拍始終不曾變動過。

那耳邊的手，忽而跳向頭後，金光一閃，同時鎗聲怒吼，龐德身軀旋轉着好像被人在顎邊打了一記右鈎拳似地，終於摔倒在地下。

史卡拉立刻站起來，像一隻敏捷的猫兒向龐德走過來。突然一俯身，順手拔起揷在地下的那把小刀。握住刀柄繼續向前走，那刀尖就像是發銀光的舌頭。

龐德在地上滾得像臨死的野獸，但他手裏的鎗却突然惡毒地朝史卡拉猛射，一連射了五發，然後手鎗由他手裏跌到地上去，他的手伸向肚子右邊，就在那兒抓住了可怕的疼痛。

一個短暫的時間裏，史卡拉站立着，抬頭瞧那深藍色的天空。他知道他自己的心臟已被射穿，他的手開始抽搐了，小刀滑落到地下去。他的心臟由不規則的搏動而猛跳，而停息。他自己向後一仰，平躺下去。兩臂張開，似乎是被人推倒在那兒。

沒有多久，陸蟹們紛紛由洞裏出來了，開始去探查那剩餘蛇骨蛇肉。至於那比蛇更龐大的人體，那是不妨等到夜間再來動手取食。

第十四章

跟着鐵路救護隊一起前來的一位牙買加警官，以在轄區裡巡邏的正常而又威嚴的步調，優哉游哉地走下河岸來了。牙買加警察人員從來不跑步的，打從接受訓練的時候起，教官們就是這樣教導他們，說是跑跑跳跳會失去警察人員的威儀。李特爾，在被救護隊醫生打進嗎啡針之前，曾經告訴他們說，在沼澤叢裏有一個好人去追壞人，在裡邊可能發生槍戰。除了這些以外，李特爾沒有說出更坦白的話。自然，他也曾很委婉地扯了一個合理的謊：他告訴那個牙買加警官，說他是由華盛頓來的，是美國聯邦調查局的人員。那位警官聽了，就想辦法要救護隊派幾個人跟他一起去沼澤裏搜索，然而，他這種嘗試沒有成功。所以，他只得自己一個人，謹愼地蕩開，手裏舞着警察人員使用的勤務棒，裝作得意洋洋的樣子來掩飾他心裏的恐懼。

這時正是麗德跟史卡拉還在槍戰高潮階段。當那『蓬蓬』連聲的槍響，跟着沼澤鳥羣驚嘯而起的時候，這位牙買加警官眞有些進退維谷之感。對於那些鳥類，他自然是並不害怕的；因爲他的出生地——尼古列——離這兒就不太遠，他小時候曾經使用自製的玩具手槍以及石子彈叉去打過這些沼澤野鳥。現在，他並不把那驚恐鳥羣放在心上。他已經走到了河岸的某一地點了，他向左轉進紅樹叢。忽然他感到天色這麼明亮，自己身上的制服——又藍又黑的顏色——對於這兒的週圍環境將太明顯了。所以他小心謹愼地，一個樹叢越過一個樹叢，慢慢向大沼澤深入。他身上沒有手槍，唯一可以保護他的只有那支勤務棒

，以及存在他心底的一個識認：殺死一個警察人員，將會被處以極刑而不赦。他希望在沼澤裏的不論是那個好人也好或是那個壞人也好，都要深知這一點。

由於所有的鳥兒都嚇跑了，這一帶靜寂得可怕。但這位警官仍注意到地下野鼠跟其他野生物的溜走，這些動物自然都是由那目標區裏受驚嚇而逃出來的。終於，他聽見那陸蟹的沙沙急跑聲了。接着下去的一瞬間，他瞥見一叢厚密紅樹後面，現出了史卡拉的血汚斑斕襯衫影子。這位警官站住，用心地瞧着，聽着。那邊並沒有聲音，也再沒有什麽動作。他這才仍然保持威嚴的姿勢踱進那小小開曠地裡去，俯瞧了那兩具人體跟那兩支手槍之後，他拿出了鍍鎳的警笛，用力吹了三聲長笛。然後他自己慢慢地在樹叢的陰影裏坐下來，拿出筆記本，把鉛筆尖在嘴裏舐舐，開始以他笨拙的手去寫記些什麽。

第十五章

一個星期之後，麗德的神識開始恢復。他覺得自己是住在一間綠色的房子裡，是被浸在水底下。在天花板上緩緩轉動的吊扇，在他看來，却是一隻輪船的螺旋槳，就是這螺旋槳把他打沉在水底。他努力爲奪命而奮游，但他游不開，因爲他是被綁着，被用錨鏈鎮在海底那樣無法動彈。他喊，他用他的全部肺活量大聲地喊；但那喊聲，在站立他床尾的護士聽來，不過是低微的呻吟。一眨眼，護士站到他身邊來了，她那涼爽的玉手按在他的前額上。當她替麗德診脈的時候，麗德抬眼去望她，眼睛的焦點却不能集中。不過，麗德認爲那一定是隻美人魚，美人魚的臉孔總是美麗的。所以，他喃喃地說：『妳好美啊！』然後感激地以仰泳姿態，游進了想像中的美人魚的懷抱裏去。

* * *

兩個禮拜之後，麗德坐在一張椅子上，腰間圍了一條大毛巾，正在閱讀艾倫•杜勒斯(前中央情報局局長）所著的『情報術』，心裏在詛咒自己的命運不佳。但醫院對他的治療却是一種奇蹟。護士小姐也甜得很，尤其是被他號爲『美人魚』的那一位。不過麗德却希望她離開一些，因爲他看看錶，已是下午四點鐘，訪客探望病人的時間到了，馬莉就要來了，他得對馬莉噴發熱情，不能再被護士們纏着。這看起來似乎不頂正經，不過，麗德在這醫院裏已經跟很多人起了舌戰，要是讓馬莉也捲入火網，那才糟糕！

馬莉走進門來了，不管牙買加的天氣多熱，她看起來仍是像一朵玫瑰。她手裏提的一隻箱子有點像是打字機，但麗德認得那是三X密碼機。現在帶這種東西來幹嗎？

對於馬莉詢問他恢復健康以後的情形，麗德委屈地訴了一大篇牢騷。然後他問：『妳帶這個來，是做什麼的？』

『有一封M發給你的密電，「唯眼」密電。』她興奮地說。

『老傢伙難道不知道我現在只有一隻手能動嗎？妳來動手開那密碼機把它翻出來罷，馬莉！要是翻到了眞有什麼極機密的所在，再由我自己來接下去。』

馬莉吃了一驚。原來這『唯眼』密電是密碼裏的最機密的一種，電文前頭註明了『唯眼』就非得由收電人親自來翻不可，不能由別人代翻的。但麗德下顎一呶，看樣子不替他弄就要大發脾氣了。今天頭一天見面，可不是吵架的日子。所以，她只得在床沿坐下來，打開密碼機，由她手提包裏把密電文拿出來，又把她的速記簿放在機器旁邊，用鉛筆去抓搔她自己的頭後，把自己精神集中起來，來安置翻電碼的第一步複雜工作——把電文的拍發日期跟鐘點去跟一堆繁複的數據去計算，然後算出這密碼機的中心滾筒應該調整到那一個固定點，這才開始去搖動密碼機的搖柄。當一個密電文經過了複雜的程序，而在密碼機基部的長方形窗眼裏，出現了它的原字時，她就把它給記在旁邊的速記簿上。

麗德瞧瞧她的面色，她的樣子却是頂高興的。幾分鐘之後，她開始把譯好的電文讀出來：

『M親致〇〇七唯眼密（句點）臺端報告及發自老友（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婉稱——作者註）均已收悉（句點）臺端工作甚佳且完成艱鉅任務本人深感（複句）深感滿意（句點）信臺端健康無碍

（句點）（麗德却憤怒地哼了一聲）何時可重返任職（問號）鑒於臺端上述優異服務及對盟國有關之貢獻（逗點）此點成就或非臺端所能想像（逗點）首相已向女皇陛下荐請立即批准授予臺端勳位（句點）照通例在盞用御璽前先徵詢臺端是否願受此種高級榮譽（句點）希先電覆再正式具函證實俾呈御覽（一段）

此次授勳自係肇始於本人之支持與充分之同意（句點）玆特先附電申賀處長M』

麗德對馬莉說：『馬莉！我現在向妳下命令：請把我的回電速記下來，今晚就替我譯發出去。我的覆電是這樣：

『M處長唯眼密（句點）示電敬悉感激無旣（句點）據醫院通知一月內可返英復職（句點）職以微勞枉沐皇恩欲授勳位感何可當（句點）職爲蘇格蘭農民出身慣於微賤而惶於顯赫（逗點）務請懇辭（括符）轉呈首相時請代加意文字修辭（括符）職之苦衷公諒深知（句點）證實函即發〇〇七』

馬莉把速記本拍地合上。麗德笑着說：『我眞不高興這些東西。我平常就不習慣叫人喊「麗德勳爵」什麽的。我想M一定會對我諒解。M他自己不也是這種癖氣？他只是在職務上不能不來一下子罷了。妳馬上就替我譯發吧！我絕不會覺得可惜而又改變初衷的。今晚我給M的信裏我自己還會說得更詳細一點。妳沒有別的事了嗎？』

『喔，只有一件事，麗德！』她瞧着自已的鼻子：『護士長說你可以在這個週末出院，但還有三個禮拜的康復期，所以你還不能走得離醫院太遠。你有什麽計劃到那兒去玩麽？』

『沒有呀，妳的意見如何呢？』

『那麽，呃，麗德！我在蒙那水庫附近有一座別墅，』她的聲音有些發沙：『那兒有一間安靜的客房，可以遠眺京斯頓海灣，而且那兒空氣也頂涼爽。至於浴室，如果你不介意的話，我們可以共用……』她說到這兒，不禁滿頰飛紅，但她仍接下去說：『同時，在牙買加這兒，青年男女在一起都不用陪護人的，他們不大注意這一種問題。』

『什麽問題呀？』麗德故意逗她。

『別裝傻，麗德！你是知道的。未婚男女在一起還會有什麽問題？』

『喔！這種事！我是一向很規矩的。不過，我問妳，妳的臥室是不是漆着粉紅色而有白色的百葉窗，而且妳睡的時候是不是掛着蚊帳呢？』

她吃了一驚：『是的呀！你怎麽會知道？』

麗德沒有回答，於是馬莉又接下去說：『我那兒離力根俱樂部不遠，你好了以後，可以到那兒去打橋牌或是玩高爾夫球。那裏邊的會員不少，你也可以找他們談談。自然，我是會煮飯的，我也會替你縫縫扣子啦什麽的。』

兒女情長英雄氣短。麗德本來就怕溫柔鄉，而馬莉的理想圖畫，却比溫柔鄉更爲溫柔。你說壯志可以凌雲的麗德，聽了馬莉這種建議，豈不更加驚心觸目？

所以，這時神識完全清醒的麗德，眼睛張得大大地，兩脚平放在油氈地板上，頭枕在舒服的皮枕上，深具含意地說：『馬莉，妳眞是個多情的兒女啊！』

自然，龍騰虎躍的麗德，並沒有去接受馬莉這種可貴的但常常會使英雄感到無聊的柔情。

——全文完——